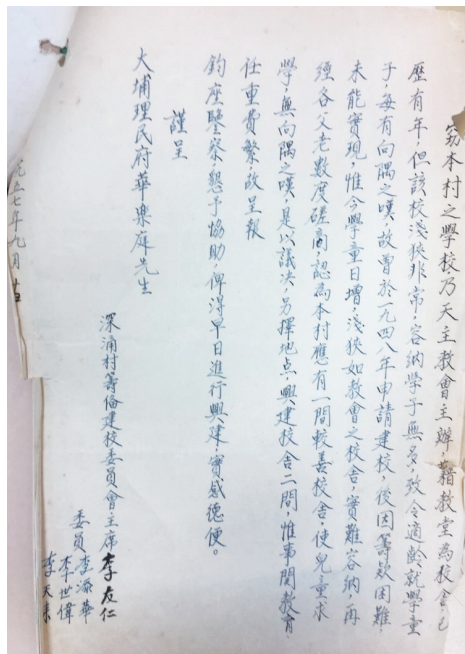


提供學校。」

在公民學校落成僅一年後，深涌村代表李友仁聯同數名村民致函教育司署，表示新建的公民學校空間淺狹，未能容納村中所有適齡學童，二十七名學童因而未有機會接受教育。此外，公民學校自戰後從未開設高小級別，令學生苦無小學畢業的機會。他們遂向當局申請另擇地點，額外興建一所接受政府補助的深涌公立學校。教育司署的官員卻認為原有的公民學校空間足以讓村內學童入讀，如有需要更可加開新班，因此拒絕李友仁等人的申請。此後，村民把部分民房改裝暫作校舍，又籌集資金以建私立學校。⁴²



1957年深涌村籌備建立委員會主席李友仁向大埔理民府華樂庭陳述，因為教會校舍狹窄，建議另建學校以容納村中子弟。
 (圖片來源：政府檔案處)

翻查政府檔案，大埔理民府曾向村民反建議由天主教會負責辦新校，以節省村民需籌集的建校費用，但村民對此不感興趣。政府官員認為，不滿教會對公民學校的管理也是村民欲另建新校的原因之一，報章報道也透露村民對教會借學校傳教的做法感到不滿。⁴³因此當局曾與校監曾神父會面，期望他聆聽村民的意見及與他們合作。⁴⁴

其後，設於臨時校舍的深涌公立學校在 1958 年 9 月開課，由李友仁出任校監。村代表與村中天主教代表就開辦該校之事宜訂立合約，其中訂明雙方同意深涌村「除公立學校外不容有第二間學校存在」，彷彿欲把原有的公民學校取而代之（按：即使已簽定合約及在深涌公立學校開課後，深涌公民學校仍繼續運作）。⁴⁵值得一提的是，深涌公立學校設每周一節的聖經課，學生可以自由參與，而校董會的五名成員中有三位是天主教徒，似乎並不排斥天主教信仰。開辦首年，深涌公立學校已招收了二十九名學生，比僅有十二、三名學生的公民學校多一倍。⁴⁶可惜，前者在經營不足一年後便出現經濟困難，即使獲華僑捐助及由祖嘗⁴⁷津貼其開支，亦難以長期維持。校方向教育司署提出申請津貼，獲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支持。⁴⁸

提出的處理方案

當局最終建議另建一津貼新校，取代公民學校與公立學校，其校董會由一名校監和四名校董組成，當中校董會主席暨校監由教育司委任，其餘校董分別由兩名教會提名人士⁴⁹及兩名村民代表出任，而公民學校與公立學校則一同予以取消。方案得到天主教會及村民接納，新校受政府津貼，其建造及營運費用亦由政府支付。它在 1959 年 9 月登記，校名訂為深涌學校。⁵⁰大埔理民府檔案內的學

校平面圖顯示，校舍包含兩個課室、一個教員室，且設有操場，在校外不遠處亦建有廁所，其配套優勝於缺乏球場的公民學校及委身於民房的公立學校臨時校舍。⁵¹

在 1956 年至 1959 年的僅僅三年間，三所學校先後在深涌出現，從中可見政府、教會和村民之間的互動和張力。天主教早在 1870 年已傳入，深涌一直並未全村成為教友村。雖然非教友村民與天主教信仰共存數十載，卻在教會接掌村內的公民學校後表現抗拒，並要求當局在村內另建一所津貼學校。即使不獲政府批准，以村代表為首的村民仍堅持籌建私立學校，旨在取締公民學校，顯然他們對教會辦學有意見。政府把握私立學校面對財政困難的契機，建設一所新的津貼學校——深涌學校，由教育司署、天主教會、村民三方共同管理，矛盾得以緩和。

戰後，天主教會響應政府施政，致力發展教育以回應當時社會的需要，並藉此向大眾傳教。過程難免遇到挑戰，就像在深涌辦學卻引起村民反感。傳教士接納政府的深涌學校方案，雖然失去了教會自主的公民學校，但仍能在村民接受的模式下參與管理新學校，繼續透過教育發揮影響力，牧養深涌村民。縱使公民學校早已停用，但它的校舍一直屹立村內，見證傳教士多年來傳教辦學的努力耕耘。

蛋家灣：獨一無二的天主教會所

另一條在戰後設立天主教學校的村落是蛋家灣，它位於大埔赤門海峽南岸，毗連高流灣（或稱較流灣），該處為一個小海灣，聚集了數條小村落，由東至西包括謝屋、劉屋、林屋及巫屋，均以聚居的村民姓氏命名，其中以巫屋居民較多，村屋也較古樸。巫姓祖先原籍寶安縣沙魚涌，大約於百餘年前與族人南渡大鵬灣，至蛋家

灣立村。早期在大埔海拖魚為生，並將漁獲所得運往沙頭角墟及鹽田墟出售。

早於 19 世紀中葉天主教已在這裏紮根。1865 年和神父（安西滿）與柯神父首先前往西貢各村落傳教時，便途經蛋家灣，和神父於 1866 年所繪的《新安縣全圖》亦有標上蛋家灣的地點及名稱，可佐證其探訪過蛋家灣。1872 年，當高主教探訪西貢村落其間，亦有前往蛋家灣，並在這裏開拓新的傳教站，當時已有十二名村民信奉天主教。翌年蛋家灣小堂（後名為聖伯多祿小堂）建成。⁵²1874 年，香港經歷嚴重颱風吹襲，整個西貢半島包括蛋家灣受到嚴重破壞，翌年高主教探訪蛋家灣，指出新小堂的屋頂被颱風吹走，須要重修。至 1880 年，蛋家灣另一座小堂建成。1895 年和主教（Mgr. Piazzoli）在西貢其間，亦探訪過蛋家灣，並在黃昏時為村民辦告解、講道理，第二天早上舉行彌撒，及後由大浪村民送到海邊，上船回香港。

小堂在 20 世紀初重建後附設名為崇明學校的小學。1908 年 10 月 23 日天主教會與政府簽換地契約，獻出丈量約份 271 地段 6 號的土地，即放棄原建築於這地段上的小堂，以交換地段 366 的土地，建成現在坐落於蛋家灣的聖伯多祿小堂，而且建成宿舍。新小堂位於一個小山丘上。1918 年教會為了鞏固建築地基結構，維修了小堂及宿舍。恩理覺主教曾於 1930 年代到訪該小堂，並與學生組成的樂隊合照，惟日佔時期由於神父已離開，學校一度由當局委派的教務主任謝帶主理，直至戰後向政府視學官請辭，才交回天主教會管理。⁵³當恩主教到訪後不久，大浪堂區於 1931 年建立，蛋家灣小堂在 1931 年至 1941 年期間由黃子謙神父主管，黃神父會到蛋家灣小堂主持彌撒。



恩理覺主教在 1930 年代到訪蛋家灣時與崇明學校樂隊合照。



攝於 2020 年的崇明學校（天主教會所）

士 Francis Feating 請求天主教傳教士回歸當地傳教，隨後天主教會出資重修蛋家灣小堂。另一方面，原教務主任亦辭退職事，將管理權交還天主教會，當時稱呼崇明學校為「泰家灣學校」。⁵⁵1954 年蛋家灣小堂歸赤徑聖家小堂司鐸管理，至 1950 年代末，蛋家灣信教情況尚可觀，1959 年蛋家灣有教徒 118 人。1950 年代崇明學校是一間男女校，由寶血女修會兩位修女負責管理。翌年，蛋家灣小堂由西貢堂區神父管理，到了 1962 年至 1970 年，蛋家灣小堂轉由大埔墟天主堂管理。1960 年代後，村民陸續移居外國，當時主管「大浪及大埔堂區」、任職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司鐸的桑得嵐神父 (Rev. Narciso Santinon, PIME, 1916–1995) 曾探訪大浪堂區的小堂，包括蛋家灣小堂。及後由於村民人數減少，小堂逐漸荒廢，崇明學校於 1967 年亦停辦。

1970 年代村民陸續離開該村，移居外地或市區。於 1977 年調派到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小堂服務的溫以政神父奉胡振中主教之命，管理大浪堂區各已荒廢的小堂，包括管轄大埔吐露港南岸的幾間偏遠小堂，包括蛋家灣、深涌、赤徑、大浪等。他每個星期坐船到這些地方留宿，並將之改成「天主教營地」，讓公教青年可以作宿營活動之用，其中蛋家灣崇明學校亦曾作為會所，供公教學生及信徒使用，今天崇明學校正面外牆仍懸掛着「天主教會所」的牌匾，而「崇明學校」的題字一直保存至今。

直至 1997 年 5 月，由於村民已經離開，基督教信義會芬蘭差會曾經維修村屋，用作靈愛福音戒毒中心聚會之用，雖然小堂主建築已毀，教會亦租用了蛋家灣的村屋，安排男姓戒毒者入住，並將已坍塌的小堂改作崇拜之所，漸次發展為戒毒村供更生人士重過正常生活，現稱靈愛戒毒中心，2019 年 7 月 1 日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收回聖伯多祿小堂。至今，崇明學校仍然是香港唯一一所以「會所」為名的天主教建築。



2000 年代的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室外（上）及室內（下）。



靈愛戒毒中心更生人士紀錄菜田使用菜種的牌板。

西貢的社會服務：林柏棟與漁民信仰社區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於 1962 年至 1965 年召開，其所竭力主張的革新，重申天主教由下而上的教會觀，強調本地化及社會公義，由本地教會所推行的慈善事業應體貼時代的需要。⁵⁶「梵二精神」在當時連同全球呼籲正義和服務窮人的浪潮席捲香港。較年輕的傳教士受到啟發，不滿足於傳統的服務方式，希望另闢蹊徑，積極參與社會議題，與受壓迫者同行，並努力矯正不義。這些「新方法」包括照顧傷殘人士、長者、邊緣人士等，又在工廠上班、在艇中與「水上人」生活、與藍領工人或低下層一起生活並為他們爭取權益。⁵⁷當中以曾經服務西貢的林柏棟神父最有魅力，他在社會承擔方面甚具影響力，亦收養了八個孩子，將他們養育成人。

這些神職人員在社會事務上肩負新角色，為教會服務本港社會大眾的形式帶來新衝擊，也為教會在香港社會發展進程中定下新的



年青時的林柏棟神父。
(圖片來源：黃義天)



林柏棟神父（右二）初到港時暫住一間位於大埔的木屋。(圖片來源：黃義天)

位置和意義，當中理念與在 1953 年 7 月由天主教教區成立的香港明愛不謀而合。⁵⁸ 按照當年的《天主教手冊》，明愛的目標包括：

- 一、係天主教國際慈善會支部之一。
- 二、為香港天主教社會福利之機構。
- 三、從事計劃及處理教區的社會福利機構，並依照教宗及本教區主教之指示，促進各堂區慈善單位之發展。
- 四、通過主教指定之委員會及香港公教社會福利會，推進天主教社會福利之調合。
- 五、盡力在本港及國外募集基金，以便發展本港公教社會福利事業。⁵⁹

由此可見，明愛肩負起協調、推進及擴展社會服務的責任，以下西貢伯多祿漁民村的故事正好反映神父和香港明愛如何攜手為貧苦者爭取權益，透過社會服務活出信仰。

神父協助建立漁民村：伯多祿村

范慕琦神父（Rev. Giuseppe Famiglietti, PIME, 1916－2004）⁶⁰ 在 1954 年至 1956 年、1962 年至 1964 年出任西貢堂區主任司鐸，他除了在堂區服務外，更四出探訪附近鄉村、為區內居民四處奔走，解決居民的住宿需要、派麵粉、麵包和煉奶等。另外，范神父亦關顧一直飽受歧視的西貢漁民。1950 年代漁民因長期居舟，被認為見識淺陋未開化，仍被譏為「蜃民」、「蜃蠻」。再者，



1960 年代西貢墟灣內的漁船（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走到岸上的漁民會被岸上人欺負，或禁止他們在陸地上穿鞋子，更會被指罵拳打，甚至被趕回船上，不讓他們在陸上走動。⁶¹ 由此可見，漁民位處社會邊緣，亟需協助。漁民子弟接受教育的情況亦令人憂慮。由於漁民在陸上沒有固定居所，每當他們出海捕魚，子女便要向學校請假，跟隨父母起航。漁民的兒女有日沒日地上學，學業成績大受影響。范神父留意到漁民家庭的需要，明白到假如助他們「上岸」，起碼年長的漁民可以照顧在學小孩，讓他們持續地接受教育。而且若遇上颱風襲港，漁民生計亦大受影響，范神父於是幫助他們向政府租地，與香港明愛合作建成伯多祿村（St. Peter's Village）。

位於西貢對面海的伯多祿村在 1964 年由香港明愛興建，於 1966 年 5 月完工並入伙。該村初期由香港明愛管理，向村民提供生活訓練：招募活躍的年輕村民組成青年會，透過領袖培訓鼓勵他們舉辦活動服務村民。明愛直至回歸前才淡出管理，將管理業權轉交由村民組成的「改善生活有限責任合作社」，是本港其中一個只能住、不能買賣的合作社房屋。⁶² 村內共有 69 個單位，每個只有 100 到 300 平方呎，村民需共用屋外的公用廁所浴室。村屋設計像井字型公屋，可以看見對面的住戶，方便他們互相照應。基於房子的建築設計是以一塊水泥牆連接各戶，村民的住所互相依靠，唇齒相依，造就他們之間緊密、一呼百應的鄰里關係。⁶³ 漁民及其後代喜愛走到走廊盡頭望海，懷緬從前回憶，村子盛載其共同歷史及記憶，人人都很珍惜這種既純樸又豐富的生活。⁶⁴

漁民受傳教士幫助得以「上岸」，當中不少信奉天主教，伯多祿村成為信仰社區。在建村後，傳教士仍與村民保持聯繫。莫保祿神父自 1979 年起擔任西貢堂區主任司鐸時，便逢周三到訪伯多祿村。1980 年代後期，伯多祿村亦會在平日舉行祈禱會。

西貢「飛仔神父」林伯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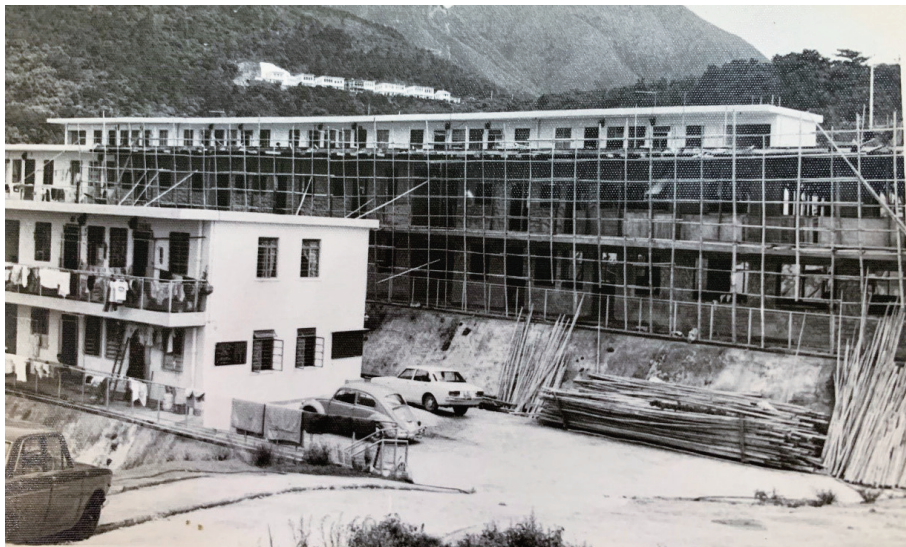
在范慕琦神父離開西貢後到任的林柏棟神父（Rev. Adelio Lambertoni, PIME, 1939–2006），同樣關心社會議題，在社會承擔方面甚具影響力，現今社會上部分人權、公民權利和勞工權益的捍衛者都是受他啟發。⁶⁵ 林神父是一位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在1939年出生於意大利米蘭教區的維拉特（Velate），並在1963年3月30日晉鐸。僅兩年多後，他便來到香港，暫居大埔聖堂學習廣東話，自1967年起被委任為西貢堂區的助理主任司鐸。⁶⁶ 其間，他愛駕駛電單車遊走各村，了解西貢鄉情，因此被稱為「飛仔神父」。⁶⁷ 他關心村民及漁民的生活所需，猶如殖民地時代的理民官。

據教友黃義天記憶所及，林神父在西貢上山下鄉，去到哪條村便與該地村民吃飯、生活，曾到訪過的村落不計其數，包括赤徑、十四鄉、黃毛應、糧船灣、大網仔等。⁶⁸ 每當他在村中看到父母雙亡之孤兒，或是一些家長完全沒能力照顧的小童，就立刻為他們申請入住兒童院，並經常探望他們。在這些舟車勞頓的日子，林神父經常在晨早出發，攀山越嶺到不同村落，日落前才能回家，十分艱苦。⁶⁹ 林神父亦把聖母軍團體引入西貢堂區，希望教友藉此透過服務社區實踐信仰，這正好貫徹他關懷社會的信念。西貢村民陳瑞英及陳潤蓮正是最早期加入的成員，她們跟着林神父到對面海挨家挨戶地探訪村民家庭，也會到西貢不同的小堂協助清潔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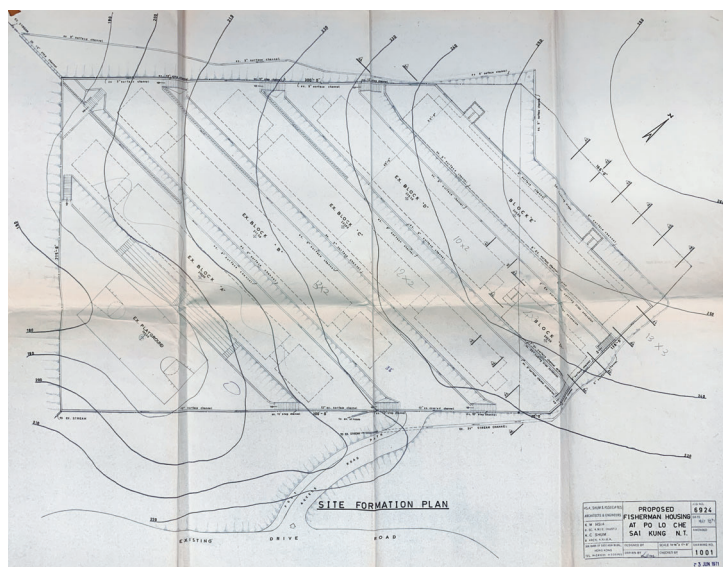
與范神父一樣，林神父特別關注漁民權益。為致力改善西貢漁民的生活環境，他直接向理民府爭取建漁民村。他雖能說廣東話，卻不善書寫中文，通常找曾在西貢崇真學校任教的教友麥漢楷代筆與政府交涉。⁷⁰ 最終，林柏棟神父與明愛合作建成太平村和明順村（兩村建成的詳情載於第六章）。



1970年代西貢墟灣內的漁民划着舢舨。(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興建中的太平村。(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1971年興建菠蘿峯太平村的圖則（圖片來源：黃義天）

此外，林神父特別着重小孩和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更敏銳地留意到暑假是培育這些孩子的良機。每年暑假，學童都有悠長的假期，但當年一個家庭普遍有七、八個小孩，家長大多沒有時間為子女安排活動，因此不是讓他們幫補家計，就是任由他們通山跑，上山下海，但意外卻因此而經常發生。有見及此，林神父為那些較年長、居於西貢市的中學生開辦暑期訓練課程，並帶領他們到鹽田梓、大浪西灣等處郊遊。⁷¹他又為該區小學生舉辦暑期活動，形式多元化，包括補習、營火會、辦兒童中心和度假營等。這些活動除了在崇真學校進行，也會深入至濬西州、西灣、糧船灣等村。根據村民陳瑞英及陳潤蓮所說，林神父甚至邀請來自西貢區以外的青年協助籌辦暑期活動。林神父鼓勵青年持續地為自己組織和安排活動，希望藉此培養其領袖訓練技巧和社會責任的精神。⁷²柯毅霖神父（Rev. Gianni Criveller, PIME）在悼念林神父時提及，最能體現

其「建立團體」的神恩，莫過於他領養和培育八個有家庭問題或完全沒有家庭的孩子，讓他們接受教育，融入社會。⁷³

由於時任西貢主任司鐸范賚亮神父在 1974 年被殺害，林神父被調離香港，輾轉到泰國及意大利服務（范賚亮神父在西貢的事跡載於第六章）。他在 1978 年重返香港，相繼服務黃大仙、葵芳、石籬堂區，期間領導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社會關注小組，抗議殖民政府的社會及經濟政策，亦為寮屋區居民、小販、船民請命，並關注當時香港各種社會議題，例如：馬仔坑災民事件、油麻地艇戶事件、九龍灣臨屋居民事件、越南船民問題等，⁷⁴ 經常站在示威抗議隊伍的前線為他們爭取權益。⁷⁵ 同時，他亦服務社區組織協會——一個致力改善本地邊緣團體和貧窮問題的社會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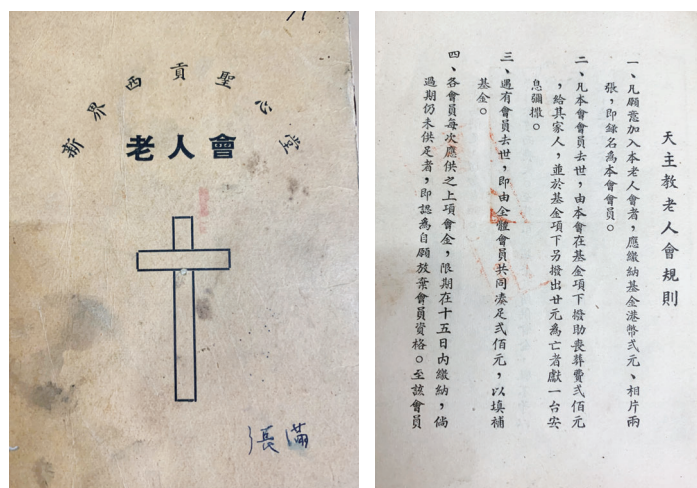
今天居於伯多祿村的漁民後代未必認識范慕琦神父；林柏棟神父的名字至今或許亦已無人知曉，但他們致力服務社會最有需要人士，被認為是活出信仰的榜樣，後者不畏權威、據理力爭、敢言敢行的精神，更值得每個基督徒學習和效法。

教會在戰後恢復傳教工作，其方針與社會情況緊密連繫，從而影響教會與西貢鄉村的關係。來自中國內地的難民在 1940 年代後期湧入香港，香港人口急升，但政府初期對此採取漠視態度，未提供相應的社會服務。為回應社會需要，當時香港天主教會的重點之一是照顧大批難民，加上被內地驅逐的傳教士抵港，為傳教工作注入動力。在此戰後環境的推動下，教會工作重新啟動，傳教士往西貢大浪西灣村傳教，並在該村建立聖堂及學校。

難民在戰後到港令社會對教育需求甚殷，天主教區願意投放大量資源在辦學方面，並藉此傳教，但並非每次都一帆風順。例如由傳教士在深涌村營辦的公民學校不受當地村民歡迎，結果須由官方介入。雖然教會最終受制於政府的教育政策，不能維持其原有的全

權辦學角色，但仍能以村民接受的形式繼續參與管理村中學校。此外，西貢堂區亦設有天主教老人會，老人只須繳納港幣二元，堂會員去世時，基金會撥助殮葬費二百元給其家人，基金亦會另撥二十元為亡者獻一台安息彌撒。遇有會員去世，全體會員亦會共同籌措二百元，以填補基金。

傳教士不只為教育付出，在其他社會議題上更為活躍。1960年代初召開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重申社會公義，驅使包括范慕琦神父和林柏棟神父在內的一些傳教士熱心關顧弱勢社群。他們關心西貢居民的生活需要、與香港明愛聯手為西貢漁民爭取「上岸」，建立漁民信仰社區，更跟進社會上的不公義。與戰前時代不同，香港教區工作的規模變得更廣和更深，傳教士把天主教信仰與社會服務結合，帶進西貢村落，讓宗教得以繼續向外傳播。



西貢聖心堂老人會會員證（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注釋

- 1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950, pp. 452–453.
- 2 香港政府：《一九七零至七一年度立法局會議記錄》（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71年），頁8–9。
- 3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年），頁136。
- 4 Edw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Leyden: A.W. Sijthoff, 1955), p. 154.
- 5 Piero Gheddo, *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88), p. 117
- 6 *Sunday Examiner*, 26 June 1959。
- 7 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 150 年傳教使命》（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頁134。
- 8 吳昊：《香島殘陽》（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21），頁45–47。
- 9 Piero Gheddo, *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88), p. 118.
- 10 蔡子傑：《香港風物志》（香港：環球出版社，2008），頁105。
- 11 蔡子傑編：《西貢風貌》（香港：西貢區議會，2003），頁84。
- 12 John Strickland, ed., *Southern District Officer Reports – Islands and Villages in Rural Hong Kong, 1910-6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2.
- 13 《天主教傳教事業》，1915年，頁243。
- 14 〈香港新界西貢區西灣村 新教友領洗領堅振誌慶〉，《公教報》，1949年12月18日。
- 15 文明德神父口述歷史訪問，1981年5月20日，訪問者：科大衛。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16 〈香港新界西貢區西灣村 新教友領洗領堅振誌慶〉，《公教報》，1949年12月18日。
- 17 John Strickland, ed., *Southern District Officer Reports – Islands and Villages in Rural Hong Kong, 1910-6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77–278.
- 18 〈大埔深涌線 落啟下和沙線 將有渡客小輪〉，《華僑日報》，1952年4月5日
- 19 〈西貢北約荔枝莊 深涌建公共碼頭〉，《華僑日報》，1960年11月23日。
- 20 〈一在深涌一在荔枝莊 吐露海峽兩新碼頭 同於昨日上午啟用〉，《工商日報》，1962年4月27日
- 21 彭時沛神父（G. Brambilla），*Il Pontificio Istituto delle Missioni Estere e le sue Missioni*, Vol. 5 (Milano: PIME, 1943)，頁115–118。
- 22 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處和主教的檔案。另見天主教報章《香港天主教紀錄報》的完整報告，卷二，1879年，頁22。
- 23 《天主教傳教事業》，1892年，頁460。
- 24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 197.
- 25 J. J. McAsey, *China Mission Station: A Report on a priest's work in a remote Chinese village* (Hong Kong. 197?), pp. 5–36
- 26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 197.
- 27 彭時沛神父（G. Brambilla），*Il Pontificio Istituto delle Missioni Estere e le sue Missioni*，5冊（意大利：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1943），頁115–118。
- 28 1875年3月26日高主教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5. Vol. 4, pp. 247–

- 250.
- 29 1877年11月19日穆神父(Burghlignoli)的信: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8. Vol. X, p. 125; 1877年11月19日穆神父(Burghlignoli)的信: *Les Missions Catholique*, Milano, 1878. Vol. VII, p. 28.
- 30 “Sham Chung School, Sham Chung”,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Archive. HKRS1075-3-82.
- 31 〈白主教蒞臨深涌村 主持祝聖新建教堂〉,《公教報》,1956年6月1日。
- 32 Piero Gheddo, *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88), p. 138
- 33 *Ibid.*, p. 136
- 34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 197.
- 35 “Sham Chung School, Sham Chung”,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Archive. HKRS1075-3-82.
- 36 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128
- 37 〈深涌村教堂落成 舞麒麟誌慶 白主教主持開幕典禮〉,《華僑日報》,1956年6月2日。
- 38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1-05-01;1-08-02。
- 39 按《香港天主教手冊》紀錄,公民學校的二十六名學生之中,分別有十二名天主教徒及十四名非天主教徒。《香港天主教手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58),頁26。
- 40 John Strickland, ed., *Southern District Officer Reports – Islands and Villages in Rural Hong Kong, 1910-60*, p. 216.
- 41 *Ibid.*, p. 26.
- 42 “Sham Chung School, Sham Chung”,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Archive. HKRS1075-3-82.
- 43 〈教會在學校佈道 深涌村民表不滿〉,《大公報》,1958年9月8日。
- 44 “Sham Chung School, Sham Chung”,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Archive. HKRS1075-3-82.
- 45 *Ibid.*
- 46 〈村民集資籌辦 私立學校開課 學生倍逾津貼學校〉,《華僑日報》,1958年9月8日。
- 47 「祖嘗」即昔日家族為籌集祭祀祖宗所需費用而留出的公田。
- 48 〈深涌學校經費困難 村民籲請當局津貼〉,《工商日報》,1959年7月21日。
- 49 自1962年上任後,大埔及大浪堂區的主任司鐸桑得嵐神父便擔當其中一名校董。
- 50 “Sham Chung School, Sham Chung”,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Archive. HKRS1075-3-82.
- 51 *Ibid.*
- 52 根據於1960年代出版的《天主教手冊》記述,傳教士最早在1873年於該地設立小堂。
- 53 〈泰家灣學校教務主任謝帶致尹視學官〉(HKCDA, Section IV, Box 13, Folder 02)。相信謝帶應是蛋家灣謝屋的原居民。
- 54 見「香港天主教教區每年教務報告表」(從主年一九四六年九月一號起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號上),新界大浪小教區。HKCDA, Section IV, Box 13, Folder 02.
- 55 見「香港天主教總堂致謝布先生」信件。HKCDA, Section IV, Box13, Folder02。
- 56 夏其龍,李佩華:〈首位華人主教:天主教總堂與徐誠斌〉,載鄭宏泰,周文港主編:《半山電梯:扶搖直上青雲路》(香港:中華書局,1983),頁70-71。
- 57 Gianni Criveller & Angelo Paratico, *500 Years of Italians in Hong Kong & Macau* (Hong

- Kong: Dante Alighieri Society of Hong Kong, 2013), p. 70.
- 58 香港明愛的前身「香港公教社會福利會」早於1957年成立。
- 59 田英傑：《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及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1983），頁258。
- 60 「范慕琦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PIME/FAMIGLIETTI%20Giuseppe.pdf>（瀏覽日期：2021年8月13日）。
- 61 馬木池等：《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03），頁133。
- 62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西貢伯多祿明順村漁民改善生活有責任合作社〉，《社情》（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季刊），七月號（2016年）。
- 63 同上。
- 64 「近代西貢漁民的波瀾跌宕」，香港賽馬會·港文化·港創意網站，<http://had18.huluhk.org/article-detail.php?id=211&lang=tc>（瀏覽日期：2021年8月13日）。
- 65 Gianni Criveller & Angelo Paratico, *500 Years of Italians in Hong Kong & Macau* (Hong Kong: Dante Alighieri Society of Hong Kong, 2013), p. 70.
- 66 〈在世期間關懷貧苦者 意國神父林柏棟安息〉，《公教報》，2006年7月16日。
- 67 〈念林柏棟神父〉，《公教報》，2012年7月8日。
- 68 〈古道行啟動歷史研究講座 追憶林柏棟神父〉，《公教報》，2019年6月30日。
- 69 〈寫在林柏棟神父晉鐸三十周年紀念前〉，《公教報》，1993年3月26日。
- 70 麥漢楷在接受母校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刊物（2019年9月號）的訪問時談及，在伯樂林柏棟神父的鼓勵和領導下，他帶領學生投入義工服務。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協助成立西貢區的「香港醫療輔助隊」。麥盡力帶學生見識社會，他們今天都為社會作出貢獻，足見林神父以生命影響生命。
- 71 〈念林柏棟神父〉，《公教報》，2012年7月8日。
- 72 梁錦松編：《70-72 西貢崇真中學》（香港：西貢崇真學校，1972），頁85。
- 73 Sunday Examiner, *Father Lambertoni, a life lived in love*, Sunday Examiner, 16 July 2006.
- 74 〈寫在林柏棟神父晉鐸三十周年紀念前〉，《公教報》，1993年3月26日。
- 75 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 150年傳教使命》，頁157。

第六章

本地化與更新時期

1841
1874
1931
1945
1969
1981
2000

1969年，香港教區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徐誠斌出任教區主教，是為香港首位華人主教。對香港教會來說，這是一個具特殊意義的歷史時刻，標誌着教會從昔日外籍教士主導走向本地化的一個轉捩點。本地華人教士逐漸開始肩負起領導教區的任務，而昔日帶領着教區一路走來的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則改為從事牧民工作以服務教區。

同時，因着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帶來的革新，教士亦開始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努力尋找福傳的「新方法」；一直致力改善漁民生活環境的林柏棟神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就像「天主的理民府」一樣，林柏棟神父成為漁民社區與政府構通的橋樑。另外，此時期內地政局動盪不安，時任堂區司鐸范賚亮神父展露的和藹可親形象，連不少西貢非教友民眾都感受到其至為親切，他的影響力與其製作的麵包一樣，深深地印於人們的腦海中。范神父在1974年不幸遇害，令全港震驚，西貢的教務一度沉寂下來，直至1980年代初才從沮喪之中振作起來。

從陸上到水上：西貢堂區對漁民的服務

林柏棟神父在1968年起接掌西貢聖心堂，他於1969年把傳

教工作伸展至白沙灣一帶，他深感水上居民及普羅大眾的居住問題嚴重，於是四出奔走求助，幸得各界包括政府及當地鄉紳的支持，規劃及建立了太平及明順兩村。

1969年，當時主日彌撒主要在西貢、窩尾和白沙灣舉行，而鹽田梓則每兩周舉行一次主日彌撒。當年不少人移居到外國生活，使西貢區的人口分佈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為了解決當時香港人口增長令食水供應短缺的問題，政府在1960年代開始在吐露港北岸的船灣與白沙頭之間建立海堤，抽走海水而儲藏淡水，建立船灣淡水湖。當局其後再於1971年展開了萬宜水庫的建造工程以增加香港的食水供應。由於水庫工程使萬宜灣和沙咀這兩條村從此被水淹沒，政府把這兩地的村民遷往西貢墟的一幅新填地進行安置，同時於周邊地區興建各種社區設施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聖心堂於1959年在油麻蔴街1762地段221約的現址落成祝聖啟用至今。
(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人口增長和社區建設促進了西貢的整體發展，使之逐漸成為一個生活便利的市鎮，而在這個趨勢下，其他原本於鄉村生活的村民亦逐漸遷到城市居住。有見及此，教會開始將牧民工作的重心由昔日的鄉村改為人口集中的西貢墟，神父到村落進行牧訪的次數和時間亦漸漸減少和縮短。然而，每逢重要的主保瞻禮，到城市工作的人也會回到村落慶祝，並趁機與家人團聚，神父亦會應邀在這些鄉村小堂主持彌撒。例如在窩尾村，除了在主日舉行感恩祭外，每年農曆年初一及十二月初聖母無原罪瞻禮，該村的聖母無原罪小堂仍會舉行特別的彌撒。教會為配合墟市人口的增加，於1969年於油蔴莆建成崇真學校小學部的新校舍，本來包括中小學的崇真學校正式分為中學部和小學部兩個獨立部門，各自處理校務，同年，中學部開辦英文中學課程。1971年，中學部禮堂和新翼校舍落成。



舊崇真學校校舍（現已改建）（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胡振中主教在聖心堂門前與教友留影。
(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1973年，中學英文部開始有五級的完整中學體制；而小學部的上下午校則實行行政分立。1974年，崇真學校增設英文夜中學部，為西貢居民提供更多學習機會。自從中學英文部成立，家長大多把子女送往英文部就讀，投考中文部的學生則愈來愈少。因此，中文部於1976年由中一開始逐漸取消，崇真中學改為全英文授課。1978年，崇真中學向政府申請擴展為二十四班的標準中學，得到當局批准，並於翌年展開了擴校工程，夜中學則由政府成人夜中學部接辦。¹

太平村和明順村的興建

與此同時，林伯棟神父亦開始和當時的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明愛」的前身）合作，致力改善西貢漁民的生活環境。繼伯多祿村於1965年落成（詳見第五章），由林神父負責的太平村和明順村亦分別於1971年和1977年建成。

昔日的西貢漁民都擠在船上生活。每當漁民需要出海捕魚，孩童都難以留在陸上上學，老人生病時亦難以得到適切的治療和安定休養。於是，林神父決定幫助他們在岸上興建房屋，希望能夠為他們提供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²

然而，當時政府是不可能撥地方給私人興建臨時居所。因此，神父與有關當局進行洽商，由他成立一個建屋委員會及擔任負責人。在計劃剛開始的短短兩星期內，神父已經收到三百二十家人的登記。神父首先詳細調查了這些申請家庭的狀況，然後邀請他們的代表到崇真中學進行會議，商討建屋計劃的細節。委員會於會議後被分成九個小組，每個小組再選出一位組長，進一步研究需要建屋的類型以及建屋地點。委員會最後被合併為兩個大組，一組屬於菠蘿嶺，另一組則屬於對面海；而建屋儲蓄工作亦隨之展開。按照神



西貢菠蘿嶺建成太平村的報道（圖片來源：《華僑日報》，1971年10月6日）

父最初的計劃，每個家庭每月儲蓄二十元，十年後大家的儲蓄集合起來，便可興建足夠的房屋，讓每戶家庭都有他們各自的住屋了。³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林神父與時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Mr. David Osborn, 1921－1994）談起了這個建屋計劃，領事對計劃非常感興趣，更專誠到西貢作實地考察研究細節。林神父向領事提出了借款的請求，希望能早日建成房屋供漁民入住，然而領事乾脆地向他捐贈了六十萬以示支持。與此同時，政府又為林神父撥出了地方，建屋計劃因而順利展開。建屋藍圖終於完成，但由於物價上漲，原本足夠興建一百所房屋的金額只能建造六十三所房屋。幸好德國教會向林神父捐贈了二十五萬元，又借了二十五萬元給他，建屋計劃因而能夠繼續進行。⁴

經過一番努力後，首批房屋終於在 1971 年落成，合共六十二個單位。每個單位的面積都達四百呎，而且各自具備廚房和浴室等設備，頗具私人住宅的特色；住宅背山面海，村民能夠在家中飽覽西貢沿海景色；住宅下方設有由政府免費提供的遊樂場，作為村內兒童遊玩嬉戲的地方。整體而言，太平村於當時來說確實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居住環境。⁵與此同時，擴建工程亦繼續進行，為太平村增加一百二十四個單位，另外亦會興建禮堂和寫字樓等設施，使屋苑更加完善。⁶除了為漁民提供完善的居住環境，明愛亦不時於村內舉辦各種康樂活動，使他們的生活多姿多采，同時亦幫助他們學習新的技能。⁷到了 1977 年，明順村（林神父建屋計劃的第二部分）亦於對面海興建完畢，為漁民提供了三十個居住單位。

太平村實行合作社制度，每家人一股，每股三千元。根據雙方協議，村民可以永久於太平村居住，但不能把住屋轉讓或租借予別人。倘若村民需要遷出，則需要把住屋歸還予合作社，合作社亦會把他們的負責經費退回給他們，而所讓出的房屋會用同樣的條件接受其他住客。另外，每戶家庭每月需付二十元的保養費，一半是用



太平村開幕時的熱鬧情況（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作屋村保養，例如清潔和公共用電等，餘下一半則作為下一步建屋的資金。⁸ 在明愛的指導下，合作社除了負責管理太平村，同時亦發揮着連繫村民的作用。它是一個平台，讓村民能夠彼此合作，在生活中互相幫助，共同謀求大家的福利。

1978年，太平村互助委員會成立，一方面繼續合作社昔日的工作，同時承擔起更重大的責任：從明愛接過太平村的管理權，全權管理該村日後的村務和發展。⁹ 另外，明順村和伯多祿村的管理業權也以同樣的方式一併交給兩村村民共同組成的合作社自行管理。¹⁰ 漁民由昔日以漁船為居所改為在陸上生活，再學習互相合作以改善生活環境，到最後能夠獨當一面，自行管理村內的一切事務，這都有

賴明愛和村民多年以來所付出的努力。論及太平村，林神父指它與伯多祿村有着性質上的分別。伯多祿村是先有錢，把房屋建好了才請人進去居住；但太平村是先觀察漁民實際的需要，再制定相應的建屋計劃。對林神父來說，後者才是社會救援的理想做法。¹¹

雖然有人會認為神父興建太平村是為了吸引人信教，但是村民信教與否，完全是由他們自由決定，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太平村中只有十六戶家庭信奉天主教，十戶信奉新教，其餘的則是外教人。神父起名「太平村」，就是希望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彼此合作，和諧共處。¹²

局勢動盪：范賚亮神父的遇害

范賚亮神父（Rev. Valeriano Fraccaro, PIME, 1913–1974）有「教宗若望」、「麵包神父」的綽號，多年來無私服務他人。他於1913年3月15日出生於意大利特雷維索的威尼托堡，在1934年的9月20日成為一個修道人，並於1937年4月4日在米蘭晉鐸成為神父。¹³二十四歲的范神父晉鐸後不久便被派往中國陝西進行傳教工作，於同年到達漢中。那時正是日本對中國發動侵略的時期，而范神父的行李亦因為戰爭的緣故遭到扣留，直至1945年才能領回。¹⁴對於剛剛展開傳教生涯的范神父來說，不是一個容易的開始。

在內地傳教的時候，范神父主要靠他那輛又重又破舊的單車來回各個地方。他所穿梭的道路凹凸不平，經常佈滿碎石，令旅途危機四伏。不但如此，倘若碰着雨天，山路便會變得泥濘密佈，這時神父亦只能把單車擱在肩上，徒步走過泥路。雖然那輛單車已經破舊不堪，經常需要更換零件和進行維修，但范神父仍然靠它走遍整個南陝西教區，探訪不同的村落。在中國大陸傳教的日子縱然艱

辛，但范神父的內心依然洋溢着喜樂，充滿着驚人的魄力。在他一封 1939 年的信件中，他是這樣對他的弟兄說的：

我每時每刻都感到快樂，而且也很健康。我的雙腳仍舊健壯，足以應付漫長的旅程。我的房間寧靜，讓我每晚都能夠沉睡，而且沒有造夢。這裏實在有太多工作了，足以使人喘不過氣來。¹⁵

在戰亂時期的中國進行傳教工作實在是凶險萬分。雖然教堂的鐘樓塗上了意大利國旗的顏色，但依然逃不過被日本空軍轟炸的命運。神學院、修道院和傳教士所住之房子都被炸彈破壞。當日本士兵抵達後，范神父更被關進了集中營，兩年後才重獲自由。¹⁶

然而，日本投降並不代表一切困難就此完結。1949 年，中國政權轉易，主張唯物主義的共產黨上台執政。教會的一切行動受到了警察部門的嚴密監控；教徒被禁止前往教堂，而傳教士亦被禁止進行傳教活動。此時范神父又再次遭到逮捕。他原本被判處入獄，但後來改為在家軟禁。據范神父所記，當時中共政府透過收取龐大的稅金，試圖令教會向政府屈服。范神父曾經與兩名國內的修女開設了治療眼疾的診所，但一個多月後就因為巨額的稅金而入不敷支，最後被迫停辦。¹⁷

被標籤為「人民敵人」的范神父最終在 1951 年被中共當局永久驅逐出境。離開內地後，范神父決定在香港暫時安定下來，並一直等待着能夠回到中國內陸的那一天，不過這一天始終沒有到來。然而，香港這個小小的城市，卻成為了范神父為福音奉獻餘生的地方。

范神父初來到港的時候正是香港人口急速膨脹的時期，很多人因為從內地逃到香港，加上本地生育率持續高企，為香港教會帶來了很大的挑戰。范神父首先於 1954 年擔任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的副

助理，其後於 1955 年至 1960 年、1961 年至 1966 年期間擔任沙田耶穌聖心堂和青山聖若翰洗者堂的主管。到了 1966 年，范神父被委任為西貢區的主管和崇真學校的校監。¹⁸

村民的「教宗若望」

范神父剛到西貢不久便很快受到當地村民的愛戴。一位當時在沙咀居住的村民這樣說：

我會永遠記得他（范神父）第一次來到這條村（沙咀）的那一天。我的房屋位於一個小碼頭的前方，每隔兩天都會有來自西貢的船隻駛來，因此我可以看到所有前來沙咀的人。當天，我看見一個又矮又胖的男人上岸。他一下船就打開雨傘遮擋陽光，然後邁着堅定的步伐，奔跑似的向村子走來。沒多久他就看見了站在家門前的我。「嫲嫲！我是新來的神父！」他對我大叫。我很喜歡他稱呼我為嫲嫲（自那天起他就一直稱呼我為嫲嫲），他的笑容給予我自信。我給了他一些茶和兩隻新鮮雞蛋，他立即就毫不客氣地吃了。¹⁹

范神父又矮又胖的外表以及和藹可親的笑容使村民為他改了一個綽號「教宗若望」。²⁰ 除此以外，神父溫良的性格也讓他獲得西貢村民的喜愛。一位與范神父共事數年的傳道員就這樣說：

他的臉上無時無刻都掛着笑容。他那副經常從鼻樑上滑下來的土氣眼鏡令他看起來很滑稽。首先吸引我注意的就是他燦爛的笑容。起初，他看起來像一個天真的孩子，不明人間疾苦；不過，與他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後，我開始發現他對現實世界有着深沉的

洞察，而且在每次的討論中他都能觸及問題的根要。他獲得所有人的愛戴，老人、小孩和少年人都喜愛他，這是無法爭辯的事實。他善於適應各種的環境並與不同的人融洽相處。他對老人懷着特別的關愛，因為他知道他們是最受忽略的、最孤獨的和最需要人幫助的。他常常探訪那些老村民，又與他們詳談。他是花了多少的心力來讓他們感到暢談的快樂啊！²¹

考慮到很多人會在農曆新年到城市慶祝，年老的村民卻被留在家中，范神父特別於農曆新年成立「敬老節」，希望讓這些年紀老邁的村民感受到被人尊重，同時希望為他們帶來歡樂。他會擺設宴席款待這些老村民，為他們說一些有趣的故事，又會唱歌娛樂他們，更會奉上美酒給他們享用。對於當時的村民來說，神父所給予的酒是很貴重的禮物。²²

范神父習慣每天早晨都會走遍整條村莊，逐家逐戶的探訪村民，向他們傳福音和講道理。這種習慣在他未到西貢之前已一早養成。他非常重視與村民的關係，每天都會花很多時間與他們相處，又會到漁船探望那些在船上生活和工作的漁民，更會在船上舉行彌撒。由於船上的空間非常狹小，船頂很矮，桌子亦只有幾呎高，神父每次在船上舉行彌撒都需要跪着。即使如此，神父亦樂在其中，享受每次在船上的探訪。對神父來說，這樣做是培養信仰團體的重要途徑。²³

漁民們都十分喜歡這位經常到船上探訪他們的神父。雖然他們都是文盲，在交談時會用上錯誤的詞語，但神父總是耐心地跟他們相處，從不會對他們生氣。為了讓漁民感到舒適自在，范神父有時還會模仿他們的用詞和說話方式。神父這種既親切又貼心的傳教方法，使他無論走到哪裏都受到當地居民的歡迎。²⁴



范賚亮神父、林伯棟神父與沙咀天主堂教友留影。(圖片提供：黃義天)



范賚亮神父探訪漁民社區。(圖片來源：宗座外方傳教會)



范賚亮神父（前排中）與其他西貢堂區神父留影。(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麵包神父」

談論起范神父，西貢村民必然會第一時間聯想到麵包。因為范神父經常會親手製作各式各樣的麵包，在探訪村民的時候送給他們。由於范神父的家人在意大利經營麵包生意，因此他也掌握了烘焙麵包的技術。他的家人從意大利為他寄來了一個舊焗爐，好讓他能夠製作麵包。得到了焗爐後，范神父就整理了西貢聖心堂附近的一間小屋，將它作為烘焙麵包的地方。神父會把握晚上的時間製作麵包，那麼到了次日早上，他就可以把新鮮的麵包送給村民，²⁵ 而且不論對方是否教徒，神父都會非常樂意地送上自己製作的麵包。就是這樣，范神父一方面透過傳講天主的道理滋養村民的靈魂，一方面透過送贈麵包滿足他們肉體的需要。當時西貢的村民普遍生活窮苦，很多小孩都因為缺乏足夠的食物而導致營養不良。因此對當時的西貢村民來說，范神父所送贈的麵包除了象徵着對他們的關懷，同時也是他們賴以維生的糧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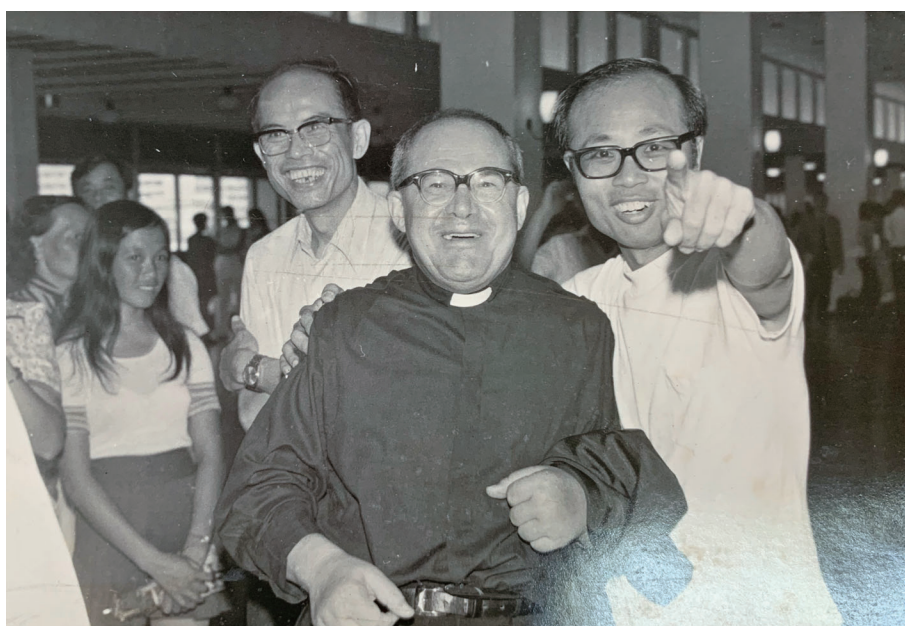
另外，除了親手製作麵包送贈予村民，范神父亦有透過其他方式照顧他們糧食方面的需要。神父有時會派一些「小牌子」給村民，有了這些牌子，村民就可以到當時位於西貢墟的「陳福成餅家」換領麵包。如今，這間餅家已經結業了。

范神父因為其又矮又胖的身形，給人有趣滑稽的感覺，而他本人也確實不缺乏幽默感。在一封寫給他侄女寶拉的信中，神父就這樣寫到：

今天我本來需要解釋好撒瑪黎雅人的比喻，不過我略過了它，然後對村民說這段經文太困難了。其實這是因為在這個比喻中，司祭們給人的印象實在不好，於是我就問自己，我為什麼要說司祭

們的壞話呢？……你又認為你的叔叔是個怎樣的人呢？不過寶拉你也知道，儘管我用螞蟻代替提子乾，再用過期麵粉來製作蛋糕，你的叔叔也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啊！²⁶

他幽默的性格使人喜歡和他交談，而他的樂觀積極更是令人驚訝。在神父眼中，這個世界確實非常美好；眼前所遇見的一切困難都只是幫助人變得更強的機會。傳教的過程縱然充滿艱辛，但每次當他想到西貢的教友懷着堅定的信德，他都會為此感到欣喜。雖然每天都有很多事務需要范神父去處理，但他總是會於晚上抽時間到聖堂祈禱。有一次林柏棟神父碰見剛好在祈禱的范神父，便對他說：「請你也祈完我的那一份吧！」范神父卻對他說：「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向上主祈禱。」對范神父來說，禱告非常重要，是他內心的平安和力量的來源，更支撐着他一直以來的傳教工作。



范賽亮神父出席堂區活動。(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村民的回憶

根據西灣村長黎恩憶述，有一次范神父在離開西灣的時候需要走上一條十分陡峭的斜坡。范神父身形肥胖，加上鄉村的路崎嶇難行，要自己一人走上斜坡，對神父來說絕對是非常困難的事。正因如此，學生們都想方設法幫助神父。當時，兩個學生站在斜坡的頂端，一同拿着一條繩子，神父抓着繩子的另一端，而他們就把范神父拉上去；另外，范神父的後方亦有兩個學生合力把神父推上斜坡。最後，經過眾人的一番努力，神父終於順利走上斜坡，離開西灣。黎恩形容當時的情景十分滑稽，令他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對黎恩來說，范神父除了是一個很「搞笑」的人，同時也是一個他非常感激的人，有許多點滴都令他難以忘懷。小時候的黎恩希望能夠進入崇真學校讀書，但因為在能力和學歷方面都較人遜色而自知機會渺茫。當時負責管理崇真學校事務的范神父和林柏棟神父知道黎恩的渴望後便決定讓他豁免面試，可直接入讀崇真學校。就是這樣，黎恩獲得了正式教育的機會。范神父更親切地邀請黎恩到他的麵包房，說要教他製作麵包和蛋糕。

某次范神父從海星學校的學生口中得知西灣有一個製炭的窯，他十分好奇，學生便帶他看看。雖然上山的過程非常吃力，但神父沿途都十分雀躍，絲毫沒有抱怨。找到了炭窯後，神父非常高興，又走進炭窯仔細觀察，驚訝西灣竟然會有一座如此漂亮的炭窯。現在那座炭窯已經倒塌，而范神父是唯一一個到過西灣炭窯的神父。或許范神父之所以會為炭窯感到如此雀躍，是因為喜歡製作麵包的他對如此巨形的窯有一種嚮往吧！

震驚全港的兇案

在 1974 年 10 月 28 日，深受村民愛戴的范神父遭到兇徒殺害。當日，范賚亮神父、林伯棟神父和馮家仁神父一同晚飯，並一起安排提前彌撒。其後，林神父和馮神父各自外出探訪村民，留下范神父獨自在神父宿舍。約晚上 11 時 45 分，馮神父由白鶴村回來，看見范神父的房門虛掩着，於是上前查看。他推門進去後驚見范神父全身赤裸，倒臥血泊之中。馮神父立即上前搖動范神父，發現他已經失去了知覺。范神父的手腳被人用浴巾反縛，雙手被勒至腫起，口裏亦塞着面巾；他的頭部和背部被割三十餘刀，當場傷重死亡。馮神父看見浴室內的浴缸盛滿了水，推斷范神父在遇害前正準備浸浴，而就在這個時候兇徒闖進了宿舍，把范神父殺害。²⁷

范神父、林神父和馮神父共同居住在聖心堂上面的兩層高神父宿舍。宿舍二樓有三間小房，三名神父均住在二樓，而范神父則住在樓梯右邊睡房。另外，宿舍附近有一間麵包房，有一名姓李的保安員和兩名小孩於裏面居住。然而在事發當晚，兩名小童都放假外出，保安員則已入睡，加上麵包房距離神父的宿舍甚遠，所以兇案發生時未有驚動任何人，行兇者及行兇過程亦無從得知。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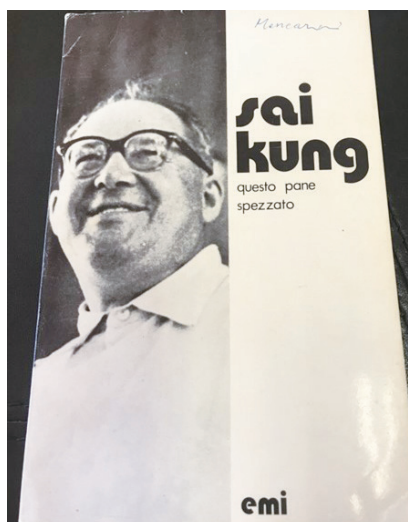
探員指兇徒應該是從浴室的窗戶潛入，而根據現場留有的掙扎痕跡，相信神父遇害前曾對兇徒作出抵抗；²⁹現場留下一把於宿舍廚房取來的菜刀，是為殺害神父所用之兇器。不過，為了讓需要食物的人可以隨時取得麵包，宿舍廚房的大門總是為他們開着，因此兇手亦有可能是透過廚房進入宿舍。³⁰另外，宿舍樓下的電話線被人割斷，電燈亦受到毀壞，相信是兇徒所為，³¹目的可能是為了堵截神父對外求救的方法，同時亦令其難以逃離。不過，對於它們是在神父遇害之前還是之後才遭到破壞，這點則無法確認。

於崇真學校任教的郭修女聲稱於當晚十時，宿舍曾傳出男子的聲音，但她不肯定是什麼語言，只是聽起來不像廣東話。她於十一時回到自己的住所，看見范神父房間的燈還亮着。³² 另外，根據附近西貢居民的口供，宿舍附近的空地在事發當晚的十時曾經停泊了三輛私家車，但事發後就只剩下兩輛仍舊在原處，一輛白色私家車經已不知所蹤。另兩輛私家車均為神父所擁有，³³ 而范神父則表示過不會學習駕駛，³⁴ 因此該輛消失了的私家車很可能為兇徒所有，並於行兇後用它快速逃離現場。

范神父一直不辭勞苦服務西貢村民，又慷慨照顧他們的物質需要，故一直深受西貢村民愛戴，更從未與人結怨。得悉范神父遇害的消息後，所有村民都感到非常悲痛，更是不明所以。一個如此善良的神父為什麼會遭到殺害呢？行兇的人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動殺機？對於范神父遇害的原因，坊間有不同的揣測，但終究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論。由於神父遇害的日子與崇真學校的糧期十分接近，因此有人推測這次案件是一宗劫殺案：兇徒潛入神父宿舍，打算用嚴

范賚亮神父逝世後，村民對他的回憶收錄在以意大利文寫成的書《西貢》中。

（圖片來源：宗座外方傳教會）



刑逼供的方法逼使神父交出糧款，但想不到神父寧死拒絕屈服，最後決定將他殺害。³⁵

然而，根據另一個推測，范神父之所以遭到殺害，可能是因為林柏棟神父為西貢漁民積極爭取在陸上興建漁民村，破壞了一些發展商打算於當地興建豪華房屋的計劃，惹來報復。然而，主要負責漁民村計劃的是林神父而非范神父，因此根據這個推測，范神父被殺有可能是因為兇徒認錯目標，同時亦意味着林柏棟神父有機會面臨生命危險。³⁶直到如今，殺害范神父的兇徒仍然逍遙法外，而他遭到殺害的原因，依然是一個未能解開的謎團。

范神父的追思彌撒於10月1日下午三時於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舉行。當日參與彌撒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人數眾多，而香港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亦親臨為亡者祈禱。追思彌撒由林焯煒和另外二十多位神父主持共祭，講道則由范神父的同窗濟利祿神父主持。當日下午四時，范神父的遺體於跑馬地天主教墳場舉行殯葬儀式，並按照神父家人的意願，運回他的故鄉意大利安葬。³⁷

范神父的遇害使西貢的村民悲痛不已，亦對當時在西貢練習粵語的林柏棟神父和馮家仁神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衝擊。與此同時，考慮到繼續於西貢逗留可能會遇到危險，兩位神父迫於無奈，決定暫時離開。作為臨時措施，江志堅神父再次被委任為西貢區的主管，並由莫保祿神父協助，管理區內的教會事務，但並不負責管理崇真學校。1975年，陸之樂神父出任西貢區的主管，兼任崇真學校校監。³⁸

萬宜水庫：村落重置與教會發展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口急速膨脹，加上工業發展蓬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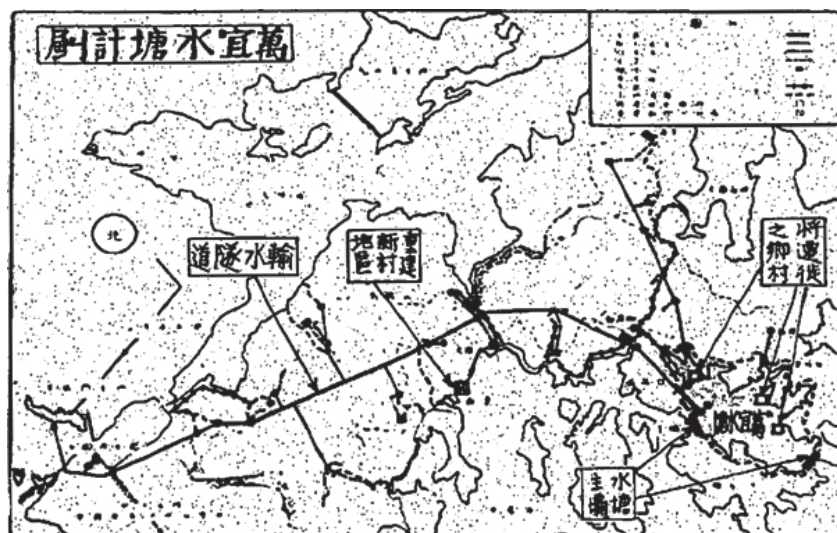
致使食水需求大增。雖然香港當時已經有多座水塘，但儲水量依然不足以應付如此龐大的需求；政府不時實行食水管制以保障供水。為了確保香港有充足的淡水資源，政府於 1960 年代後期開始籌劃興建一個新水塘，並於 1971 年展開萬宜水庫的建造工程。水庫最終於 1978 年建成，儲水量高達六百億加侖，整個工程合共花費十三億五千萬元。³⁹ 受萬宜水庫工程影響，爛泥灣和沙咀村的村民告別了他們本來的家園。同時，位於沙咀村的聖母無玷之心小堂亦從此永遠沉沒於水底。這座聖母無玷之心小堂於 1953 年建成，主要為官門水道沿岸的教徒服務。1956 年，小堂加設聖心小學，作為附近村民接受教育的地方。當神父巡迴西貢，到各個村落進行探訪時，亦會在小堂裏留宿。

萬宜水庫的興建工程令西貢的各地村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爛泥灣與沙咀村：水庫建成以後，這兩條村落將永遠沉沒於水底，因此在計劃興建萬宜水庫的同時，政府亦為這兩條受影響村落的村民提供補償方案。

起初政府把受影響的村民分為兩組，並按其受影響程度作出相應的補償。第一組為分佈於西面水壩地盤附近的爛泥灣區內的三條村落。這些村落於當地建村已有數代之久，村落一旦被水淹沒，即意味着村民將失去他們一直以來的家園，同時亦無法再過鄉村生活，因此被歸類為最受影響的一群。而第二組則為東面水壩地盤附近的沙咀村村民。他們移居到當地生活的時間不長，可以遷回他們位於浪茄灣的原居地，繼續其鄉村生活，而浪茄灣的交通亦會因為水庫計劃變得更為方便，為了公平起見，他們獲得的補償相對前者較少。按照最初的安排，每戶受影響村民都能得到位於西貢墟的新建居住單位和數項津貼，而萬宜灣的村民則能另外獲得一間住宅下方的舖位作為失去祖先土地的額外補償。⁴⁰



昔日位於沙咀村的聖母無玷之心小堂



萬宜水庫計劃圖⁴¹

1972年12月8日早上十時，一羣沙咀村村民於村內進行抗議，指未有獲得合理的補償，並阻止工人於該村範圍內施行工程。對於爛泥灣村民的未婚女子可以得到半個居住單位，沙咀村的未婚女子則不獲分配單位，沙咀村村民認為這個安排對他們不公平，並曾多次向有關當局表達不滿，要求得到一個他們認為公平的補償方案，但始終未有達成共識，因而強行阻止工程進行。由於村民奮力阻止，工人無法施工，只好派人向西貢理民府報告事件。其後，十多名警員和理民府職員到達現場進行調解，並勸導村民離開。經過一輪對峙後，村民逐漸離去。最後，村長鄧生帶領數名村民代表前往理民府和警署，與相關人士理論並進行談判。⁴²

跟眾多受影響的村民就搬村條件達成協議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經過雙方漫長的談判後，村民與政府之間最終達成共識：爛泥灣（後稱萬宜灣）和沙咀村的村民都能夠得到相同的補償。每戶家庭（一夫一妻）可以獲得地下舖位一間，如不接受物業則可兌現十九萬元；每一男丁可以獲得樓上住宅一層，如不要住宅則可兌現八萬元；每一女丁可以獲得樓上住宅半層，如不要住宅或無法湊合為一層，則可兌現四萬元。另外，每戶人家都能得到入伙裝修費、搬遷費、水費等各項津貼。⁴³

除了照顧村民的居住需要，對於他們祖先靈位的安置，政府亦作出了妥善的安排。因為水庫工程，爛泥灣七間祠堂需要進行搬遷。⁴⁴新建的祠堂全由政府撥地和負責興建，一切建築費用均由政府支付。為了尊重村民的傳統，政府聘請了堪輿學家測量新址的風水，得到了村民的同意後才開始建造新祠堂。七間新建造的祠堂位於木棉山，附帶一個洗手間和一條連接西貢公路的行車路，建造費合共約一百三十多萬元。⁴⁵

然而，因為水庫工程而受影響的其實並不止爛坭灣和沙咀村的居民。萬宜水庫的興建使船隻從此不能再經官門海峽來往大鵬灣，損害了當地漁民的生計。為了補償這些漁戶所受到的損失，政府自1971年起便邀請所有漁戶進行磋商，並仔細研究他們所提出的要求和受水庫工程影響的程度。漁農處經過調查後，把受影響的漁民按受影響程度分為甲、乙及丙三等。⁴⁶

對於最受影響的甲等漁民，政府為他們在對面海興建了一批兩層高樓宇，作為安置他們的居所。這批樓宇於1975年建成，合共三十個單位，總共可容納二百六十名漁民。每五名漁民可免費獲配一層面積五百呎的單位，作為他們的物業，同時亦獲得相應的津貼



《華僑日報》，1974年12月18日。

補助。另外，對於所受影響相對較少的乙等漁民，政府同樣為他們於對面海興建了一批四層高的樓宇。他們每戶不論人口多少只能獲配一層面積約四十六平方米的樓宇，同時亦需要先繳付六千元方能入住。至於受影響最小的丙等漁民則沒有獲得住屋補償。⁴⁷

萬宜水庫的落成緩解了香港的食水短缺問題，為整體市民都帶來了益處，同時使爛泥灣和沙咀村從此被水淹沒。這或許提醒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東西其實都得來不易，需要我們懷着感恩的心好好珍惜。

合一象徵：浪茄聖誕小堂與福音戒毒村

位於浪茄的聖母聖誕小堂（以下又簡稱「浪茄小堂」）由宗座外方傳教會傳教士丁味略神父於 1917 年向北區理民府申請撥地建立，並於翌年完成建造工程。小堂建成以後，天主教會將之委託予浪茄村民黃灶喜管理。當時浪茄的村民除了黃氏，還有劉、鄧及李氏等，而黃氏則是當時浪茄村的主要姓氏。相信當時黃灶喜經已成為天主教徒，因而才會受教會委託管理這座剛剛建成的小堂。1954 年，小堂由西貢聖心堂的司鐸管理，屬於大浪堂區。1955 年，小堂改屬西貢聖心堂區，但一年後又再回到大浪堂區的管轄範圍。最後，自 1957 年起，小堂歸屬西貢聖心堂區，直至 1966 年為止。然而自 1960 年代開始，因為村民放棄耕作以及萬宜水庫的建設計劃所帶來的影響，浪茄的村民和教徒陸續他遷，村落和小堂因而逐漸荒廢。

另一方面，從 1960 年代開始荒廢的浪茄聖母聖誕小堂亦先後借用予兩個新教團體作為發展福音戒毒工作的地方。1968 年，陳保羅牧師在浪茄灣建立了一條福音戒毒村，以浪茄小堂作為會址，

嘗試單以福音的力量幫助吸毒人士脫離毒癮。陳牧師的嘗試獲得了成功，福音戒毒這種新興的戒毒方法亦在香港獲得了大眾的認可。1976年，陳牧師把戒毒村遷往政府為其安排的新基址，而浪茄小堂則告停用。1980年，創立基督教互愛中心的宋和樂牧師於浪茄成立「互愛福音戒毒村」，浪茄小堂又再次成為了福音戒毒所的會址，直至今日。

香港的福音戒毒之父——陳保羅牧師⁴⁸

陳保羅牧師（1922－2010）原本是一位飛機工程師，三十多歲時獻身成為一位基督新教的傳道人，並於美門浸信會擔任牧職工作。對陳牧師而言，基督的福音是一個回應人整全需要的福音。牧者除了要帶領人認識耶穌，亦要回應他們肉身上的需要。一直注重於服務弱勢社群的他曾開辦流動診所，為貧窮階層提供收費低廉的診症服務；他又曾於七層大廈開辦小學，為貧窮的兒童提供教育，同時向他們灌輸基督教的道理，而當中更有畢業生於陳牧師後來成立的福音戒毒村的開創初期參與服務工作。⁴⁹

1960年代初期，香港毒品問題漸趨嚴重，陳牧師起初服侍的美門浸信會正正位於毒品問題最嚴重的九龍城寨附近。每當陳牧師經過大井街旁的破舊石屋，都會看見屋內坐着很多骨瘦如柴的吸毒者；屋內烏煙瘴氣，惡臭難當，恍如「人間地獄」。有一次，陳牧師看見幾個放了吸毒者屍體的麻布袋被人從城寨的公廁拖出來，又有人大喊：「誰人高抬貴手，賺碗糖水錢！」接着便有人來把這些麻布袋拋到垃圾車上。看着吸毒者的屍體被人當作垃圾處理，陳牧師深感難過。此時的他便向上主禱告，希望能夠幫助這些吸毒者，並展開了他推行福音戒毒的計劃。⁵⁰

陳牧師起初並未有一個完整的計劃，只是印製一些福音單張，派給城寨裏的吸毒者，向他們傳福音。吸毒者大多都對福音態度冷淡，更常常取笑陳牧師。有一天，陳牧師遇見了一位名叫蔣偉民的吸毒者，他有很深的毒癮，卻對福音很感興趣。有一次他問道：「陳牧師，你又沒有戒毒所，如何幫助我戒毒呢？」⁵¹ 陳牧師於是萌生了成立戒毒所的念頭。根據他的自傳，陳牧師向上主祈禱，希望上主能夠為他預備一個合適的地方。幾天後，他在西貢偶然遇見一位在當地經營雜貨店的基督徒朋友。他一知道陳牧師正在尋找地方開辦戒毒所，就告知他浪茄灣有一條荒廢了的村莊，環境優美而且與外界隔絕，非常適合作為戒毒地點。陳牧師聽後便興奮地乘船前往浪茄，看看這個美麗的地方。⁵²

波濤洶湧的旅途未有消滅陳牧師的決心。經過幾次嘗試，陳牧師登上了浪茄灣。看見如此美麗的景色，陳牧師非常歡喜，認為這個地方非常適合作為戒毒村的選址，遂和浪茄村代表黃貴商議，⁵³ 並以年租一百元的價錢租下了兩間村屋。⁵⁴

「晨曦會」這個名字出於羅馬書 13 章 12 節，意指白晝即將來到，勸喻戒毒者脫去往日暗昧的行為，⁵⁵ 而這段聖經也是晨曦會的會訓。⁵⁶ 陳牧師並不使用藥物來幫助戒毒者戒毒，而是單單靠着福音的力量，使他們從根本擺脫毒品的控制。陳牧師向戒毒者傳講福音，明言吸毒是罪，勸導他們向上主認罪悔改，從此遠離毒品；每當戒毒者毒癮發作時，陳牧師就會透過禱告和唱詩等方式幫助他們捱過那段難以忍受的時間。另外，浪茄灣遍遠的地理位置亦令戒毒者難以獲得毒品，增加他們戒除毒癮的機會。⁵⁷

在開展福音戒毒工作初期，陳牧師遇到不少困難和阻礙。按 1969 年的《華僑日報》所記，陳牧師和浪茄的村民之間曾經出現有關村屋使用權的糾紛。一些已經遷離浪茄的村民，在回村掃墓時

發現他們的村屋在未得到同意的情況下被陳牧師佔用，非常不滿，便要求陳牧師遷出他們的村屋，但兩個月後發現情況依然持續，於是向西貢鄉事委員會作出投訴。委員會為此舉行了會議，並要求陳牧師於兩星期內從所佔用的村屋遷出。⁵⁸ 然而，對於陳牧師最後有否如會議所要求的那樣從村屋遷出，由於陳牧師的自傳並未有記述他和村民的糾紛，筆者亦找不到相關資料，恐怕無從稽考。

與此同時，浪茄灣由於景色優美，一直吸引着當時皇家輔助空軍的人士三五成群的到那裏度假消遣，這個情況在陳牧師成立了戒毒村依然持續。軍人們在沙灘上喧嚷嬉戲，對戒毒者構成了嚴重騷擾，令陳牧師十分煩惱。後來空軍更向當時的教區主教徐誠斌主教提出申請，希望能借用浪茄村的聖母聖誕小堂，將之作為他們的俱樂部地址。對於空軍的申請，陳牧師向教區表達了強烈的反對，他的反對亦激起了空軍的憤怒。1969年12月2日早上，一架英軍的軍用直升機在浪茄灣的沙灘上降落，驚動了陳牧師和戒毒者，致使他們趕緊跑到沙灘察看。只見皇家輔助空軍的軍人從直升機走出來，進入教堂，把裏面的聖經、書本和家具全部搬到屋外，接着用鐵鏈把教堂的門鎖上，並於門上貼上理民府的封條，禁止陳牧師和戒毒者繼續使用教堂。面對空軍無禮的挑釁，陳牧師和戒毒者都感到既害怕又憤怒。然而他們卻選擇保持冷靜，未有作出任何反抗。⁵⁹

事件於翌日成為了《德臣西報》（又名《中國郵報》，*The China Mail*）的頭條新聞，標題為「英軍空襲戒毒所」，為當時的香港社會帶來了很大震撼；相關政府部門以及不同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都向陳牧師表示關注和慰問，而時任香港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亦致電陳牧師，對他的福音戒毒事工表示支持和鼓勵。除此以外，無綫電視更多番報道戒毒村的相關新聞，亦向陳牧師作了多次的訪問。⁶⁰ 正因為空軍的逼迫，原本寂寂無名的陳牧師和他鮮為人知的

1980年10月，由宋和樂牧師創立的基督教互愛中心得到教區的批准，於1981年起連續五年免費借用浪茄的天主堂，作為建立福音戒毒村的地方；另外，政府亦以每年一元的租金把浪茄灣租予互愛中心進行福音戒毒的事工。1981年4月20日，互愛福音戒毒村正式開幕。開幕儀式由香港禁毒專員利尚志、天主教香港教區副總務長康建璋神父、香港戒毒會社會福利會總監錢明年和互愛中心董事會主席李鴻澤共同主持。⁶⁴自此，互愛中心便於浪茄灣延續了陳牧師的精神，倚靠福音的力量幫助戒毒者脫離毒癮，直至今日。

浪茄聖母聖誕小堂的聖堂建築為金字頂，主要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面為聖堂，南面則為會所，並附設閣樓，相信閣樓是昔日天主教堂神父的宿舍。現時聖堂稱作「舊教堂」，是基督教團體舉行崇拜或聚會的地方，牆上懸有十字架。而南面原為戒毒者的宿舍，現則用作會議室及辦公室，閣樓則為貯物室。另有新教堂建於山坡之上。

浪茄小堂除了見證着戒毒者的重生，更見證了天主教會與新教教會在社會服務和福音傳播上的合作。香港天主教區把小堂借予新教團體開設戒毒所，讓受毒品捆綁的人士得到幫助，同時讓大眾知道天主教會和其他派別的教會團體都同樣以基督的精神服務人群。⁶⁵

1970年代西貢墟港內有不少漁船聚集，西貢區的神父探訪水上人，如同理民官一樣了解他們的需要，並為他們向政府爭取地方建屋，讓他們上樓改善生活，於西貢市與政府協調建成漁民村，幫忙分配單位入住，神父又坐船到伯多祿村開彌撒，修女則在平日教導漁民子弟學習，該村現時仍是一條教友漁民村。范神父愛教友之情令人懷念，他的離世是教友的一大損失，亦令西貢的傳教事業一度蒙上陰影。林柏棟神父領養誼子及誼女，曾幫助他們早年的生活



今日的互愛福音戒毒村
(現已改名為「男成人訓練中心」。)

所需，就如同親生父親一樣。在林神父過身後，這些誼子及誼女亦十分懷念神父的養育之恩及他對西貢教友及非教友的無私奉獻，他們更到意大利神父的家鄉參與紀念活動。我們從他們兩位的事跡，充份了解到信仰並不單純是禮儀，故有梵二改革之後，西方傳教士在西貢推展信仰使用了不一樣的方式，與村民建立信任，亦使教外人士感受到他們的無私。此段傳教歷程亦是香港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複雜的政治環境的歷史寫照。



影星喬宏曾到浪茄分享見證。



約 1970 年代的聖母聖誕小堂

注釋

- 1 龍國全等編：《西貢崇真中小學鑽禧紀念（1924－1984）》（香港：西貢崇真學校，1984），頁99－100。
- 2 湯漢：《懷念林柏棟神父》（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0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iCZrppCvw&feature=youtu.be>（瀏覽日期：2020年6月29日）。
- 3 梁錦松編：《70－72 西貢崇真中學》（香港：西貢崇真學校，1972），頁86。
- 4 同上。
- 5 〈西貢菠蘿峯建成太平村 美總領事今主持開幕〉，《華僑日報》，1971年10月6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6 梁錦松編：《70－72 西貢崇真中學》，頁86。
- 7 〈西貢太平村互助會就職 合力改善居住環境〉，《華僑日報》，1978年9月22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8 梁錦松編：《70－72 西貢崇真中學》，頁86－87。
- 9 〈西貢太平村互助會就職 合力改善居住環境〉，《華僑日報》，1978年9月22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10 曾志康編：《社情》（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季刊），第五十二期（2016年6月），http://101.78.134.197/uploadFileMgmt/0_2016722175551.pdf
- 11 梁錦松編：《70－72 西貢崇真中學》，頁86。
- 12 同上，頁87。
- 13 「范賽亮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14 Mariagrazia Zambon, *Crimson Seeds: Eighteen PIME Martyrs* (Detroit, Mich.: PIME World Press, 1997), p. 113.
- 15 Ibid.
- 16 Ibid., pp. 113－114.
- 17 Ibid., pp. 114－115.
- 18 「范賽亮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19 Mariagrazia Zambon, *Crimson Seeds*, p. 115.
- 20 Ibid., p. 117.
- 21 Ibid., p. 116.
- 22 Ibid.
- 23 Ibid., p. 117.
- 24 Ibid., pp. 117－118.
- 25 Ibid., p. 117.
- 26 Ibid., pp. 116－117.
- 27 〈赤裸神父手脚反綁遭亂刀殺死 口腔塞毛巾 背部有刀傷 死者屍橫宿舍 浴缸水滿疑入浴前後遇害〉，《東方日報》，1974年9月30日。轉引自「范賽亮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28 同上。
- 29 “Priest found murdered in his quarter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30, 1974, as cited in “Rev. FRACCARO, Valeriano PIME”，<https://archives.catholic.org>.

- 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 (date of access: June 4, 2020).
- 30 Mariagrazia Zambon, *Crimson Seeds*, p. 119.
- 31 〈赤裸神父手脚反綁遭亂刀殺死 口腔塞毛巾 背部有刀傷 死者屍橫宿舍 浴缸水滿疑入浴前後遇害〉，《東方日報》，1974年9月30日，轉引自「范賚亮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32 “Priest found murdered in his quart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30, 1974, as cited in “Rev. FRACCARO, Valeriano PIME”, <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 (date of access: June 4, 2020).
- 33 〈赤裸神父手脚反綁遭亂刀殺死 口腔塞毛巾 背部有刀傷 死者屍橫宿舍 浴缸水滿疑入浴前後遇害〉，《東方日報》，1974年9月30日，轉引自「范賚亮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34 Mariagrazia Zambon, *Crimson Seeds*, p. 113.
- 35 〈赤裸神父手脚反綁遭亂刀殺死 口腔塞毛巾 背部有刀傷 死者屍橫宿舍 浴缸水滿疑入浴前後遇害〉，《東方日報》，1974年9月30日，轉引自「范賚亮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36 Mariagrazia Zambon, *Crimson Seeds*, p. 119.
- 37 〈范賚亮神父追思彌撒 濟利祿神父講道 范鐸為信仰受殉道榮冠〉，《公教報》，1974年10月11日，轉引自「范賚亮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V-Fraccaro.htm>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38 龍國全等編：《西貢崇真中小學鑽禧紀念（1924-1984）》（香港：西貢崇真學校，1984），頁100。
- 39 〈萬宜水庫啓用 港督主持揭幕〉，《華僑日報》，1978年11月28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8日)。
- 40 〈萬宜水庫影響各村安置解決 開始遷村民〉，《華僑日報》，1972年10月4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8日)。
- 41 〈現日供水充足 萬宜水庫正從各方面着手進行〉，《華僑日報》，1972年11月6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8日)。
- 42 〈西貢沙咀村居民阻止興建萬宜水庫工程 宣稱因未獲得合理補償〉，《工商日報》，1972年12月9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43 〈萬宜水庫建設艱鉅 遷徙村民已獲協議〉，《華僑日報》，1974年10月23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44 李屋人家有四十一家，有宗祠和家祠各一間。鄒屋有二十三家，有宗祠和家祠各一間。陳姓有兩家，有宗祠一間。萬姓人家數目不詳，有宗祠和家祠各一間。
- 45 〈因建萬宜水庫遷建七間祠堂共費百餘萬 全由當局負責官紳剪綵開光〉，《華僑日報》，1974年12月18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46 同上。
- 47 同上。
- 48 其實陳牧師並不是在香港使用福音戒毒的第一人。早在1956年，挪威信義差會的鄭錫安牧師（A. Espegren）已經在調景嶺創辦了香港第一間福音戒毒所，依靠教導聖經和詩歌來幫助戒毒者戒毒，同時提供方中藥幫助戒毒者脫癮，亦曾使用腳鐐防止戒毒者逃走。資料出自陳瑞璋、張大衛、林希聖、邵日坪：〈福音戒毒在香港〉，明愛樂協會，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906051046/https://www.caritaslokheepclub.org.hk/7-2-1.html> (瀏覽日期：2020年6月5日)。
- 49 〈晨曦會歷史〉，香港晨曦會，https://opdawn.org.hk/zh_hk/our_history/ (瀏覽日期：2020年6月5日)。
- 50 同上。
- 51 同上。
- 52 同上。
- 53 根據陳牧師所記，黃貴是他當時在浪茄村內找到的唯一一個村民。
- 54 〈晨曦會歷史〉，香港晨曦會，https://opdawn.org.hk/zh_hk/our_history/ (瀏覽日期：2020年6月5日)。
- 55 陳保羅著：《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裏？》(香港：香港晨曦會，2008)，頁18。
- 56 同上，頁2。
- 57 同上，頁15-16。
- 58 會議由鄉事委員會主席李潤壽主持，而參與會議的則包括浪茄村代表黃貴、沙咀村代表鄧生以及事件的相關村民。按村代表黃貴所說，陳牧師的確透過正式的途徑向他租借了兩間村屋，但他在租借的時候聲稱是用作興建農場之用，並未有言明是用作成立福音戒毒村。然而根據租約，該兩間村屋被租予陳牧師，為期三年，由一九六八年起至一九七一年為止。因此，村民無法要求陳牧師就此離開浪茄村，而只能要求他停止佔用他們的村屋。資料出自〈西貢浪茄村有村屋糾紛 村民投訴鄉事會昨調處〉，《華僑日報》，1969年12月11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59 〈晨曦會歷史〉，香港晨曦會，https://opdawn.org.hk/zh_hk/our_history/ (瀏覽日期：2020年6月5日)。
- 60 同上。
- 61 〈浪茄健康村戒毒會昨獲嘉道理農業會贈款〉，《華僑日報》，1970年10月20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62 〈浪茄戒毒所獲嘉道理會贈三頭乳牛〉，《華僑日報》，1971年4月25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63 〈浪茄福音戒毒中心獲九龍聯青社贈款〉，《華僑日報》，1971年5月13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64 〈浪茄灣戒毒村周一揭幕啓用 利尚志錢明年主持儀式〉，《華僑日報》，1981年4月17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 (瀏覽日期：2020年6月4日)。
- 65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大公主義》法令〉：「全體基督徒之間的合作，生動地顯示出他們已有的聯繫，也更明顯地揭露出基督為僕人的面目……藉着這樣的合作，全體信仰基督的人，能彼此更深切的互相了解與互相尊重，並為基督徒的合一鋪路。」，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unitatis-redintegratio_zh-t.pdf (瀏覽日期：2020年6月5日)。

第七章

朝聖與保育時期

1841
1874
1931
1945
1969
1981
2000

1981年西貢聖心堂慶祝百周年紀念，並首次以堂區名義撰寫有關西貢傳教士事跡的歷史，出版書冊及整理歷史照片，包括有關范神父及林神父的軼事，例如他們探訪漁民、與政府打交道、與鄉事會聯繫等，均是堂區以外的點滴，讓人懷緬昔日的傳教事跡之餘，亦希望將傳教心火延續下去。

除了1980年代初有個別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的神父到某些小堂舉行特別彌撒外，其餘大部分時間西貢半島歷史小堂被棄置。公教童軍受教區委託，管理位於北潭涌、黃毛應及白沙澳的小堂，作童軍訓練或度假營地用途，直至1990年代末，亦有個別熱心教友、村民或神父託管，將昔日的神聖之所更新用途，成為朝聖及靈修聚會之所。到了千禧年代，鹽田梓聖若瑟堂重修，再次喚起教友對歷史小堂的興趣，有個別堂區善會開始組織朝聖團到訪小堂，重拾傳教士的足跡，細味鄉村生活點滴。

1980年代是香港前途問題的肇始，至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式協議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加上隨着市區的建設和交通愈趨發達和便利，以及香港工業發展日趨蓬勃，愈來愈多村民選擇移居外地或市區以謀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質素，致使新界的村民人口愈見疏落。過去曾經繁盛一時的鄉村現今已經人去樓空，昔日「香火鼎盛」的神聖之所現在亦變得雜草叢

生，無人問津。不過，當中也有一些荒廢了的小堂在熱心教友的支持和推動下得以進行復修工程，並且再次投入使用。

公教童軍與聖堂復修

自 1970 年代初，一隊公教童軍在隊長的帶領下，於西貢尋找露營的地方，其間無意發現了一些荒廢了的小堂。他們看見這些小堂因為無人打理而變得野草蔓生，感到非常可惜。1974 年的復活節，公教童軍協會邀請了范賚亮神父主持靈修聚會。范神父在講道中搖頭嘆息，感嘆有許多位於鄉村的聖堂都非常需要進行維修和翻新工作，卻沒有人正視這個問題和採取行動。本來就對西貢的廢棄小堂感到可惜的公教童軍，在聽到范神父的嘆息後展開了商討，嘗試制定一些復修和活化這些廢棄小堂的計劃。公教童軍協會於 1974 年上書香港天主教教區總務處，建議重修這些荒廢了的小堂，並於未來撥作教區內的其他用途，例如童軍營地和靜修院等。最後，他們的提議獲得教區的接納，三間荒廢小堂亦先後完成復修工程，並改用作公教童軍訓練中心，它們分別是黃毛應玫瑰小堂、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和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¹

黃毛應玫瑰小堂

自 1960 年代開始，不少黃毛應的教徒已經移居英國，餘下的則大多前往西貢聖心堂參與彌撒，到玫瑰小堂參與彌撒的教友愈來愈少。1971 年至 1974 年間，班嘉理（班嘉禮）神父（Rev. Michele Pagani, PIME, 1920–2012）和一些主教座堂的輔祭每逢主日都會到黃毛應舉行彌撒。²由於日久失修，小堂的屋頂出現破損，但並未有即時進行修補；神父此時仍會在經已破損的小堂或是更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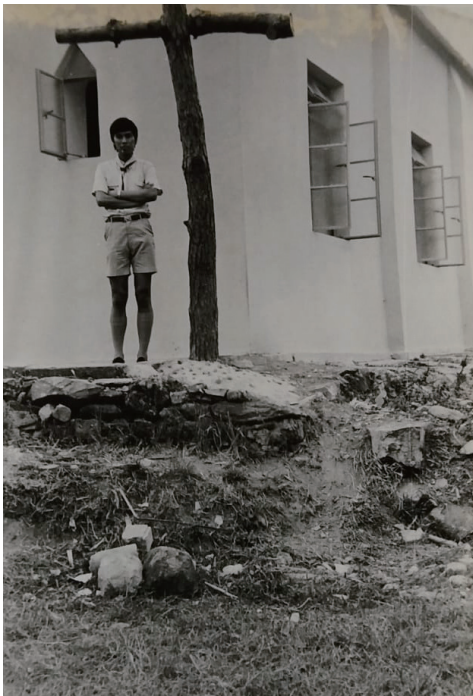


公教童軍在黃毛應小堂內舉行活動的情況。(圖片來源：李偉光)

為村民舉行彌撒。到了 1970 年代末，村內大部分的教徒都已經遷出，小堂亦因此荒廢。

後來，在教區的批准和支持下，黃大仙聖雲先堂的童軍領袖決定自掏腰包，捐款為小堂進行修葺，並於 1976 年展開工程。翌年，小堂重修完畢，成為了黃大仙童軍 117 旅的活動和訓練中心。³ 中心的開幕禮由負責公教童軍的林焯焯副主教主持，而兩名來自黃大仙聖雲先堂和西貢聖心堂的神父以及黃毛應村代表亦共同主持。

1983 年，小堂成為了公教童軍協會的先鋒工程中心，並得到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撥款，購置長竹和繩索等先鋒工程用品，供童軍製作馬騮橋、瞭望台和空中走廊等設施。2001 年，聖雲先小堂的童軍又再次出資修葺破舊的小堂。不過，由於黃毛應活動中心的位置比較鄰近民居，童軍協會自千禧年起已較少於該處舉行活動。⁴



童軍 117 旅領袖李偉光於小堂前留影。
(圖片來源：李偉光)



現時黃毛應玫瑰小堂內部
(圖片來源：李偉光)。



今日的玫瑰小堂正門

2013年，古物諮詢委員會將玫瑰小堂列為第二級歷史建築，肯定了它的歷史價值。到了2019年，公教童軍協會把玫瑰小堂重新交還給教區管理。「古道行」工作小組現正計劃把復歸空置的玫瑰小堂用來成立一所以西貢小堂歷史為主題的紀念館，向廣大市民推廣天主教信仰和客家文化。

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

另一間在1980年代初由公教軍管理的是聖母七苦小堂。回顧1950年代，由於灰磚窯於日佔時期受到破壞，加上青洲英坭有限公司成立⁵及製磚技術的進步，位於西貢北潭涌的上窯因燒窯業逐漸式微，村民無法以此為生，故紛紛前往九龍市區或香港島打工或移民外國，僅餘少數村民留下。神父每年到訪幾次，向這些村民傳道解惑，施行聖事。據村長所述，在舉行彌撒前一晚，神父會到上窯村留宿，以便在次日早上主持彌撒。1960年代以前，「六鄉」村民若要外出，可選擇經「榕北走廊」（即榕樹澳至北潭涌之古道）到企嶺下海，再乘船至大埔，或者在上窯附近的小碼頭乘搭木船至西貢墟。據北潭涌村長憶述，其家族曾於「榕北走廊」要衝建青磚房子，它坐落於繁茂的樹林中，除了用作居住，亦經營雜貨店和開辦村塾。房子起居室裏闢了一條有蓋長廊，作為西貢各鄉村民通過及前往「榕北走廊」的公用通道，村民也會在這個通道避雨、歇息和聊天，故被稱為「過路廊」。⁶

1970年代，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已逐漸不舉行彌撒。1979年，教區撥款給公教童軍修葺小堂，使已荒廢的小堂還原為原本融合客家和西式建築的風格。小堂後來用作童軍的水上活動中心，以另一身份繼續服務社區。

與白沙澳類似，在上窯，天主教信仰與客家村落生活相遇並

互相融合。建築上，天主教小堂藏身於曾被用作普通民居的客家房舍，因此其外貌無異於一般客家村屋。位處海邊的聖母七苦小堂建於高台之上，以防潮漲水淹，反映客家人因應地理形勢的建築智慧。小堂也是保留客家村屋結構，並改建成教堂的建築。除了客家的硬山式瓦頂外，小堂正門屋頂的門額既有西班牙的建築風格，也與客家門樓的屋頂相似，均有三個橫向長方形的門額，只是中間的部分稍為凸出，不像客家門樓般完全高於兩側。小堂門前的一坪空地曾作為客家人的曬場，加上小堂門額和內部的西式裝飾，形成特有的中西融合的建築風格。

除了建築風格，真正能顯示小堂與村民連成一體的例子就是上窰村民的文化及精神生活。當北潭涌黃泥洲和上窰的村民表示願意信教



1990年代上窰村一座客家村舍已改成民俗館。(圖片來源：阮志偉)



今天聖母七苦小堂外聖母像



從高空俯瞰今天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



今天聖母七苦小堂內部的十字聖架及聖母像。

的時候，他們就要放棄過去所信奉的傳統宗教信仰和參加傳教宗教的儀式，例如放棄拜祖先、大王爺、伯公等神祇。據黃麴地的年長村民憶述，北潭涌每年慶祝兩次大王誕，六鄉每條村落會派一名村民負責主持大王誕各項儀式。由於上窰村的父老是基督徒，他們沒有參與這個儀式。與此同時，他們也保留了傳統婚嫁習俗如哭嫁、迎娶等，男家會舞麒麟、抬花轎去迎接新娘。在壽宴和婚宴時，他們又會大排筵席三日三夜，一起吃「六大簋」。另一方面，天主教的神父進行儀式時也會加入一些中式傳統，如在清明節來聖堂主持彌撒，用松、柏枝在聖堂四處撒水等。這些都反映了中國傳統和西方天主教之間以折衷的方式共存，形成客家人獨特的社群文化。

在上窰村內，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把一座客家村舍闢作上窰民俗文物館，當中陳列各種耕種工具及農村家具，希望向公眾呈現客家農村生活。此建築已被列為古蹟，證明上窰村的歷史悠久。不過，博物館未能充分展示古村的面貌：該村曾經全民皈依天主教，若要了解上窰，研究其信仰生活與農耕活動同等重要。距離博物館不遠處的聖母七苦小堂揭視此段鮮為人知的往事，豐富這條客家村落的歷史。

繼黃毛應玫瑰小堂完成復修，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亦於 1979 年獲得教區撥款進行修葺，並於工程完成後交由公教童軍協會管理，用作建立水上活動中心；翌年更獲政府戴麟趾基金資助，添置船隻、獨木舟和機動艇等設備。⁷

現時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除了是公教童軍的水上活動中心，也是供教友朝聖和公眾郊遊的地點。與此同時，公眾亦能到小堂附近的上窰民俗文物館和灰窰參觀，認識客家人的建築風格和生活方式，以及當年天主教傳入北潭涌的歷史。2021 年 9 月，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將聖母七苦小堂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

位於西貢半島北部的沙澳村的聖母無玷之心小堂是香港初期天主教在西貢的傳教見證。除了反映新界租借前西貢鄉村的鄉村布局層面造成可見的改變，白沙澳亦是一條相當重要的教友村，客家人放棄其傳統祭祖習俗及其他民間信仰，以教堂取代祠堂，肩負起鄉村社會功能。

在 1980 年代前，由西貢往海下的公路（今海下路）尚未建成。白沙澳的對外交通須經山路小徑到荔枝莊，再從水路經赤門海峽及吐露港到大埔墟。由於昔日村落的對外交通依賴吐露港及赤門海峽的小輪往來大埔墟，所以依香港政府行政區來劃分，該村劃歸大埔區，屬大埔區西貢北約的一條鄉村。於 1980 年至 1998 年，白沙澳小堂仍屬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白沙澳村有河溪相畔，河溪流入海下灣，村前北面低地為農耕地；其旁河溪有利耕作灌溉，村的東、西及南方有山嶺作屏障，是個務農的好地方。1980 年，白沙澳村經已變得十室九空，全村人口只剩下約五十人，村中的十七座房舍只有幾幢仍然有人居住。⁸

白沙澳的聖母無玷之心小堂於 1970 年代已經停止使用，沒有再舉行主日彌撒。⁹ 因此，小堂的內部佈置未有隨同「梵二」的禮儀改革作出改變，昔日的傳統風格亦得以保留下來。¹⁰

1980 年，香港教區應允撥款修葺白沙澳的聖母無玷之心小堂，耗資約十八萬港元。聖堂完成修葺後隨即於 1982 年 3 月交由



1970 年代的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圖片來源：李偉光）



現今的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圖片來源：阮志偉）

公教童軍協會管理，並於同年 7 月 1 日進行揭幕禮。小堂本來面積為六百三十八平方米，於重修改建後被劃為小聖堂、宿舍、廚房、洗手間和浴室。另外，小堂亦跟先前兩間被改作童軍活動中心的小堂一樣，獲得戴麟趾基金撥款購置露營器具。¹¹ 活動中心分別可用作舉行露營、度假、避靜、大自然祈禱等活動，同時亦會為各男女童軍、堂區、善會以及大眾安排朝聖遠足旅行，帶領他們參觀西貢的地區小堂。¹²

2016 年 3 月 13 日，公教童軍協會於小堂舉行彌撒，慶祝白沙澳堂建堂 135 周年。彌撒由陳日君樞機主持，而昔日於西貢主導福傳工作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當中亦有神父前來共祭。雖然當日天氣非常寒冷，但參加彌撒的人數多達三百人，當中包括數十位東九龍區的童軍。由於小堂座位不敷使用，一些教友甚至需要在小堂外的草地參與彌撒，足見他們對宗教的熱忱。彌撒結束後，公教童軍協會於小堂外的聖母岩前種植了一棵橄欖樹，作為對白沙澳傳教先賢的紀念，同時亦寓意協會願意效法傳教士的言行，向人們伸出橄欖枝，歡迎他們到白沙澳小堂祈禱和朝聖。

就是這樣，本來看似已經進入風燭殘年的三間小堂，因為朝氣勃勃的公教童軍又再次變得充滿活力。在童軍和教區的努力下，三間歷史猶久的小堂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直至今日。

小堂更新：從天主教學校、營地到朝聖地

在西貢半島的其他小堂，例如深涌的三王來朝小堂、赤徑的聖家小堂以及大浪的聖母無原罪小堂，亦因為大部分天主教教友已移居市區或外地而變得日漸荒廢，而服務該區的神父只會不定時到訪這些小堂及探訪。

1962 年至 1987 年期間，擔任 1922 年建立、1961 年重建的



1960年代《香港天主教手冊》內所載大埔墟聖母無玷之心堂所轄小堂。

大埔墟聖母無玷之心堂（當時又名大埔墟天主堂）主任司鐸的桑得嵐神父（Rev. Narciso Santinon, 1916–1995, PIME）負責管理現在已停用的「樟上村天主堂」、「高流灣天主堂」、小塘新村「聖母諸寵中保小堂」及平洲大塘村「耶穌聖心小堂」四間在西貢北約的小堂，¹³ 因此桑神父亦曾到訪這些小堂。根據前嶂上彌撒中心教友的憶述，當時桑得嵐神父從深涌碼頭上岸後，先到訪深涌村，然後經榕樹澳村步行俗稱「天梯」的登山石級到達位於山上高原的嶂上，他攜帶的皮篋內裏盛載的就是開彌撒用的禮儀用品及祭衣。¹⁴ 據村民說，到了1970年代，雖然嶂上的教友只餘下數位，然而神父仍堅持每周來嶂上一次主持彌撒，及與他們一起吃飯，令他們十分感動。

至於位於赤徑的聖家小堂，1959年的教友約有248位。直到1960年代，村內仍然有許多居民，在新年時仍可見家家戶戶貼上門聯，內容都與天主教教義和聖經章節有關。鑑於人口日增，適齡

兒童較多，但村內並無村校設立，只在小堂神父樓開辦的小學學位有限，故堂區特向大埔理民府申請在小堂鄰近的山坡撥地二萬二千多方呎，以擴建四間新課室及一個小型運動場。¹⁵ 學校名為「銘新學校」，該校校舍原是神父宿舍下層的一間房，旁邊有乒乓球室、廚房（飯堂）。赤徑村有原居民。銘新的校長本是族人，他退休後由一位外來的教師胡振海擔任，¹⁶ 胡振海與村民子弟均打成一片，一起耕田、聊天、玩耍及生活，但他對學生亦有要求，每個學期要背誦五首唐詩，到六年班畢業時便要懂得背六十首，如果背不到，不會容許畢業及獲發證書。當時村內仍未有電力及自來水供應，故這位老師兼校長也要上山擔柴及取水。但學生知道他沒柴用，亦會上山幫忙，以及割菜給他吃。村民有時更叫他去他們家裏用大木桶加上熱水沖涼。即使在「六七暴動」其間，他們的師生關係未有受到大影響：

暴動嘅時候呢，成條村都貼滿大字報。（村民）全部都信天主教，但係百分之九十九都係有左派思想嘅，擁護共產黨嘍，有擁護香港政府嘍。大字報個內容咪英國帝國主義呀，半殖民地呀咁。我間學校喺個山嚟度，但係我學校教堂冇貼大字報。我諗住一返到學校，梗係貼滿晒嘍啦，佢貼到路口就唔貼喇，上面就屬教會嘅範圍，個地都係教會嘅。

咁我就覺得奇咁，點解上面靜英英又乜都有貼？佢個個村長呢都好講道理嘅。

然而到了 1990 年代，整條赤徑村的村民幾乎都已遷離，村內只餘下三個村民，小堂亦隨着村落日漸人煙稀少而變得荒廢。¹⁷ 到了 20 世紀末，小堂不僅猴子頻繁出沒，也因非法入境者問題而遭到破壞，部分屋頂倒塌。2001 年 5 月，由大浪村居民陳國安負責

維修小堂，維修費為 88,000 元。¹⁸

至於大浪的聖母無原罪小堂，亦隨着村民的搬離而使小堂停用及逐漸荒廢。¹⁹ 大浪灣自 1950 年代，人口最盛有六七百人，由劉榮耀神父及曾子光神父負責大浪堂區，初時劉神父在赤徑的聖家小堂的神父樓住宿，後來劉神父被調回，由曾子光神父擔任本堂，他當時亦住在赤徑小堂的神父樓，有時亦會到大浪住在教友預備的宿舍。²⁰ 1979 年超強颱風「荷貝」襲港，令小堂的鐘樓塌陷，前村長曾在英國向移居當地的大浪村村民籌款，可惜不夠應付重建的費用，教區結果答應支付修建部分的款項，當年因為鐘樓已日久失修而拆卸。

至 1981 年，胡振中主教親臨大浪主持小堂的重修開幕禮，鑑於當時天主教青年亟需一個戶外活動場所，故建議當時由大埔助理司鐸溫以政神父將已荒廢的鄉村聖堂改為營地。²¹ 當中大浪、赤徑、深涌等小堂及附設的學校舊址被改為天主教營地，而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附設的崇明學校則名為「天主教會所」。當地於 1996 年減少至不足十四人居住，幸得溫神父受胡振中主教委託，每星期至



大浪村門戶上的新春對聯，反映信仰與中國傳統的融合。



蛋家灣崇明學校仍有「天主教會所」牌匾。

少一至二次前往這些偏遠的小堂，前去大浪、赤徑、蛋家灣、東平洲、荔枝莊及深涌等地，將其活化為天主教營地，令這些古老小堂能夠更新為教友一起祈禱、靈修及避靜的好去處。²² 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時代，溫神父的熱心確實難能可貴，而且這份熱誠更感染身邊很多的教友，甚至非教友。

1997年時已退休、住在大浪村的居民陳國安，曾經常見到負責管理這些小堂的溫以政神父，每周均從大埔滘乘小輪到達赤徑，並擔負着物資上山，走約四十五分鐘才能越過大浪坳到達大浪村。陳國安憶述：「他（溫神父）時常在小堂清理雜草，又與教友抬着三匹冷氣機上山。村民與溫神父關係良好，時常為神父煮食，但神父飯後堅持付膳食費，不肯讓村民花費。」陳國安深受溫神父的認真態度感動，因此當某天他途經鄰近的赤徑聖家小堂時，見小堂正門已被風吹毀，他不忍小堂就此被破壞下去，故就算自己並非教友，仍在得到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的允許下，自費修復小堂。憑着他退休前從事電機工程時所獲得的知識，他只用了七十天便將聖家小堂



赤徑聖家小堂仍可見「天主教營地」的牌匾。

的損毀部分修復妥當，其後溫神父邀請他繼續保養小堂，他便由大浪搬入赤徑聖家小堂的神父樓居住，至今已十多年。

雖然陳國安一直相信要待完全領悟天主的恩澤才會接受洗禮，但他在神父的帶領下，其實與一位已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徒無異。三年前，他無意走進九龍灣聖若瑟堂，遇見多年不見的溫神父是該堂的主任司鐸，自此他每個主日均會遠道從赤徑來到九龍灣參與感恩祭，其後更加入了歌詠團，成為讚頌天主的一員。²³

溫神父接掌大浪堂區的這些古老小堂，漸漸將它們發展為教友退省的營地後，很大程度上令小堂免被當局以空置為由收回土地，小堂遂得以在神父及教友的努力下，成為更多人的朝聖景點。雖然溫以政神父在 1997 年調離大埔堂區到九龍灣聖若瑟堂，但到偏遠小堂服務及避靜的傳統仍然在延續下去。2010 年前後，歐陽輝神父任大埔堂區主任司鐸，每年農曆年初三均會帶同一班教友到大浪開彌撒，讓更多教友認識這些小堂。於 2008 年出任大埔堂區助理司鐸一職的潘子光神父（Rev. Raja Duggimpudi, PIME），亦有帶領教友到北潭坳行山到赤徑及大浪兩間小堂朝聖，並且探訪陳國安及村民，清理野草及清潔小堂等。²⁴ 大浪村的村民現時亦在村口介紹大浪村的歷史及小堂的導賞圖，讓遊客更能了解村落與信仰的關係。

至於在西貢海沿岸的小堂，包括沙咀（已沉在水底）、西灣及浪茄，昔日神父前往這些小堂主要是以步行及坐船的方法，其中在萬宜水庫未興建前，往西灣及浪茄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先坐船到水徑碼頭，然後上岸步行往沙咀、西灣及浪茄（由於風浪太大，鮮有坐船直到西灣及浪茄村）。1970 年代，隨着萬宜水庫的興建，有道路通往萬宜灣（前稱爛泥灣），進出西灣的交通較以往便利。但由於官門水道已建成萬宜水庫，原通往浪茄及西灣的水路被阻斷，社會及鄉村生活開始轉型。到 1970 年代後期，隨着英國計劃收緊移民法例，新界原居民大量移居英國。很多西灣村民為謀生計遷移到英

國，令村民人口亦愈來愈少，只剩下少數女性村民留守，村落因而逐漸荒廢。

由於教友數目漸少，神父也開始減少到西灣。到了 1980 年代末，村民人數已不多於十人，學生也只剩下兩個，然而西貢聖心堂



昔日的大浪育英學校。白英奇主教於 1960 年到西貢牧訪其間祝聖剛完成重建工程。



教友贈送自製鹹魚予白英奇主教。
(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2018 年，教友跟隨潘子光神父到訪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朝聖。

的本堂神父仍堅持每月前往西灣主持一次彌撒及探望村民。1990年，小堂易名為海星彌撒中心，據西貢堂區的教友所述，雖然自此之後未有定期彌撒，1997年前胡永文神父每年亦會帶同一班輔祭前往西灣打理聖堂。

聖若瑟堂的復修：啟動西貢小堂的保育之路

跟其他西貢的村落一樣，鹽田梓的村民於1960年代開始逐漸遷到市區居住又或是移民英國，島上人口日漸下降。1997年，最後一戶居民從島上遷出，鹽田梓亦正式成為了一條荒廢的村落。經過十多年的荒廢，村民昔日所居住的地方經已變得草木叢生，很多原本的道路亦長滿了雜草。²⁵

即使島上早已無人居住，但鹽田梓村村長陳忠賢幾乎每天早上都會從西貢坐船到鹽田梓，清理道路和修補破爛的村屋，希望這個美麗的生活環境得以保存下去，不致徹底成為一個廢墟。²⁶單靠他一个人的努力或許不會有太大的作用，但事情就是如此奇妙：島上的核心建築——聖若瑟堂使這個荒廢了的小島再次變得活潑起來。

聖若瑟堂復修工程

鹽田梓雖然在1980年代已成為一條荒廢的村落，但每逢到了聖若瑟堂的主保瞻禮，即大聖若瑟的瞻禮，移居城市甚至是移民英國的村民都會回到這個小島，共同慶祝這個一年一度的重要慶典。²⁷

不過，由於長期缺乏維修和打理，聖堂逐漸變得殘破不堪。聖堂的玻璃窗全部已然破碎，牆壁出現剝落甚至滲水，而屋頂更是破落至可以透光，並且雜草叢生。基於安全考慮，西貢堂區的神父於2003年提議取消聖若瑟堂每年一度的彌撒，改為在西貢的聖堂舉

行。然而，這個建議引起了村民的不滿。村長陳忠賢致函當時的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樞機，表示反對停止在鹽田梓舉行彌撒。有見及此，胡樞機委派作為鹽田梓村民的陳志明神父（當時為香港教區副主教）處理這個問題。陳神父提議由他負責為村民舉行彌撒，但前提是必須先把聖堂復修好，才能確保眾人的安全；此時剛好又有一位熱心教友向教區捐出了一筆款項，可以作為復修工程的資金。因此，聖若瑟堂的復修工作於 2003 年底正式展開了。當時負責教區建築發展事務的建築師鄺心怡被陳日君樞機委派擔任這項工程的主管。²⁸

由於沒有聖堂的圖則，對於一些建築細節，建築師只能夠根據推測進行復修，盡可能恢復聖堂原來的面貌。經過了團隊的一番努力，復修工程順利於 2004 年 5 月按時完成，鹽田梓的村民得以在復修完畢的聖堂內如期慶祝當年的主保瞻禮。²⁹

殘破的聖堂經過復修後變得煥然一新，更於 2005 年榮獲聯合國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優良獎，獲得了國際權威的肯定，亦吸引了更多遊客前往鹽田梓參觀和朝聖。³⁰ 這次復修工程對鹽田梓這個西貢的離岸村落來說確實別具意義，同時亦是香港聖堂保育之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然而，聖堂復修工程的完結並不標誌着保育工程的結束。對教會和村民來說，眼前仍然有問題需要他們思考和解決：復修好的聖堂需要有人定期維護和打理，但在這個荒廢的小島上由誰來承擔這項工作呢？另外，既然島上無人居住，那麼聖堂只在聖若瑟瞻禮時才使用豈不是十分可惜嗎？這些問題促使村民對鹽田梓這個小島的現況進行更多反思，同時亦逐漸開始探索更多的可能。

由陳神父擔任會議召集人的鹽田梓大聖若瑟小堂發展聯席議會每隔三個月就會在西貢聖心堂聚會一次，討論有關鹽田梓的工作和發展事宜。起初大家關注的都只是聖若瑟堂的復修工作，後來逐漸衍生了保育和活化鹽田梓的計劃。議會將鹽田梓的保育計劃制定為

四個方向，即宗教、環境、文化和旅遊四方面，並根據這四個向度思考保育鹽田梓的各種可能性。³¹

鹽光保育中心與鹽田保育

由於聖若瑟堂於得獎後吸引了更多人前來參觀和朝聖，村委會在接待遊客方面逐漸感到壓力，同時亦有感難以獨自承擔文化復修方面的工作，遂於 2005 年開始籌組一個基金，希望更有組織地處理遊客事務以及往後的保育工作。然而，因為村委會並非正式的法人團體，所以他們有需要成立一個獨立的法定組織。他們於 2010 年向政府提出申請，並於翌年取得慈善機構的資格，成為一間註冊的非牟利有限公司。這個新成立的機構改名為「鹽光保育中心」，並由鹽田梓村村委會秘書陳子良擔任中心的董事會主席，負責帶領一眾成員推動鹽田梓的保育工作。「鹽光」這個名字一方面凸顯了其作為鹽田梓保育組織的身分，同時亦反映了鹽田梓村民的共同信仰，表達他們對基督召叫的回應以及成為「地上的鹽，世上的光」的願景。³²

鹽田梓，顧名思義，就是一個產鹽的鄉村。對鹽田梓來說，鹽的生產可以說是其獨特標記。然而，原來的鹽田早在 20 世紀初便已經荒廢，於戰後便再沒有產鹽了。現今的村民從未看過昔日的鹽田，亦不知道他們祖先曬鹽的方法。³³ 陳子良認為，要保育鹽田梓，首要的任務就是令這個村落再次成為一個產鹽的地方，重新散發出昔日的「鹽味」。³⁴ 因此，鹽光保育中心成立後的首個工作就是對荒廢多年的鹽田進行復修工程。

2011 年 11 月，陳子良和鹽田工程義務顧問林社鈴帶領一眾有意參與鹽田復修工程的建築承辦商前往鹽田梓進行投標前的實地考察，向他們講解計劃的內容。起初，工作小組只有由熱心人士捐出的三百萬作為工程的經費，但投標的價格卻超出了他們的預計，竟

高達二千三百萬至二億港元。這個龐大的數字使得工作小組需要重新制定計劃的內容和規模，務求得出一個成本較低的復修方案。另外，本來由村民作主導的工作小組由於缺乏經驗和專業意見，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遇上了不少棘手的問題，因而需要教區協助統籌並提供支援。³⁵

在專家和義工們的協助下，鹽田復修計劃於2012年8月準備重新啟動。昔日一手策劃聖若瑟堂復修的建築師鄭心怡獲邀擔任這次復修計劃的顧問，全權監督工程的進行。基於財政考慮，會議決定工程分期進行，希望工程的初步成果可以鼓勵人們作進一步的捐款，最後使整個復修計劃得以完成。同年11月，鄭心怡帶領有意投標的承建商視察環境，繼而進行招標工作。³⁶ 2013年3月，鹽田工程動土禮正式舉行，籌備多時的復修工程終於得以展開。³⁷

為了能夠更清楚製鹽的過程以及制訂復修工程的細節，工程團隊於2013年4月前往廣東汕尾的鹽場進行實地考察，參考他們的製鹽方法。³⁸ 對復修團隊來說，控制工程開支固然是首要考慮，但對紅樹林和周遭小動物的保護亦是一個重要考量。在制訂計劃細節其間，團隊盡量保留工地原有的生態環境，務求在功能和環保兩者之間取得平衡。³⁹ 另外，鹽田梓的地理環境亦增加了工程的難度：所有建造器械和材料都需要用船運往島上，而工程團隊亦需要先清除一些樹木，並開闢出一條通道方能展開工程。⁴⁰

由於工程期間正值夏季，連場的大雨使得工人難以施工。工程進度雖然因此一再受到拖延，但在團隊的努力趕工下，復修工程最終得以於2014年4月完成，並進入驗收程序。同年的5月4日，即大聖若瑟的主保瞻禮，陳神父於彌撒前為剛剛復修完畢的鹽田舉行祝福禮，欣慰地向一眾村民和教友展示復修團隊連月來的工作成果。⁴¹

2014年5月，鹽田正式開始營運，並於半年後成功產出第一批鹽。2015年9月，鹽田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亞太區文化遺產保

護卓越項目獎。⁴²直到現在，鹽田依然有舉辦產鹽工作坊，讓公眾可以認識產鹽的過程，同時亦可一嘗製鹽的滋味。不過，基於安全考慮，所有於鹽田生產的鹽都不會用於烹調，只會當作紀念品出售。⁴³

聖福若瑟神父成聖之路

「聖福若瑟神父成聖之路」是另一個由教會主力統籌的靈修項目，旨在紀念曾於鹽田梓逗留傳教的聖人福若瑟神父，並鼓勵教友效法他不畏艱苦和無私奉獻的榜樣。

緊隨着鹽田復修工程進入最後階段，成聖之路的建造工程亦開始進行，而負責鹽田工程的承建商亦同時承接了這項工程。⁴⁴工程團隊對鹽田梓的舊聖堂遺址（同時亦是福若瑟昔日於鹽田梓的故居）進行了清理和復修，盡可能保持建築的原本面貌。設計師於遺址的石壁上裝上由鋼鐵造成的十字架，並於旁邊豎立了一座由青斗石雕成的聖福若瑟像，供朝聖者瞻仰。另外，從入口通往舊聖堂遺址的路上亦設立了記述福若瑟神父生平的展覽板，其中講述了聖人在傳教旅途上所遇到的困難，以及他對天主一次又一次的奉獻：朝聖者能夠於路上回顧聖人的一生，同時亦彷彿在跟隨他走上這條通往天主的道路。

作為一位由奧地利橫渡遠洋來華傳教的傳教士，福神父相信愛能夠克服語言的障礙，感動別人的心靈。因着這份對天主和中國人的愛，他在中國不辭勞苦地傳教和服務，最後因為感染傷寒病逝。

成聖之路工程的小插曲：漢代陶片的出土

在成聖之路工程進行期間，有一隊由香港考古學會資助的考古工作人員進入了工地，於舊聖堂遺址展開了發掘工作。事實上，他



復修後的鹽田梓聖若瑟堂（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鹽田梓舊村屋

們的目的只是想確認島上是否存在史前的人類遺址，與成聖之路的工程並無關係。⁴⁵

經過接近一個月的發掘，考古團隊雖然沒有特別發現，但卻意外地發掘了一些漢代的陶器碎片，足以證明早於漢代時期經已有人於鹽田梓居住和生活。另外，考古團隊得知成聖之路的計劃後亦主動幫助發掘，想要考查是否有直接的證據支持這處地方就是昔日舊聖堂的遺址。雖然考古團隊最後未能找到明確的證據證明這廢棄建築就是舊聖堂的遺址，然而在他們的幫助下，建築的地基和面積範圍已經清楚顯露出來，為成聖之路的工程團隊帶來了很大的方便。⁴⁶

靈修之家

「靈修之家」是一項由陳志明神父和他的兄弟姊妹出資和籌劃的工程。陳氏一家合力復修島上一間破舊的村屋，並把它佈置成一間供人靈修和祈禱的房舍。⁴⁷

靈修之家內的家具全都是陳神父的哥哥陳敬明從市區運來，並且用雙手一件一件搬進去。雖然佈置工程因為連日大雨而受到影響，但陳敬明還是把握時間，最後趕及在大聖若瑟瞻禮前完成佈置。⁴⁸ 2013年5月5日，陳神父在主持聖若瑟堂主保瞻禮彌撒前為靈修之家舉行了祝福禮，標誌着它的正式啟用。⁴⁹

陳神父表示，共同分享天主教信仰和靈修的文化，是鹽田梓這條村落的重要特色。倘若沒有了靈修的文化，鹽田梓也就跟其他村落沒甚麼分別。聖堂固然是祈禱和靈修的地方，但靈修之家還提供了一個寧靜舒適的環境，讓人進行靜修和默想。在生活節奏急速的香港，陳神父希望靈修之家能夠成為讓都市人洗滌心靈的地方，盼望他們能夠在這裏與天主相遇。⁵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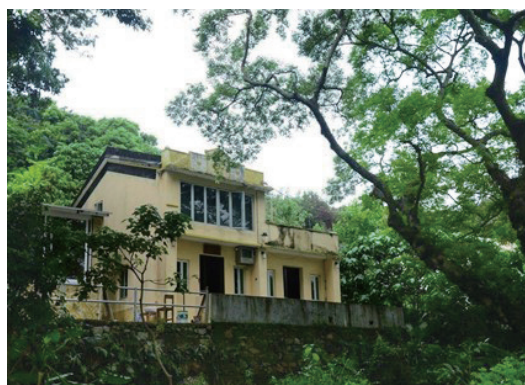
鹽田梓聖若瑟堂外貌（復修前）
（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



鹽田梓聖若瑟堂外貌
（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



陳志明副主教主持 2004 年主保瞻禮，旁為
柯毅霖神父。（圖片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



靈修之家

澄波學校與客家文物展覽館

位於鹽田梓的澄波學校是一所由教會於 1920 年開辦的小學，為島上以及西貢其他村落的村民提供教育。隨着島上的居民陸續向外搬遷，澄波學校的學生人數亦逐漸下降，最後於 1997 年停辦。⁵¹2004 年正值聖堂重修，鹽田梓的村民亦藉此時機翻新經已荒廢的澄波學校。⁵²

2007 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張兆和教授在遊歷鹽田梓的時候於一些荒廢了的房屋中發現了一些昔日村民所使用的生活用具和遺留下來的物品。他認為這些物品都是能夠反映村民過去生活的理想材料，因而有需要妥善保存它們。⁵³

事實上，鹽田梓村村委員早在村民搬離鹽田梓時已經收集了一些具代表性的農耕器具和生活器具，存放在澄波學校的一間小房舍內。然而，村委會所保留的文物並不是很多，這些文物未有涵蓋

FORM 7. 表格第七款 (條例第二十九款(二)段)
 EDUCATION ORDINANCE 1971 一九七一年教育條例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AS A MANAGER OF A SCHOOL.
 校董註冊證明書

I certify that Mr. Cumbo Francis 宋啟文 whose photograph is affixed hereto, is registered under section 29(1) of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71 as a manager of the following school—
 茲證明 宋啟文 其照片與已附貼於本證明書上，係經根據一九七一年教育條例第二十九款第一(一)段之規定註冊為下述學校之校董。此證。

(a) Registered name of school: (in English) Tsing Po School
 (甲) 學校註冊名稱: (英文)
 (in Chinese) 澄波學校
 (中文)

(b) Address of school Yim Tin Chai Village, Sai Kung, New Territories.
 (乙) 學校地址

.....
 (LEUNG Ka-kui)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教育司

Hong Kong, 6th March, 1979.
 香港一九 年 月 日

E.D. 424 (4/76)

1979 年宋啟文神父登記為澄波學校校董的註冊證明（圖片來源：西貢聖心堂）

村民昔日生活的各個範疇；同時，村民昔日遺留下來的紙張文本亦未有得到妥善的整理和保存。⁵⁴ 有見及此，張教授提出了全面搜集鹽田梓文物的計劃，相信能夠發掘出更多反映村民昔日生活的歷史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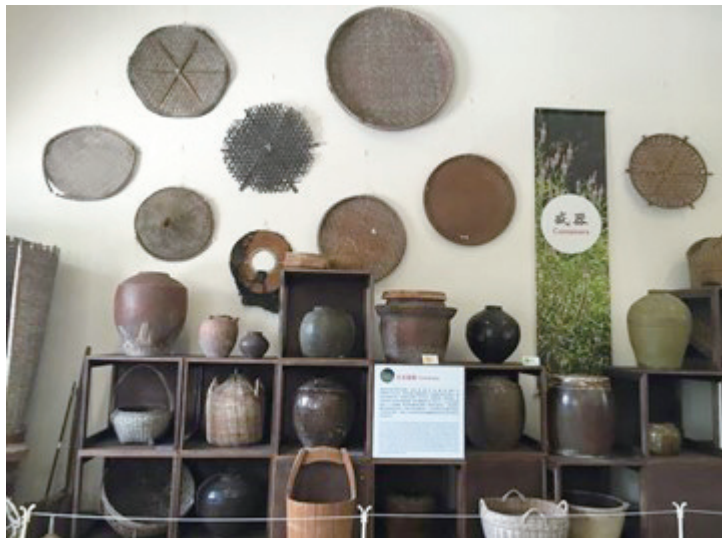
得到了村長和村委會的同意後，張教授於 2007 年的聖誕節組織了四十多名學生前往鹽田梓，從各個破舊的房舍中整理出不同的物品，並把它們聚集在一處。⁵⁵ 不過由於缺乏資源和經驗，這些文物在沒有專人管理的情況下逐漸面臨朽壞的危險。因此，村民需要盡快調動資源並制訂一個完善的計劃，以妥善管理這些文物。

2013 年，在教會的同意下，鹽光保育中心計劃把澄波學校改建成一間客家文物展覽館，並成立了文物館工作小組，專責處理有關文物管理和展覽的工作。除了本來的張兆和教授，小組亦邀請了不同的專家參與，包括中文大學文物館前館長林業強教授，為計劃提供專業意見，務求使整個文物保育工作更臻完善。⁵⁶

2013 年 9 月，張教授再次找了一些科大的學生當義工，用人手把文物館所需的物資搬運往島上，並清潔文物館內部。另外，又有其他義工前來利用由學生搬來的角鐵和木板搭建層架，好能有系統的保存村中的文物。學生們一連三天清點文物，並按照博物館的標準，仔細為文物編目、攝影和存檔。在張教授的帶領下，為期三個月的學生義工計劃為文物館整理了上千件的文物。⁵⁷



鄉村農具博物館



文物館內的展品

注釋

- 1 〈公教童軍協會管理 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新貌〉，《公教報》，1983年4月22日。
- 2 宗座外方傳教會在西貢的福傳工作。
- 3 〈公教童軍協會管理 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新貌〉，《公教報》，1983年4月22日。
- 4 〈公教童軍協會 協助堂區西貢朝聖〉，《公教報》，2004年9月19日。
- 5 〈公教童軍協會 協助堂區西貢朝聖〉，《公教報》，2004年9月19日。
- 6 John Strickland, ed., *Southern District Officer Reports—Islands and Villages in Rural Hong Kong, 1910-6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66–267
- 7 《黃樹基訪談錄》，2019年1月19日。
- 8 〈公教童軍協會 協助堂區西貢朝聖〉，《公教報》，2004年9月19日。
- 9 〈西貢白沙澳村沒落 十室九空僅餘50人〉，《工商晚報》，1980年1月31日，<https://mmis.hkpl.gov.hk/home>（瀏覽日期：2020年9月9日）。
- 10 〈公教童軍協會獻祭 慶祝白沙澳堂135周年〉，《公教報》，2016年3月13日。
- 11 楊錦泉：《白沙澳：歷史、文化與信仰的傳承》（香港：公教童軍協會，2014），頁12。
- 12 〈公教童軍協會管理 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新貌〉，《公教報》，1983年4月22日。
- 13 〈公教童軍協會 協助堂區西貢朝聖〉，《公教報》，2004年9月19日。
- 14 *Catholic Directory of Hong Kong, Calendar for the year 1962*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1963), pp. 132–133.
- 15 《嶂上許毅生訪談錄》，2020年11月。
- 16 《華僑日報》，1963年4月17日。
- 17 胡振海於1960年至1972年間出任銘新學校的校長、教師。見〈胡振海口述歷史訪問紀錄〉，《香港口述歷史集體記憶的採集》（香港：香港大學，2005），頁28。
- 18 韓佑祺編著：《溫以政神父傳略》（芙蓉：石秀蘭基金會，出版日期不詳），頁260–261。
- 19 古物古蹟辦事處：《赤徑聖家小堂歷史建築記錄》，研究於2002年至2004年進行，識別號碼：AM04–2029。
- 20 根據前大浪村村長湛貴勝的口述，大浪村的聖堂原本於較近鹹田灣的一處名為「沿山仔」的地方，後來信天主教的人眾多才重建成現時所見的小堂，他家人全部是天主教徒，他爺爺協助神父傳教，並曾在浪茄教書及傳道。見《大浪村湛貴勝訪談錄》，2018年10月7日。
- 21 見《大浪村湛貴勝訪談錄》，2018年10月7日。亦見張小蘭、黃奕清編：〈守護聖堂、以聖言拓天國——溫以政神父〉，《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會口述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頁189–196。
- 22 韓佑祺編著：《溫以政神父傳略》，頁260–261。
- 23 劉淑蓮、寶潔甜、劉植航編：《溫以政神父晉鐸鑽禧九十大壽紀念特輯》（香港：編輯小組，2020），頁38–39。
- 24 《陳國安訪談錄》，2017年12月9日。
- 25 《潘子光神父訪談錄》，2018年3月3日。
- 26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一）》（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Rqrc7KDtqA&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27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GL4a_w7ow&t=204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28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二）》（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bPV-36Vfo8&t=1399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29 同上。
- 30 同上。
- 31 同上。
- 32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二）》（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bPV-36Vfo8&t=1399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33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一）》（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Rqrc7KDtqA&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34 同上。
- 35 同上。
- 36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二）》（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bPV-36Vfo8&t=1399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37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三）》（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CuXgqm-bo&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38 同上。
- 39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二）》（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bPV-36Vfo8&t=1399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40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GL4a_w7ow&t=204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41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六）》（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m8nGUXqog&t=283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42 同上。
- 43 〈失傳百年鹽田再現 西貢孤島重生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MT49NOGvw&ab_channel=%E8%98%8B%E6%9E%9C%E5%8B%95%E6%96%B0%E8%81%9EAppleDaily（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44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GL4a_w7ow&t=204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45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五）》（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ndBbIL_6sA&t=1128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46 同上。

- 47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三）》（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CuXgqm-bo&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48 同上。
- 49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GL4a_w7ow&t=204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50 同上。
- 51 「鹽田梓文物陳列室（澄波學校）」，鹽田梓藝術節，<https://www.yimtintsaiartsfestival.hk/Attractions.php?n=6&lang=tc>（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52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GL4a_w7ow&t=204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53 同上。
- 54 夏其龍編：《天主作客鹽田仔——香港西貢鹽田仔百年史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0），頁53。
- 55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四）》（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GL4a_w7ow&t=204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 56 同上。
- 57 陳志明：《前世·今生——鹽田梓（五）》（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ndBbLL_6sA&t=1128s&ab_channel=catholicvgoffice（瀏覽日期：2020年9月15日）。

結語

先賢之路與宗教遺產

天主教會定 2015 年 12 月 8 日（聖母無玷始胎節）至 2016 年 11 月 20 日（基督君王節）為「慈悲特殊禧年」，鼓勵眾信友默觀基督的面容、體驗天主慈悲的奧跡，並以言行宣揚天主的慈悲。¹ 在慈悲特殊禧年內，香港教區特定七個朝聖地點（當中包括鹽田梓聖若瑟小堂），鼓勵教友以個人或團體形式朝聖，以獲得教宗方濟各在慈悲特殊禧年向信友頒賜的「全大赦」。另外，教區亦出版了香港朝聖手冊，當中講述了七間小堂的歷史、建築特色和前往方法，方便教友進行朝聖。

天主教教義裏，朝聖是以基督為中心、朝向天父的旅程。信徒在前往聖地的過程中尋找天主，使信仰得到更新；同時亦意味着捨棄塵世，刻苦自己，作為一種補贖。透過置身聖地，朝聖者能夠更深刻地體驗到天主的臨在，同時亦能感受到與聖人和教會的共融；藉着紀念昔日聖人的事跡，朝聖者能夠得到激勵，效法聖人的芳表，在生活中變得更肖似天主。

本書所描述的西貢天主教傳教歷史是以十間歷史小堂為經，與

1 香港教區慈悲禧年專責小組編：《慈悲禧年香港朝聖手冊》（香港：香港教區慈悲禧年專責小組，2015），頁 2。

其相關的村落為緯。這些小堂除了富有歷史價值及建築特色外，他們在社會功能方面亦作出不少貢獻。現在雖然大部分教徒，尤其是那些原以客家語為主的居民已經離開，但他們以客家話誦念天主教經文，反映了中西文化融合。西貢區目前還有很多具有歷史的小堂空置或失修，「古道行」團隊走遍山頭，找出其中十間，分別位於深涌、白沙澳、蛋家灣、赤徑、大浪、西灣、浪茄、糧船灣、北潭涌及黃毛應。這些小堂見證着香港由早期的傳統鄉村社會發展至今天的大都會，這段歷史鮮為香港人所知，古道行的使命便是發掘這些早期傳教士對鄉村生活的華人的貢獻。從回顧天主教在西貢的歷史，我們可以從東西文化交流、區域研究、鄉村信仰文化以及公共資源的角度作出以下的初步總結。

首先，西貢在清朝時代直至戰後都是香港與廣東寶安、惠陽等地的橋樑。事實上，天主教 1841 年在香港成立時，傳教士在中環一帶主要服務出入大陸的傳教士及當地的西方人士，但他們希望向大陸傳教，因此便坐船首次踏入西貢如鹽田梓。當時西貢仍屬於清政府新安縣的管轄範圍，因此可算是西方傳教士的首度訓練場所去接觸東方文化的肇始，他們亦可以經由西貢直接坐船到大鵬灣沿岸的新安縣村落及深入內陸。這點是此研究初步建立的歷史觀點。

此外，區域研究跟鄉村與小堂的關係在香港史的地位值得重視。西貢是教友村特別密集的地區：如白沙澳、大浪、赤徑等，以往西貢研究基本忽略此方面的研究，如講及西貢墟及漁民社區，卻沒有提及由神父及天主教福利會倡建、位於西貢墟附近的伯多祿、明順及太平村等教友社區。另外，過往研究提及客家群體，但沒有留意到有村落是沒有祠堂的，因此其維繫並非只着重於華南研究所看重的宗族組織，而是宗教群體（如白沙澳及大浪等的信仰團體組織力強），而且相對於六約及十四鄉地區，較少研究涉及東海區西貢分區。

西貢的鄉村信仰社區的研究可以地道反映西方人士接觸華人社會所遇到的問題，如在戰時及戰後兩位神父遇害的分別，他們在當地建立小堂時所遇到的來自地方勢力的阻礙，如破壞風水的指控。當中的關鍵因素未有在學界有過詳細的探討。此研究亦可以彌補香港歷史研究較少觸及的少數族裔如意大利人在港的歷史，特別是在日治時期，意大利作為日本盟友時，他們異常危險以及兩難的處境，尤其他們作為神職人員既要保護普羅百姓及教友，另一方面，他們與日軍亦保持着一定的微妙關係。當中他們亦要面對游擊隊視他們為敵人的境況，傳教士捨己救人的精神將永遠寫在香港這一黑暗時期的歷史記述當中。事實上，西貢天主教歷史反映宗教團體透過彌撒、靈修、祈禱及默想等有意義的活動，將村民連在一起。

研究範圍的小堂分佈於西貢半島的不同角落。這些小堂其中有些已經獲得政府確認評為二級至三級的歷史建築，但亦有其他小堂未被評級或正在申請評級之中，這些小堂均可以串連成為香港首條宗教文物徑。由於西貢有著名的世界地質公園等自然遺產，這些小堂的文化歷史亦可以增添西貢區的文化資源，將香港一個重要的歷史部分藉不少慕名而來的遊客推廣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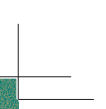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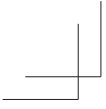
我們從昔日傳教士所巡迴的村落分佈，大致可以將這條「先賢之路」歸納為三條主要路線：

（一）從黃毛應，經大網仔至北潭涌、糧船灣（包括沙咀及北丫），目的地為浪茄及西灣為主，於西貢半島呈西北東南走向的路線（西貢堂區路線）；

（二）從大浪、大浪坳、高流灣、蛋家灣以至赤徑的一條大致沿海遊走的路線（前大浪堂區路線）；

（三）以白沙澳為中心，經南山洞至荔枝莊（小塘），過蛇石坳到深涌，南下榕樹經天梯至嶂上，然後下高塘返回白沙澳的一條環迴路線（大埔堂區路線）。

以上三條路線除了是昔日早期傳教士行進的路徑（除坐船）之外，亦是在戰後不少教友常作朝聖之路的路線。因此保護這些天主教財產，是為了保存香港以往發展的一部分歷史，向大眾傳達保育訊息。善於利用公共資源、天主賦予的文物來發揮功用，規劃一條真正的「朝聖之路」以及如何保育這些宗教遺產，將會是香港人與教區未來十年的重要挑戰。



附錄

1841

1874

1931

1945

1969

1981

2000

附錄一 | 西貢傳教士及聖職人員小傳*

聖福若瑟神父

(St.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1852 – 1908)

出生日期	1852年4月15日
晉鐸日期	1875年7月25日
抵達香港	1879年4月20日
服務西貢時期	1879年至1881年
離世日期	1908年1月28日
列真福品	1975年10月19日
列聖品	2003年10月5日



聖福若瑟神父於意大利的蒂羅爾出生，在一個虔誠天主教家庭中長大。他在二十三歲晉鐸，兩年後加入了剛成立的傳教修會——「聖言會」，由1879年8月至1880年4月期間，作為首批傳教士獲派至中國傳教，他先到達香港，在西貢服務了兩年。

聖福若瑟神父於西貢服務期間，學習客家話，首次接觸中國社會、人民及傳教區，他稱客家話是難於咀嚼的，這裏的食物也不充裕。他大部分時間過着獨個兒的生活，使他能專心學習中文及中國人的文化，並與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一起從事傳教及牧民工作。聖福若瑟曾與和神父（Fr. Luigi Maria Piazzoli）一度被派駐大嶼山，其後主要服務西貢、其沿海小島及沿岸的村落，包括鹽田梓及北潭涌，但主要是每月在鹽田梓為不足七十位村民舉行兩次彌撒，因為當地差不多所有村民已成為教徒，在那裏施洗及度宿。

1881年尾，他與安治泰神父（John Baptist Anzer, 1851 – 1903）到達華北，於翌年1月18日在山東省南部（魯南）開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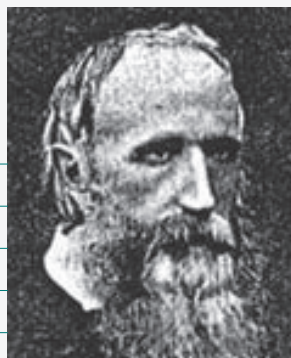
教工作時，那裏只有 158 位教友。在之後的三十年裏，他為聖言會傳教區而在山東不斷工作，對中國人的愛以及刻苦耐勞的精神，獲得了當地人的歡迎及愛戴。在福神父病歿時，教友人數已達 46,000 人，包括十二位國籍神父及七十四位修士。在此期間，他六次出任代理主教及聖言會省會長，為培育中國本地的傳道員及司鐸付出貢獻。1908 年 1 月 28 日，他因服侍傷寒病人而感染惡疾，於山東濟寧逝世，享年 56 歲。

聖福若瑟在生前已成為眾人心目中的聖人。在魯南天主教會，百姓至今稱他為「福神父」，又盛讚他為活聖人，具有中國偉大的孔聖道德風範。他於 1975 年 10 月 19 日被教宗保祿六世封為真福，再在 2003 年 10 月 5 日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列為聖品。

穆神父

(Rev. Burghignoli, Giuseppe, MEM, 1833 – 1892)

出生日期	1833 年 5 月 21 日
晉鐸日期	1856 年 5 月 17 日
抵達香港	1860 年 4 月 12 日
服務西貢時期	1863 年
離世日期	1892 年 1 月 2 日



穆神父在 1833 年出生於意大利波隆那。他於 1860 年抵港，曾服務於主教座堂（舊址），任前香港宗座監牧區副代牧，以及引領六位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修女來港，促使該會在港開展教育孩童及照顧孤兒的工作。他也協助籌建現今的堅道主教座堂。穆神父在多方面均貢獻良多，尤其關心香港的鄉村福傳工作，其後他被派駐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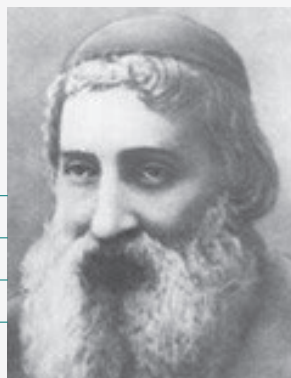
灣，在大埔碗窰居住其間樂於與村民住在簡陋的村屋，為他們興建學校。他又曾擔任駐守香港英軍的神師。然後他在三年後被派往西貢大浪做傳教及牧民工作。

1874年香港宗座監牧區晉為代牧區時，他獲委任為傳信部的總務長，負責將宗座的書信及通函傳達到中國傳教區。他同時兼任設在砵甸乍街的意大利傳教會的總務處主管。在1888年12月8日教區主保瞻禮當天，由於高主教身在美國，主教座堂的開幕禮儀由取道香港的緬甸宗座代牧主持，而有關慶祝活動則由穆神父負責。他在1891年中患病後拒絕回歐洲治療，堅持留在香港服務，最後於1892年安息主懷。

高主教

(Rev. Raimondi, Giovanni Timoleon, MEM, 1827 – 1894)

出生日期	1827年5月5日
晉鐸日期	1850年5月25日
抵達香港	1858年5月15日
離世日期	1894年9月27日



高主教於1827年於意大利米蘭出生，在1850年於米蘭晉鐸，同年10月7日加入米蘭外方傳教會，1858年按照傳信部的計劃，香港監牧區交由米蘭外方傳教會負責管理。高神父於5月15日和達徹尼修士（Br. Tacchini）抵港。1860年6月，獲委任為副監牧及副總務，接替回意大利的雷納神父（Fr. Reina）。1867年11月17日奉委為宗座監牧，接任較早前逝世的盎監牧。1874年，香港監牧區晉升代牧區，高神父即於11月22日獲委任為首任宗座

代牧，及阿坎索主教。

高主教順理成章成為香港首任宗座代牧後，積極發展教務，尤其是公教教育。他亦同期籌建位於堅道的「聖母無原罪總堂」，總堂於 1888 年落成。

和神父

(Rev. Volonteri, Simeone, MEM, 1831 – 1904)

出生日期	1831 年 6 月 6 日
晉鐸日期	1857 年
抵達香港	1860 年 2 月 7 日
服務西貢時期	約於 1862 年至 1869 年間
離世日期	1904 年 12 月 2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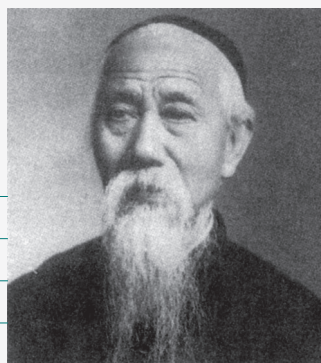


和神父，亦名安西滿主教，於 1831 年在意大利米蘭出生。他在 1855 年加入米蘭外方傳教會，於 1857 年晉鐸。1860 年他被派往香港傳教，同年被派駐在香港仔，1862 年被派到汀角一帶建立傳教站。他是最初從荃灣沿山路到大埔傳教的神父之一，第一個傳教站便是在大埔南部的碗窰村，其後他轉到西貢鹽田梓、赤徑、大浪及內地的淡水傳教，1869 年他離開香港到河南出任代牧傳教士，其後升任主教時改成安。

梁子馨神父

(Rev. Leong, Chi-Hing Andreas, 1837 – 1920)

出生日期	1837 年
晉鐸日期	1862 年 4 月 25 日
服務大陸鐸區時期	1875 年至 1877 年
離世日期	1920 年 5 月 15 日



梁子馨神父代表首批香港國籍神職人員，見證香港教會發展的重要一步，開始擁有本地的神職班。梁神父原籍廣東南海，1850年2月進入香港傳教區修院。1862年，梁神父於香港晉鐸，在新安縣、歸善縣和香港傳教。他與和神父一起通過實地考察，繪製成《新安縣全圖》。1868年至1870年期間，在赤徑及新安縣服務（當時未稱新界）。1874年在歸善城工作，1875年至1877年則陪同高主教前往中國內地的大陸鐸區周遊訪問及處理香港傳教區的債務問題。1877年，他被派到惠州工作。1882年至1890年間在白沙澳村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工作，直至1898年重返堅道主教座堂服務，至1912年適逢晉鐸金慶，前往羅馬領受「宗座傳教士」的榮譽。

梁神父亦為香港天主教華人會所的總監及監督（1910—1918）。他又精通拉丁語、普通話，以及其他中國方言如廣東話、客家話及鶴佬話等。他於1920年在港逝世。

和主教

(Bishop Piazzoli, Luigi Maria, MEM, 1845 – 1904)

出生日期	1845 年 5 月 12 日
晉鐸日期	1868 年 11 月 1 日
到港日期	1869 年 12 月
服務大陸鐸區時期	1875 年至 1877 年
離世日期	1904 年 12 月 26 日



和主教是香港第二任宗座代牧。他於 1845 年在意大利貝加莫出生。1864 年進入當地修院，於 1868 年晉鐸，屬米蘭外方傳教會。經過一年的培訓後，和主教於 1869 年起程來港，於同年 12 月抵港，並被派到中國內地服務，期間主要居於大埔首個傳教站汀角。1875 年至 1877 年期間，他出任大陸地區的主管，1891 年他因健康欠佳而返回香港。

他會六種歐洲語言及三種中國方言，是一位富有語言天份的傳教士。和主教於 1892 年繼承了穆神父成為羅馬傳信部代表處在港的總務長，兩年後，香港發生嚴重鼠疫，大批人離開香港，和主教親自與其他神父及修女前往醫院探訪病人。1895 年和主教獲任命為香港宗座代牧，同年晉牧接替高主教。在和主教的領導下，天主教在九龍半島的傳教及牧民工作取得明顯進展。他又關心教徒的信仰生活，會到主教座堂親自聽告解，有時更聽上三至四小時。

1904 年和主教因病情轉差返回意大利養病，惜於同年 12 月在當地逝世。

師多敏主教

(Bishop Pozzoni, Domenico, MEM, 1861 – 1924)

出生日期	1861 年 12 月 22 日
晉鐸日期	1885 年 2 月 28 日
到港日期	1885 年 12 月 19 日
離世日期	1924 年 2 月 20 日



師主教在 1861 年於意大利 Como 出生，其後加入米蘭 St. Petri M. 教區修院，1882 年 7 月加入米蘭傳教會，並於 1885 年晉鐸。1885 年抵港後二十年間，先後在寶安南頭、惠陽和海豐等地傳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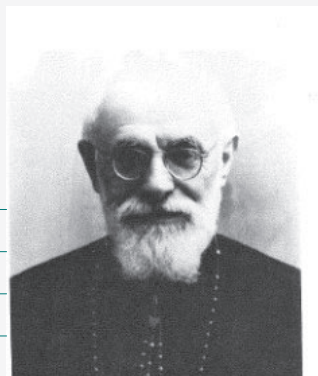
師主教離開米蘭前往國外傳教時，被派去內地工作，並在海豐和惠州地區度過了幾年。他在當地非常受歡迎。他對惠州傳教區十分熱愛，以至於他被任命為塔維亞主教 (Titular Bishop of Tavia) 和香港教區宗座代牧後，每年仍會到訪惠州。他對那個地區的關懷，源於有一年在那裏建立了醫院和孤兒院，現在由格蘭帕神父 (Kampa Grampa) 負責。

師主教在香港亦受歡迎，他積極地促進天主教徒的社交和其他活動。他除了提升天主教組織外，亦贊助其他活動、出席及協助籌辦。1905 年 7 月 12 日，他被委任為香港代牧區第三位代牧，同年 10 月 1 日祝聖為主教。1924 年 2 月 20 日逝世。

恩理覺主教

(Bishop Valtorta, Enrico, PIME, 1883 – 1951)

出生日期	1883 年 5 月 14 日
晉鐸日期	1907 年 3 月 30 日
到港日期	1907 年 10 月 5 日
離世日期	1951 年 9 月 3 日



1883 年 5 月 14 日在意大利米蘭市郊出生。1907 年 3 月 30 日晉鐸，並於同年 10 月 5 日來港傳教。恩理覺主教曾在香港、寶安、惠陽，以及海豐等地傳教。1924 年 5 月至 6 月，他與德神父 (J. M. Spada) 參加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中國天主教會議。1926 年 3 月 8 日，繼任為香港代牧區第四任代牧，並於同年 6 月 13 日祝聖為主教。1946 年 4 月 1 日，教會聖統制在中國建立；香港代牧區晉升為聖統制主教區，於 1948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升為教區首任主教。他於 1951 年 9 月 3 日逝世。

恩主教晉牧二十五年以來，所創立的社會事業頗多，如深水埗的寶血醫院、薄扶林道的凌月仙小兒調養所、九龍塘的聖德肋撒醫院、銅鑼灣的聖保祿醫院，並把律敦治肺病療養院交由聖高隆龐會修女擔任看護及醫藥工作。關於教育方面，在他的主教任內，建立而較重要的學校有：香港和九龍的華仁書院、九龍喇沙書院、香港和九龍的瑪利諾女校、九龍柯士甸道德信男校，和香港的聖貞德英文夜校等。總計社會事業和教會事業，在他管理之下的，計有醫院七座、診所九座、嬰兒院三所、安老院二所、盲女院二所、中小學校一百五十一所，錄取男女生二萬餘人，而教友人數約四萬餘人。1949 年，恩主教開辦救濟難民的工作，首先在調景嶺設立中心，交由耀漢兄弟會負責。

他亦歡迎各修會和傳教團體來港，例如：道明會、方濟會、耶穌會、慈幼會、聖言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瑪利諾會、熙篤會、耀漢兄弟會，和基督學校修士會等。至於女修會方面則有：聖衣會、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天神母后傳教女修會、聖母無原罪女修會、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巴黎外方傳教會、母佑會等。他並且創立香港仔華南總修院，和西貢的聖神小修院。至於公教真理學會，和公教進行社也都在這個時期創立。

司徒廷昭神父

(Rev. Situ, Teng-Chiu John, 1872 – 1947)

出生日期	1872 年 12 月 11 日
晉鐸日期	1902 年 1 月 6 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02 年至 1914 年
離世日期	1947 年 8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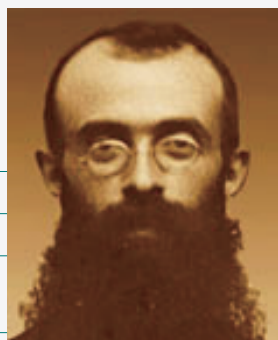


在澳門出生，其後加入香港傳教區修院，並於 1902 年晉鐸後被委派到西貢傳教，期間有到訪歸善（1908）、屯洋及沙魚涌（1909–1912）等地協助教務。直至 1914 年，接替已故梁敬之神父，出任灣仔聖方濟各堂主任司鐸。1925 年，司徒神父出任新落成的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主任司鐸。1926 年，他獲頒「宗座傳教士」榮銜。1929 年 9 月，在堅道主教座堂工作，負責該堂的華人教友團體。1934 年 6 月，出任香港仔聖伯多祿堂主任司鐸至 1941 年。

羅奕安神父

(Rev. Ferrario, Angelo, PIME, 1876 – 1933)

出生日期	1876 年 3 月 13 日
晉鐸日期	1899 年 2 月 25 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00 年 10 月 15 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00 年至 1910 年 及 1913 年至 1914 年
離世日期	1933 年 6 月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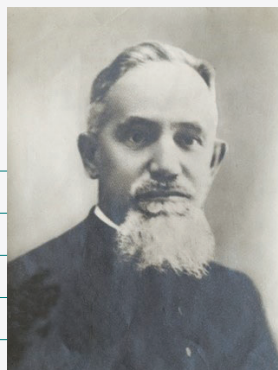


羅神父於 1876 年在意大利米蘭的 Inzago 出生，1896 年 8 月 17 日進入修院，並於 1899 年晉鐸。羅神父抵港後在西貢服務至 1910 年，他於 1911 年至 1912 年間到沙魚涌及土洋一帶傳教。1898 年至 1913 年，在師神父（後被委為主教）及羅神父努力福傳下，西貢的教務發展迅速，先後建成糧船灣（1910）及企嶺下（1913）教堂。他曾於 1905 年向政府申請豁免繳納十多間西貢小堂的地租，但不獲當局接納。羅神父於 1914 年離開香港，於 1933 年 6 月 17 日在意大利米蘭逝世。

丁味略神父

(Rev. Teruzzi, Emilio, PIME, 1887 – 1942)

出生日期	1887 年 8 月 17 日
晉鐸日期	1912 年 6 月 29 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12 年 12 月
服務西貢時期	1914 年至 1927 年及 1942 年
離世日期	1942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



丁味略神父在意大利北部米蘭的萊斯莫鎮（Lesmo）出生，其後加入米蘭外方傳教會，並於 1912 年 6 月 29 日晉鐸，同年 12 月到港，在西貢學習當地的語言及適應習俗，由主管新界的羅奕安神父指導。

1914 年 11 月，因羅神父病重需離港，晉鐸僅兩年多的丁神父接替他管理新界，下轄十五間教堂及小堂。丁神父到訪不同村落傳教，包括西貢、元朗、八鄉、大埔等地。他在各村舉行彌撒、修復被損壞的聖堂，又在浪茄、蛋家灣、黃毛應建設新聖堂。丁神父的服務不限於聖堂範疇，亦與民政部門交涉，捍衛村民的利益，也在西貢墟建立崇真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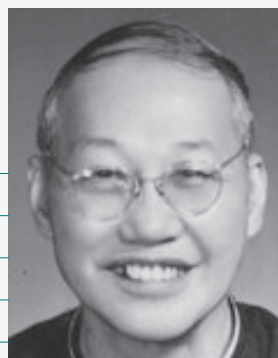
他在西貢的工作面臨龐大經濟壓力，因此在 1927 年辭任，轉到主教公署擔任秘書長、檔案主任及禮儀主管等職位，後來被任命為殖民地監獄的神師，亦曾短暫出任主教座堂和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的主任司鐸。他熱心鼓勵教友成立公教進行會及提倡公教童軍運動。1937 年至 1940 年，丁神父離港到意大利、英國服務。但他心繫香港，在恩主教力邀下回歸服務，再次擔任離港前在主教公署的職位。

時至 1942 年 8 月，香港已被日軍佔領，服務西貢的郭景芸神父被擄走和殺害。丁神父自薦接替，在 10 月重返西貢，且堅持探訪各村教徒，希望救濟他們並帶來鼓勵。不幸地，他在 11 月 25 日於大洞村的教徒家中被武裝游擊隊擄走。約一星期後，有人在深涌的淺灘發現其浮屍。丁神父就此光榮殉道。

盧履中神父

(Rev. Lo Lee-Tsung Philip, 1889 – 1970)

出生日期	1889年6月15日
晉鐸日期	1917年6月2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12年12月
服務西貢時期	1917年至1923年
離世日期	1970年5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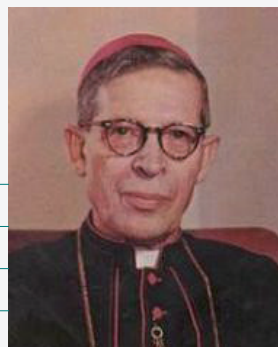


盧神父在廣東順德出生，他於晉鐸後即被派往西貢任助理本堂一職，任丁味略神父的助手。他與丁神父不斷造訪每一條村，為忠實的信友舉行聖祭，並吸引新的慕道者入教，及在有需要時停留較長的時間。他們增加造訪元朗、八鄉、大埔等地，甚至遠至屯門的龍鼓灘以增加與信友的接觸。盧神父引導村民領洗入教。他因誠懇和樂助的態度，頗博得眾人的愛戴。

白英奇主教

(Bishop Bianchi, Lorenzo, PIME, 1899 – 1983)

出生日期	1899年4月1日
晉鐸日期	1922年9月23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23年9月13日
離世日期	1983年2月13日



1899年在意大利歌丹諾出生，1911年進入當地的小修院，1922年晉鐸，屬宗座外方傳教會。白主教於1923年來港，即前往

惠州及海豐一帶傳教，1949年獲任命為香港教區助理主教，其時政局不明朗，但仍無懼時局回惠州傳教。

1950年白主教與幾位意大利傳教士在海豐被拘禁，至1951年香港恩理覺主教（Enrico Valtorta）逝世，白主教仍無法回港處理教務，直至1952年他才獲釋，出任香港教區第二任主教。

1950年代大批內地新移民來港，白主教致力救濟難民，成立香港天主教福利會。他同時又推動教育與慈善工作。

白主教任內，本地天主教徒人數由二萬四千多人增加至二十五萬人；他集合本地教友團體，於1959年組成教友傳教總會（教友總會的前身），鼓勵教徒福傳。他出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回港後，致力落實教會的革新工作，推動基督徒合一，促進禮儀改革等。他亦在任內多次到訪新界的教友村，特別是在偏遠地區的鄉村，他曾經到訪的包括西貢的聖心堂及位置非常接近大陸的平洲天主堂（於1964年新建耶誕聖心小堂）。

白主教品性謙和，關心貧弱，一生亦熱愛中國教會，他爭取由國籍司鐸管理香港教區，本地教會亦於1967年祝聖徐誠斌為輔理主教——本地教會的首位國籍主教。

白主教為香港教會打下基礎後，1968年呈辭獲准，次年返回意大利，回鄉後他仍惦念中國，每天在彌撒中為香港、海豐和惠州祈禱。1983年2月13日白主教安息主懷，享年八十三歲。

范慕琦神父

(Fr. J. Famglietti, PIME, 1916 – 2004)

出生日期	1916 年 12 月 17 日
晉鐸日期	1940 年 6 月 29 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47 年 10 月 6 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49 年至 1964 年
離世日期	2004 年 1 月 3 日



范神父在 1916 年生於意大利南部。1940 年在米蘭祝聖為司鐸，其後在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修院任教數學，在 1947 年獲派前往香港，並在 1949 年至 1955 年擔任西貢堂區的助理主任司鐸，協助文明德神父傳教，直至被召回意大利教授數學。

1960 年他返回香港後，在 1961 年至 1964 年間曾任西貢聖心堂本堂。他亦在 1950 年代擔任西貢沙咀村的聖心學校校董。1965 年至 1990 年任元朗洪水橋玫瑰堂的主任司鐸。

江志堅神父

(Rev. De Ascaniis, Quirino, PIME, 1908 – 2009)

出生日期	1908 年 8 月 5 日
晉鐸日期	1932 年 9 月 24 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33 年 8 月
服務西貢時期	1956 年至 1961 年
離世日期	2009 年 1 月 11 日



江神父 1908 年 8 月 5 日在意大利出生，1929 年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1932 年晉鐸，1933 年 8 月奉派來香港學習中文，稍後前往華南的寶安和惠陽服務，至 1941 年因戰亂而暫停。返港後江神父出任玫瑰堂副本堂，1944 年轉派到澳門。

江神父 1945 年再次到惠陽傳教，幫助當地基督徒於戰後重過信仰生活。他在 1950 年與同會的白英奇主教等一起，遭送往惠州軟禁，1951 年 10 月獲釋並返回香港。江神父返港後曾在西貢擔任修院院長，他 1955 年至 1961 年服務當地堂區，其間有份參與建立西貢的聖心堂聖堂。1961 年至 1965 年他出任聖德肋撒堂副本堂；1966 年至 1993 年任玫瑰堂副本堂，又參與伊利沙醫院牧靈工作。

江神父於 1993 年榮休，入住當時安貧小姊妹會設於牛池灣的聖若瑟安老院遷至上水。2008 年 4 月宗座外方傳教會慶祝來港服務 150 周年時，替江神父慶祝一百歲生辰。江神父生前著有十七冊傳教和靈修筆記。

江神父曾服務內地的惠陽縣和寶安縣，來港後服務過西貢聖心堂，九龍的聖德肋撒堂和玫瑰堂，1993 年入住安老院。

范賚亮神父

(Rev. Fraccaro, Valeriano, PIME, 1913 – 1974)

出生日期	1913 年 3 月 15 日
晉鐸日期	1937 年 4 月 4 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52 年
服務西貢時期	1966 年至 1974 年
離世日期	1974 年 10 月 28 日



范賚亮神父出生於意大利特雷維索的威尼托堡（Veneto）。他晉鐸後不久便被派往中國陝西進行傳教工作，同年到達漢中。時值日本侵華，傳教工作凶險萬分，范神父僥倖避過日軍空襲，卻被關進集中營。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范神父再次被拘禁，後來更被政府永久驅逐出境，在1952年抵達香港。

他先後服務於香港仔、沙田和青山的堂區，在1966年被委任為西貢堂區的主任司鐸。范神父的身形又胖又矮，臉上掛着和藹可親的笑容，為人親切慈祥，深受西貢村民歡迎。范神父喜歡與西貢居民相處，除了逐家逐戶探訪村民並傳福音，亦會探望漁民及在狹小的漁船上為他們舉行彌撒。此外，家族經營麵包生意的范神父每天早上都向村民送上他親手烘焙的麵包，教友與非教友人人有份。由此可見，范神父既透過講授天主的道理滋養村民的靈魂，亦贈送麵包滿足他們的生理需要。范神父同時擔任崇真學校的校監，他讓缺乏自信的小孩入讀，更授予製作麵包的技巧，讓他們學得一門手藝。

1974年10月28日，范神父在聖堂附近的宿舍內被殺害，當時他全身赤裸倒臥於血泊中。范神父一直不辭勞苦服務西貢村民，備受村民愛戴，從未與人結怨。他遇害的原因仍是個謎，兇手至今依然逍遙法外。

林柏棟神父

(Rev. Lambertoni, Adelio, PIME, 1939 – 2006)

出生日期	1939年9月20日
晉鐸日期	1963年3月30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65年9月
服務西貢時期	1967年至1974年
離世日期	2006年7月7日



林柏棟神父是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出生於意大利米蘭教區的維拉特（Velate），1963年3月30日晉鐸，由其後成為教宗保祿六世的蒙蒂尼樞機授予司鐸聖秩。他晉鐸僅兩年多後抵港，暫居大埔聖堂學習廣東話，自1967年起被委任為西貢堂區的副本堂。

林神父認為傳教士應積極關心社會議題，其西貢的服務貫徹此信念。在任期間，他駕駛電單車到訪各村，了解村民及漁民的生活所需，包括為沒人照顧的孤兒申請入住兒童院、領養八個有家庭問題的孩子，並將他們撫養成人、為小孩舉辦不同暑期活動、培訓青年教友的領袖能力和社會責任、引入聖母軍團體讓西貢教友藉此服務社區等。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他促成建立太平村和明順村，改善西貢漁民的生活環境。

由於范賚亮神父在1974年被殺，林神父被調離香港，輾轉到泰國及意大利服務。他在1978年重返香港，相繼服務黃大仙、葵芳、石籬堂區，期間領導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社會關注小組，為寮屋區居民、小販、船民請命，並關注當時香港各種社會議題，例如：馬仔坑災民事件、油麻地艇戶事件、九龍灣臨屋居民事件、越南船民問題等。同時，他亦服務社區組織協會——一個致力改善本地邊緣團體和貧窮問題的社會組織。

林神父在1995年發現患上淋巴癌，仍繼續工作，一直服務至離世前兩個月。林神父家鄉的地方政府把當地一條小徑命名為「林柏棟徑」，並追頒「最高市民榮譽獎狀」給他，以表揚其服務貧苦者的貢獻。

溫以政神父

(Rev. Wan Yee- Tseng Paul)

出生日期	1930年3月24日
晉鐸日期	1960年7月2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49年9月
服務西貢時期	1977年至1997年



溫神父出生於廣東省汕頭教區揭西小坡洋村，他在1946年9月以十六歲半之齡進入揭陽聖伯多祿小修院，後來在1949年9月因戰亂先後進入香港的西貢聖神小修院及華南總修院（今香港仔聖神修院）。

溫神父於1960年7月2日由白英奇主教祝聖晉鐸，同年前往吉隆坡服務當地華人，為期十五年，期間大力發展聖母軍，把當地的兩個支團擴展至十一個。溫神父除了管理堂區，也服務麻瘋病院，經常與院友一起晉餐及為他們主持彌撒。

他在1975年5月返港，先在長沙灣基督君王堂擔任副本堂，然後於1977年調任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的副本堂，服務至1997年。當時，大埔堂區管理數個鄰近吐露港的西貢小堂，分別是深涌三王來朝小堂、赤徑聖家小堂、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及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也負責東平洲耶穌聖心小堂。溫神父受胡振中樞機所託，完整保存這些小堂，以免它們因荒廢而被政府收回。溫神父便與一班青年教友合力，將之修葺為朝聖景點、天主教營地等。除了東平洲的小堂，其他地方仍能保存至今。

此外，他在1989年成立了「聖言生活會」，其宗旨之一，是藉着到國內朝聖，建立與中國教會共融的信仰團體。該會擔任香港教區和中國教會的橋樑，推動中國教會內不同團體共融合一，且幫

助中國教會培養修生、修女發展。該會朝着小團體方向邁進，在本港五十二個堂區設有小組。在 2010 年，這些小組集合並成立聯會，統稱為「以政聖言生活會」。

桑得嵐神父

(Rev. Narciso Santinon, PIME, 1916 – 1995)

出生日期	1916 年 1 月 23 日
晉鐸日期	1939 年 8 月 6 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52 年 4 月 2 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60 至 1980 年代
離世日期	1995 年 5 月 18 日



桑神父於 1916 年生於意大利特雷維索的巴干迪維他那哥市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他十一歲進入特雷維索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小修院，於晉鐸後七年一直擔任教師、聖召推行人和小修院副院長的工作。

1947 年，桑得嵐神父到中國河南漢中傳教。1949 年大陸解放後，他和助手們曾被捕、監禁和勞役。1952 年獲釋抵港，正值難民潮，因他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被白英奇主教委派照顧難民的信仰和需要，在主教座堂及竹園的難民中心工作直至 1957 年。

在返回意大利出任特雷維索小修院院長四年後，桑神父於 1961 年重返香港。1961 年 6 月 11 日，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 (Bishop Lorenzo Bianchi) 為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主持祝聖禮，桑神父為第一任司鐸。1962 年被任命為大埔及大浪地區的堂區主任司鐸，他曾不定時到深涌、嶂上主持彌撒，當時他攜帶的公事包仍由教友

保留作紀念，而他曾主持禮儀的博愛公立學校現仍存。直至 1988 年，他在擔任牧民工作期間，創辦聖母無玷聖心學校及恩主教書院。他在 1988 年至 1991 年出任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助理司鐸，又於 1991 年被委派為牛池灣聖若瑟安老院的院牧。1995 年，他因病辭去安老院的職務，並在其修會會院居住。

文明德神父

(Rev. Caruso, Giorgio, PIME, 1908 – 2004)

出生日期	1908 年 1 月 11 日
晉鐸日期	1931 年 9 月 19 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32 年 9 月 30 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36 年至 1953 年； 1962 年至 1966 年
離世日期	2004 年 12 月 6 日



文神父 1908 年 1 月 8 日生於意大利拿坡里，1918 年進入小修院，1927 年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1931 年 3 月發永願，同年 9 月晉鐸。文神父於 1932 年 9 月 30 日抵港，在聖瑪加利大堂學習廣東話，1930 年代先後在長洲、大嶼山和西貢服務。日治期間，他於 1940 年 4 月開始服務九龍玫瑰堂，同年 9 月往澳門修院協助牧民工作，1941 年返回香港的西貢，1943 年又返回澳門服務當地的香港難民。

戰後，文神父於 1946 年返回西貢服務，1952 年出任當時修院的神師，1953 年起任教區諮議員（至 1961 年），1953 年服務北角聖猶達堂，期間開始患病，1955 年調往長洲教授同會會士廣東

話。及至 1961 年，神父病重暫停職務，回西貢修院舊址居住，休息後，於 1965 年到九龍聖德肋撒堂任副本堂，直至 1990 年在該堂退休。

神父自 1932 年抵港後，從未返回家鄉意大利，在香港一直熱心教會工作。

嘉畢主神父

(Rev. Pietro Galbiati, PIME)

出生日期	1930 年 12 月 14 日
晉鐸日期	1957 年 6 月 28 日
首次抵達香港日期	1961 年 10 月 26 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87 年至 1990 年



1930 年嘉神父在意大利米蘭附近的蒙薩（Monza）出生，1948 年中五畢業後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在米蘭攻讀神學，至 1957 年晉鐸，由後來成為教宗的保祿六世的蒙迪尼卜堦祝聖。晉鐸後，嘉神父曾在米蘭會的修院裏教書，並負責修生事務，為期四年。1961 年他獲派來港，初時在長洲居住，並學習廣東話及英語。1962 年，他獲當時的白英奇主教任命，到尖沙咀玫瑰堂擔任副本堂。1969 年 12 月 23 日，教區正式在九龍油麻地成立聖保祿堂區，嘉畢主神父調任為該堂助理司鐸。他於 1977 年至 1981 年服務元朗堂區聖伯多祿聖保祿堂的主任司鐸。

1981 年 7 月 PIME 總會長調他回國，在修院內致力培育修士，三年後到另一所修院擔任會長，至 1986 年才來港。他先在西貢聖心堂出任本堂神父，其間訪問多條鄉村，包括伯多祿村、窩尾村、

西灣村及黃毛應村等，雖然已沒有聖堂，他間中會到企嶺下村老教友的家中探訪。他亦為鄉村中的教友登記戶籍，而且由於路途遙遠，在元朗及西貢均要以車代步，在沙田則踏單車。1990年9月至1999年1月期間，擔任沙田大圍聖歐爾發堂之主任司鐸。1999年12月，他被派往主教座堂出任助理司鐸，並擔任多個善會的神師，他每個星期亦會到嘉諾撒醫院探望病者。

陳子殷神父

(Rev. Chan, Chi Yan, Philip, DHK)

出生日期	1925年5月1日
晉鐸日期	1957年7月6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57年至1960年



陳神父在1925年於廣州出生，他的家人其後移居香港及澳門。在1938年，他進入澳門的聖若瑟修院，那時他十三歲，並於其後入讀香港的華南總修院（即其後的聖神修院），於1957年在香港受白英奇主教祝聖晉鐸，1957年服務西貢聖心堂，1960年代服務元朗及錦田的堂區，1967年到意大利深造。

陳神父與原居民有過難忘的經歷：陳神父剛晉鐸時被派到西貢擔任副本堂，每一個周末，本堂江志堅神父都會派他到不同的村落開彌撒。有一次，陳神父被委派到泰家灣（蛋家灣）的漁村為一對男女主持婚配彌撒，於是他便攜同傭人和食物前往。婚禮舉行的那天，一對新人遲遲未見，於是陳神父一心準備離去。就在這時候，離岸不遠有一隻艇遙遙向神父的方向前進。準新人赤着腳、滿頭大汗的，甫下艇便走到陳神父跟前，原來他們通宵在海上捕魚，陳神

父見狀也把鞋脫下，光着雙腳與他們一同走進聖堂開彌撒。

陳神父於 1972 年服務薄扶林露德聖母堂，1973 年至 1976 年服務西環聖母玫瑰堂，1977 年 1987 年服務油蔴地聖保祿堂，1988 年至 1993 年轉到長沙灣聖老楞佐堂；他 1994 年至 1997 年為聖神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

陳子殷神父晚年曾長時間在堅道主教座堂聽告解，有時也服務堂區及帶領海外朝聖團。陳神父於 2018 年 7 月 13 日逝世。

張光導神父

(Rev. McASEY, Joseph, SJ, 1913 – 1992)

出生日期	1913 年 3 月 10 日
晉鐸日期	1945 年 5 月 19 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69 年至 1970 年代中
離世日期	1992 年 3 月 1 日



張神父於 1913 年 3 月 10 日於愛爾蘭出生。1931 年 9 月 7 日進入耶穌會修院，1945 年在中國晉鐸。1969 至 1970 年代中期，耶穌會會士張光導神父服務大浪堂區，擔任大埔堂區的助理主任司鐸。他每星期五至日都會前往大浪堂區傳教，由星期五黃昏開始抵達赤徑，於晚餐後舉行彌撒，及至星期六中午，抵達白沙澳和深涌，並於三王來朝小堂舉行彌撒及聖體聖事。最後於星期日在赤徑、大浪及西灣舉行彌撒。根據《天主教手冊》，1970 年代每星期六正午十二時是深涌小堂舉行彌撒的時間，張光導神父正是在這段時間前往深涌小堂舉行彌撒。

1992 年 3 月 1 日在都柏林逝世。

顧達明神父

(Rev. Kerklaan, Gerard, SDB, 1921 – 2005)

出生日期	1921 年 11 月 18 日
晉鐸日期	1949 年 6 月 29 日
抵達香港日期	1949 年來港
離世日期	2005 年 10 月 11 日



顧達明神父 1921 年在荷蘭鹿特丹出生，1943 年 8 月 16 日在荷蘭烏支連（Ugchelen）發願。他畢生致力於神職及教育工作，在 1949 年來港後在鮑思高慈幼會轄下的學校服務，並於同年晉鐸。顧神父亦長期服務於香港童軍運動，曾擔任港島第 16 旅（聖類斯中學）旅長及創辦港島第 35 旅（香港鄧鏡波書院），並兼任旅團負責領袖，同時亦擔任總會司鐸。他更接受及完成正式及嚴格的童軍領袖木章訓練。為表揚他於童軍運動的優異服務，總會於 1984 年頒發功績榮譽十字章予顧神父。

顧神父將童軍牧民工作放在第一位，對於旅團邀請他到營地主持感恩祭，從不推搪。最難得是他單人匹馬、騎着電單車，穿着整齊制服，遠赴大埔汀角深山之營地：西貢石坑營地，為當時露營的童軍舉行感恩祭，由馬路到營地的步行時間，大概要四十五分鐘，他不介意長途跋涉到營地替公教童軍舉行感恩祭，包括在黃毛應村的天主教堂玫瑰小堂。現時小堂內仍放着顧神父的照片以作紀念。

顧神父在 1990 年退休後，返回荷蘭故鄉，雖然身體欠佳，但仍非常支持童軍活動，2002 年他更坐輪椅從荷蘭到訪加拿大溫哥華，與當地的香港童軍友好及來自港澳慈幼會的同學聚舊。顧神父於 2005 年 10 月 11 日在荷蘭西潭逝世。

陸之樂神父

(Rev. Ruggiero, Nicola, PIME, 1925 – 2012)

出生日期	1925年2月27日
晉鐸日期	1949年6月26日
抵達香港日期	1951年1月14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76年
離世日期	2012年7月13日



陸之樂神父曾服務香港教會三十八年，並在加拿大牧養港人移民。陸神父 1925 年 2 月 27 日生於意大利佩魯賈，六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他在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修院接受培育。陸神父於 1951 年、二十五歲時來港服務，學習廣東話及英文後，首先獲派到深水埗的寶血堂（後併入聖方濟各堂）擔任助理司鐸，1952 年至 1963 年服務長洲、坪洲及大嶼山的聖堂，期間建立了長洲花地瑪聖母堂。他於 1964 年至 1969 年服務深水埗聖方濟各堂，1969 年起轉往荃灣葛達二聖堂，1975 年再服務西貢聖心堂。他亦為長洲、西貢和九龍區的公教學校擔任校監。

陸神父個性平易近人，深受教徒歡迎。他曾擔任好些公職，包括西貢鄉事委員會成員、民政事務總署顧問，及為一個受政府資助的康樂團體出任監督。陸神父於 1980 年至 1985 年擔任宗座外方傳教會香港區會長，與傳教士共同面對社會的新挑戰。他能夠平衡不同意見、富幽默感，並真誠對待每位朋友。

1989 年，陸神父獲派遣到加拿大多倫多牧養當地華人教徒移民。他先後服務中華殉道真福堂及聖曹桂英堂，並為移民到加國的港人籌建牧養設施。陸神父後因健康問題退休，1998 年入住宗座外方傳教會位於意大利萊科（Lecco）的護老院，晚年需要用輪椅

代步。1999年，他在家鄉佩魯賈與當地主教、神父及友好慶祝晉鐸金禧。

陸神父於2012年7月13日在意大利安息主懷，享年八十七歲。

莫保祿神父

(Rev. Morlacchi, Paolo, PIME, 1936 – 2016)

出生日期	1936年8月26日
晉鐸日期	1961年
抵達香港日期	1971年11月14日
服務西貢時期	1980年至1987年
離世日期	2016年8月24日



莫神父在香港傳教四十一年。他於1936年8月26日生於意大利北部貝加莫的Azzano S. Paolo，1961年被任命為貝加莫教區的神父。在晉鐸後，他曾在不同的意大利教區服務過，其中包括神職人員稀少的教區。1970年他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於1971年11月14日首次抵達香港，他一直說他想要在深愛的土地上度過他的日子。曾服務過西貢、元朗、何文田、尖沙咀及沙田的堂區，他勤於到醫院探望病人。莫神父於1973年遇嚴重交通意外，1997年亦曾遇意外，這些長時間的住院經驗令他更關懷病弱者的困苦。

莫保祿神父於2016年8月24日在上水聖若瑟安老院與世長辭。

附錄二 | 小堂大事年表

黃毛應玫瑰小堂

1750 年至 1840 年	客家人定居黃毛應
1870 年	傳教工作發展至黃毛應
1923 年	黃毛應村小堂祝聖啟用
1939 年	黃毛應村小堂擴建（玫瑰小堂）完成、恩理覺主教主持落成典禮及彌撒
1941 年	東江縱隊在黃毛應村駐紮作據點
1942 年	游擊隊在玫瑰小堂成立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1944 年	黃毛應村被日軍圍攻，有村民於小堂殉難
1970 年代	玫瑰小堂漸被荒廢
1974 年	黃毛應路（後改稱「武英路」）開幕
1976 年	玫瑰小堂經修葺後成為童軍活動中心營地
2013 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古物諮詢委員會將玫瑰小堂列為第二級歷史建築
2019 年	玫瑰小堂重新交還給教區管理

西灣海星小堂

17 世紀	先祖來自江西的黎姓族人開始定居西灣
1910 年代	西灣村民表示入教意願
1940 年代初	西灣村民到內地逃避戰亂後，再回到西灣
1940 年代末	傳教工作發展至西灣
1949 年	戰後第一批慕道者於西灣領洗
1953 年	海星小堂及學校於西灣下村建立
1962 年	西灣村民因颱風「溫黛」襲港而損失甚大，海星小堂亦遭毀壞
1963 年	海星小堂完成重修
1970 年代	西灣大部分村民外遷居住及工作
1990 年	海星小堂易名為「海星彌撒中心」
1992 年	海星小學停辦

赤徑聖家小堂

19 世紀	赤徑村在清嘉慶二十五年（1819 年）編纂的《新安縣志》已有紀錄
1866 年	穆神父到赤徑展開傳教事業
1867 年	赤徑村小堂建成，是為聖家小堂的前身
1874 年	因受颱風破壞，聖家小堂重建成更大的教堂
1879 年	宗座代牧高主教到赤徑進行牧訪
1942 年	聖家小堂成為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游擊隊基地
1953 年	白英奇主教到赤徑為村民施行堅振
1954 年	聖家小堂由大埔墟天主堂管理，屬大浪堂區
1980 年	聖家小堂屬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管轄
1990 年代	赤徑村只剩數名居民，聖家小堂發展為天主教營地，不久以後亦告空置

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

1867 年	位於大浪村的小堂建成，是為聖母無原罪小堂的前身。穆神父為首批信徒施洗
1906 年	丙午風災小堂受颱風破壞，損毀嚴重
1931 年	大浪堂區成立，由黃子謙神父管理
1942 年	黃子謙神父遭到殺害
1954 年	小堂由赤徑聖家小堂的司鐸負責管理，並易名為「聖母無原罪小堂」
1957 年	育英學校完成重建工程
1960 年	白英奇主教到西貢進行牧訪，並為大浪村民施行堅振聖事
1979 年	小堂在颱風「荷貝」襲港期間受到破壞，教區為小堂進行重修
1981 年	胡振中主教到大浪為復修完畢的聖母無原罪小堂主持開幕儀式

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

1865 年	和神父（Fr. Simeone Volonteri）與柯神父（Fr. Gaetano Origo）前往西貢各村落傳教，途經蛋家灣
1872 年	高主教（Mgr. Raimondi）探訪西貢村落其間，到達蛋家灣，並在這裏開拓新的傳教站。當時有十二名村民信奉天主教
1873 年	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建成

(續上表)

1874年	香港經歷嚴重颱風災害，整個西貢包括蛋家灣小堂受到破壞
1875年	高主教牧訪蛋家灣，並指出新小堂的屋頂被颱風吹走
1880年	蛋家灣另一座小堂建成
1895年	和主教牧訪西貢其間，探訪蛋家灣
1908年	天主教會與政府簽換地契約，建成現在坐落於蛋家灣的聖伯多祿小堂
1931年	大浪堂區建立，1931年至1941年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由黃子謙神父主管，黃神父日常會到蛋家灣小堂主持彌撒
1954年	蛋家灣聖伯多祿小堂歸赤徑聖家小堂司鐸管理
1960年	蛋家灣小堂由西貢堂區神父管理
1962年至1970年	蛋家灣小堂由大埔墟天主堂管理
1967年	崇明學校停辦
1997年	基督教信義會芬蘭差會租借聖伯多祿小堂，以此作為靈愛戒毒中心

深涌三王來朝小堂

1705年	原籍寶安縣的李氏始遷祖於康熙四十四年遷至深涌
1872年	高主教牧訪西貢，由和神父、譚安當修士和符修士陪伴，其中一站就是深涌
1874年	譚神父從汀角坐舢舨到深涌時，遇大風墮海溺斃
1875年	高主教坐海星號到訪深涌
1879年	舊三王來朝小堂建立、高主教再訪
1892年	深涌村民皈依天主教
1908年	小堂土地由羅奕安神父擔任信託人
1930年	小堂土地由丁味略神父擔任信託人
1931年	小堂屬大浪堂區管轄
1942年	丁神父在企嶺下海對岸大洞村傳教時不幸被持槍歹徒擄走，並於深涌附近海面遇害而殉道
1946年	劉榮耀神父被派往大浪堂區傳教，他負責修復小堂
1948年	政府重修橋閘，豎立《修橋閘碑記》
1954年	由新界赤徑聖家小堂司鐸管理，屬大浪堂區
1956年	小堂重建，設公民學校

(續上表)

1958年	李友仁等村民另設深涌公立學校
1959年	教育司署與天主教會達成共識，建立深涌學校
1960年	小堂由新界西貢堂區神父管理
1962年	小堂由大埔墟天主堂管理、深涌碼頭落成、桑得嵐神父開始到大浪堂區各小堂，包括深涌、嶂上天主堂等
1980年	小堂屬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

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

1830年	祖籍廣東惠州淡水黃草嶺村的黃發升，在上密的建村立業
1900年	聖母七苦小堂建成
1905年	政府發出集體官契，小堂業主登記為「羅瑪堂」
1908年	小堂持有人由「羅瑪堂」轉交到「香港羅馬天主教會宗座代牧」，羅奕安神父是小堂的管理人
1930年	丁味略神父代表香港牧區成為小堂的受託人
1954年及1956年	由西貢聖心堂司鐸管理，屬大浪堂區
1955年、1957年至1979年	小堂屬西貢堂區
1960年代	范慕琦神父每年有數次前往小堂主持彌撒
1966年至1974年	范賁亮神父和林柏棟神父前往聖母七苦小堂主持彌撒
1980年	由西貢聖心堂管理，屬西貢聖心堂區。後教會將小堂交予東九龍第117旅（黃大仙聖雲先小堂）的公教童軍管理

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

1872年	首批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第三會（寶血女修會前身）修女被派往西貢村落居住約幾星期傳教，包括深涌、白沙澳等村落
1880年	白沙澳小堂建立
1882年至1890年	梁子馨神父駐在白沙澳，並負責這一帶的傳教工作
1895年	和主教牧訪西貢地區，包括深涌、白沙澳、赤徑和大浪
1915年至1927年	丁味略神父每數個月會徒步前往白沙澳探訪村民及主持彌撒
1916年	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建成，師多敏主教親臨白沙澳主禮
1931年	深涌、白沙澳、赤徑、大浪等小堂由西貢堂區分割出來，歸大浪堂區管轄

(續上表)

1931年至1941年	黃子謙神父管理，期間黃神父負責巡迴探訪堂區各村落，及到白沙澳小堂主持彌撒
1954年	名為聖神小堂，由新界赤徑聖家小堂司鐸管理，屬大浪堂區
1956年	易名為聖母聖心小堂，由新界赤徑聖家小堂司鐸管理
1960年	再度易名為聖母無玷之心小堂，由大埔墟天主堂司鐸管理
1980年至1998年	屬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

浪茄聖母聖誕小堂

1918年	建立小堂
1954年及1956年	由西貢聖心堂司鐸管理，屬大浪堂區
1955年、1957至1966年	由西貢聖心堂管理，屬西貢聖心堂區
1968年	香港晨曦會向政府申請將浪茄的聖母聖誕小堂改為會址，並由陳保羅牧師於此建立全港首間福音戒毒村
1976年	晨曦會獲政府撥出牛尾海伙頭墳洲為晨曦會永久基址，原址浪茄灣及小堂再度廢置
1980年	由創立基督教互愛中心的宋和樂牧師，向西貢理民府建議於此建立「互愛福音戒毒村」(現改稱男性成人訓練中心)

糧船灣龍船灣小堂

1910年	建立龍船灣小堂，屬大浪堂區
1954年及1956年	由西貢聖心堂司鐸管理
1955年、1957年至1979年	易名為龍船灣天主堂，屬西貢堂區
1980年	由西貢聖心堂管理，屬西貢聖心堂區

後記及鳴謝

「再踏先賢路、永續傳教心」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在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成立時給朝聖者的勉言，而在這條先賢之路的旅程上，我們當會發現在路上被放棄不用的石頭或被主人離棄的屋宇，我們又有否思考過耶穌曾對我們說過的這段說話：

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

——瑪竇福音 21：42

為何「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會成了「屋角的基石」？按照聖保祿的教訓，教會是建立在宗徒及先知們的基礎上，耶穌基督就是這座大建築物的角石（弗 2：20），因此耶穌為信祂的人是基石而建立聖教會，我們當好好保護這偌大的建築，讓朝聖者進入了聖殿時，高歌讚頌上主的良善寬仁，並感謝上主扶弱抑強。正如傳教士辛苦地向西貢的偏遠村落鄉民傳揚福音一樣，他們在危險時期仍捨不得這些天主的子女，也是因為一眾傳教先賢不畏險阻去保護信徒一樣。因此我們的信仰會否經不起考驗而就此荒廢呢？

盼望我們能在行走福傳古道的過程中獲得力量，一同協力向著光明的香港的前景邁進。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古道行歷史小組得到不少神職人員、男女修會會士以及教外朋友的協助、支持及鼓勵。我們特別要鳴謝兩位 PIME 的神師，一位是萬籟寂神父，而另一位是潘子光神父。萬神父剛在去年慶祝晉鐸六十年，他是我們在意大利語及拉丁語的導師，又協助我們翻譯數數量相當的外語文獻，亦使我們能在 PIME 的圖書館及檔案室找到有用的資料，不單令我們深入了解到傳教士在西貢傳教時的面貌，亦讓大眾多些了解其歷史的重要；潘子光神父則讓我們閱覽了大量西貢聖心堂的檔案、信件及教務紀錄，尤其是關於范神父及林神父的 1960 至 1970 年代歷史照片，使我們更貼近當時神父與村民的生活與感情。此外亦十分感謝教區檔案處讓我們使用及複製有關西貢傳教區及小堂的歷史檔案及照片作出版用途，令我們保育西貢天主教傳教士的工作更進一步；此外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亦借出許多舊照片及朝聖者在千禧年前後到訪歷史小堂的照片，讓我們更認識當時小堂的情況。謹在此後記對下列機構及個人致以萬分的謝意（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教區檔案處
宗座外方傳教會
寶血女修會
香港明愛
西貢聖心堂
西貢崇真中學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
沙田聖本篤堂
大角咀中華聖母堂聖母軍
公教報
公教進行社
聖保祿書局
塔冷通心靈書室
公教真理學會
基督教互愛中心
信義會靈愛中心
香港晨曦會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天亞社
田英傑神父
陳國輝神父
葉寶林神父
潘子光神父
盧賢喆神父
梅樂珍修女
余淑貞修女
郭少棠教授
劉義章教授
李偉光先生
梁憬慧先生
曾家明先生
吳笑嫻女士
黃懷訢女士
林思明女士
陳國安先生
林伯

梁佩儀女士
李潤松女士
林珍女士
黃冠麟先生
黃漢忠先生
新界鄉議局
西貢北鄉事委員會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檔案處
古物古蹟辦事處
政府新聞處
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聖神修院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圖書館

香港中央圖書館
恩主教書院
深涌農場
發記士多
黎恩村長
黎育如村長
黃樹基村長
薛波村長
蕭麗娟女士
阮美賢博士
李俊輝村長
李國安村長
Ms. Maria Lam
Ms. Eddith Chin
Ms. Pauline Poon
Basel Mission Archive

主編阮志偉
西貢小堂歷史研究計劃

參考文獻

天主教檔案資料

Archives of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Archives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Propaganda Fide, Rom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PIME, *Hong Kong Regional Archives.*

PIME, *Le Missioni Cattoliche* (Vol. II,IV,VII,XV,XVI,XVIII,XX,XXI,XXIII,XXIV,XXVII,XXIX)
(1895,1896,1913 – 1916).

Register of Baptisms, Vicar General's Office,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Re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1659 – 2004, *Archives de Missions Etrangeres* (Paris, 2004).

天主教教會刊物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 Annual Report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Monita and Missionarios Vicariatus Hongkonensis (Hong Kong: Typis Reformatorii S. Aloysii, 1877).

政府檔案資料

政府檔案處。《銘新學校，新界赤徑》。原檔案編號：NT913/60C。現存檔案編號：HKRS 943-2-95。

政府檔案處。西貢（北）區宗族歷史。原檔案編號：N.T.6/442/56。現存檔案編號：HKRS 634-1-9。

地政總署測繪處。丈量約份 297 號，年份：自 1905 年起。區域：大埔。

AMO, Record of Historical Buildings/Historic Building Appraisal: Pak Tam Chung, Long Ke, Sai Wan, Tan Ka Wan, High Island/Leung Shuen Wa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Hong Kong Blue Book.

List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1872,1890,1900.

Return of the Number of Churches, Chapels:1910,1917,1920,1930,1939.

Hong Kong Cadastral Survey Record.

Hong Kong Gazette Plan.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Hong Kong Government Rates Book.

The Land Registry, Government Lease.

Schedule of Crown Lessees: Kei Ling Ha, Wo Mei, Siu Tong San Tsuen, Cheung Sheung, Pak A, Tai Long, Chek Keng, Pak Sha O, Wong Mo Ying, Pak Tam Chung, Long Ke, Tan Ka Wan, High Island/Leung Shuen Wan, Ko/Kau Lau Wan.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Reference No. of Hong Kong Records Service

Land Lot: Kei Ling Ha, Wo Mei, Siu Tong San Tsuen, Cheung Sheung, Pak A, Tai Long, Chek Keng, Sham Chung, Pak Sha O, Wong Mo Ying, Sai Wan, Pak Tam Chung, Long Ke, Tan Ka Wan, High Island/Leung Shuen Wan, Ko/Kau Lau Wan.

HKRS1075-3-82: Shan Chung School, Sham Chung.

HKRS156-1-4707: Lot No. 773 In D. D. No. 214, Wo Wei, Sai Kung - Grant Of - By Private Treaty To The Sai Kung Catholic Mission for the Erection Of a Chapel.

HKRS156-2-4035: High Island Reservoir Scheme (Leung Shuen Wan) Sai Kung - Construction Of Road In Connection With... (1969 – 1970)

中文書籍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傳情無間：大埔傳教一百五十周年暨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建堂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2011年）。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編輯組：《先賢錄：香港天主教神職及男女修會會士，1841－2010》（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2010年）。

公教童軍協會：《白沙澳聖母無玷之心小堂紀念特刊》（香港：公教童軍協會，2016年）。

田英傑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年）。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風貌》（香港：西貢區議會，1994年）。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東西遊》（香港：西貢區議會，2002年）。

-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鄉文化探索》（香港：西貢區議會，2013年）。
- 西貢區鄉事委員會編：《細訴鄉情五十載：西貢區鄉事委員會五十週年特刊》（香港：西貢區鄉事委員會，1997年）。
- 西貢崇真天主教中學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編輯小組編，東瑞主編：《真意：西貢崇真天主教中學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 司馬龍：《新界滄桑話鄉情》（香港：三聯書局，1990年）。
- 朱益宜著，朱益宜、周玉鳳譯：《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1921—1969》（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
- 邱逸、葉德平：《戰鬥在香港：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 邱逸等：《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
- 邱逸等：《坑口口述歷史》（香港：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2018年）。
- 李添福：《香港客家村情懷》（香港：超媒體出版，2009年）。
- 巫秋玉、黃靜：《客家史話》（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
- 周輝、朱曉紅：《香港天主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
- 張展鴻：《漁翁移山：香港本土漁業民族誌》（香港：上書局，2009年）。
- 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林麗華：《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的傳教歷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年）。
- 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150年傳教使命：宗座外方傳教會，1858—2008》（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年）。
- 胡希張等：《客家風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 胡綽謙主編：《西貢鄉文化探索》（香港：西貢區鄉事委員會，2013年）。
- 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編：《東江·邊縱香港老戰士：抗日戰場回憶》（香港：共融網絡，2013年）。
- 〔明〕孫宜撰、何崇祖：《皇明本紀：不分卷；洞庭集：四卷·盧江何氏家記·不分卷》（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年）。
- 馬木池：《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11年）。
-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活在鹽田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年）。
- 《香港天主教手冊》（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57年）。

- 香港天主教教友傳教總會：《香港天主教教友傳教總會會章》（香港：香港天主教教友傳教總會，1967年）。
- 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銀禧特刊（1959—1984）》（香港：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1985年）。
- 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編：《鄉村情懷：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校史（1946—54）及活動》（香港：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有限公司，2004年）。
- 香港教區司鐸代表會議：《香港教區會議文憲》（香港：香港教區司鐸代表會議，1974年）。
- 香港教區慈悲禧年專責小組編：《慈悲禧年香港朝聖手冊》（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2015年）。
- 香港歷史博物館編製：《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4年）。
- 陳迹等：《西貢風貌》（香港：西貢文娛康樂促進會，1982年）。
- 陳天權：《被遺忘的歷史建築：新界離島篇》（香港：明報出版社，2014年）。
- 陳運棟：《客家人》（台北：台北聯亞出版社，1980年）。
- 陳瑞璋：《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陳敬堂：《香港抗戰英雄譜》（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 陳穎姿等編：《打開話匣：走進沙頭角、塔門、高流灣長者的記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群計劃，2016年）。
-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年）。
- 夏其龍：《天主作客鹽田仔：香港西貢鹽田仔百年史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0年）。
-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碗窰、鹽田仔、汀角》（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2005年）。
-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旅途上的古人》（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跟進小組，2006年）。
- 夏其龍等：《香港傳教歷史之旅——艱辛的旅程》（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跟進小組，2009年）。
-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

- 夏其龍：《了解天主教》（香港：三聯書店，2016年）。
- 胡振海：《校長手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 高添強：《香港今昔》（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
- 梁炳華：《北區風物志》（香港：北區區議會，1994年）。
- 梁煦華：《穿村》（香港：香港野外學會；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
- 黃棣才：《圖說香港歷史建築，1920-1945》（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
- 黃惠貞、蔡寶瓊編：《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麥漢楷、梁錦松編：《西貢堂區百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西貢聖心堂百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1981年）。
- 葉德平、邱逸：《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
- 廣東省檔案館編：《東江縱隊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廣東省新華書店，1984年）。
- 楊錦泉：《白沙澳：歷史、文化與信仰的傳承》（香港：公教童軍協會，2014年）。
- 鄧振南：《香港九龍新界西貢區黃毛應村原居民登記冊（族譜）》（香港：黃毛應村，2008年）。
- 廖迪生等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2008年）。
- 劉李林：《香港廢墟導賞》（香港：萬里書店，2013年）。
- 劉佐泉：《觀瀾溯源話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劉智鵬、丁新豹主編：《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戰犯審判紀錄及其研究（上下冊）》（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
- 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
- 劉義章編：《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鄭宇碩：《變遷中的新界》（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3年）。
- 蔡子傑：《香港風物志》（香港：環球實業香港公司，2008年）。
-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蕭國健：《香港史地探索文集》（香港：著者自刊，1986年）。
- 蕭國健：《大埔風物志》（香港：大埔區議會，2007年）。
- 蕭國健：《香港新界之歷史與鄉情》（香港：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心，2008年）。

- 蕭國健：《居有所：香港傳統建築與風俗》（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
- 謝重光：《福建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謝劍：《香港的惠州社團：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年）。
-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89年）。
- 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
- 糧船灣天后宮古廟壬辰年重修慶典籌備委員會：《糧船灣天后宮壬辰年重修慶典紀念特刊》（香港：糧船灣天后宮古廟壬辰年重修慶典籌備委員會，2013年）。
- 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
- 《鹽田梓 2005 年村刊》。
-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1年）。
- Daniel C.：《情牽大浪灣》（Hong Kong: Hong Kong Observers of Wildlife & Landscape, 2001年）。

英文書籍

- Archer, Bernice, *The Internment of Western Civilians under the Japanese 1941-1945: a patchwork of internmen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Blake, C. Fred,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 Bord, Marie Paul, *In China*, trans (Sister of St Paul of Chartres, 1996).
- Bornemann, Fritz, *As wine poured out, Blessed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Missionary in China 1879-1908* (Rome: Divine World Missionaries, 1984).
-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ai Kung 1940-1950: The Oral History Project*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2).
- Cheung, Joseph Koon Wing, *In Memoriam: A Tribute to the Deceased Salesians Who Worked in China (1986-2009)* (Hong Kong: Vox Amica Press, 2009).
- Chu, Cindy Yik-yi (ed.), *Foreig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1840s-1950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Chu, Cindy Yik-yi (ed.),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

- 196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Criveller, Gianni, *From Milan to Hong Kong: 150 Years of Mission: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 1858-2008* (Hong Kong: Vox Amica Press, 2008).
- Criveller, Gianni, *500 Years of Italians in Hong Kong & Macau: An Initiative of the Consul General of Italy in Hong Kong and Macau* (Hong Kong: Società Dante Alighieri di Hong Kong, 2013). (中譯本：《意大利人在港澳的500年》〔香港：快樂傳媒集團有限公司，2014年〕)。
-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Diocese (1894-1974): a Brief History and the 1974 List of Church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Welfare Centres* (Hong Kong: Diocesan Office, 1975).
- Downs, William J., *The Kaying Diocese—A Historical Sketch 1845-196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61).
- Emerson, Geoffrey Charles,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 to 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Endacott, G.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Faure, David,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alvin, William J.,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Hong Kong: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2010).
- Gheddo, Piero, *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92).
- Ha, Louis, *The History of Evangelization in Hong Kong—The Forerunners of our Missionary Journey* (Hong Kong: Follow up Group on Year of Evangelization, 2007).
- Ha, Louis and Taveirne, Patrick,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I: Historical Material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11).
- Ha, Louis and Taveirne, Patrick,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II: Research Paper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11).
- Ha, Louis and Tavierne, Patrick,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III: Historical Material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11).

-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ast and present* (Hong Kong: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1993).
- Johnson, Elizabeth,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Research o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00).
- Latourette, K. S.,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 Lazarotto, A. (ed.), *Catholic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 Year Arrival in Hong Kong of the Pontifical Foreign Missions Institute* (Hong Kong: Catholic Press Bureau, 1958).
- Morrissey, Thomas J., *Jesuit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Beyond: Irish Jesuit Mission: its Development 1926-2006* (Hong Kong: Xavier Publishing Association Co. Ltd, 2008).
- McAsey, J. J. S. J. (張光導神父), *China Mission Station 1971: A Report on a Priest's Work in a Remote Chinese Village*. Hong Kong: Shum Shing Printing Co., 1972?.
- Peter, Y. L. Ng, *New Peace County—a Chinese Gazetteer of the Hong Kong Reg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3).
- Rassiga, Mario, *One Hundred Years of Salesian Presence in China* (Hong Kong: Vox Amica Press, 2009).
- Reuter, James B., *For the Young at Heart: Highli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Manila, 1965).
- Roberts, Lorette E., *Sketches of Sai Kung* (Hong Kong: Blacksmith Books, 2007).
- Roland, Charles G., *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 prisoners of war in Hong Kong and Japan, 1941-1945* (Waterloo, Ont.: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yan, Thomas F.,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s (PIME), in Hong Kong, 1858-1958*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 Ryan, Thomas F., *Jesuits Under Fire: In the Siege of Hong Kong, 1941*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44).
- Ryan, Thomas F.,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2).
- Sala, Id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s* (Hong Kong: Daughters of Charity of Canossa, 1997).

- Sacred Heart Church Sai Kung, *Conservation of St. Joseph's Chapel: A Catalyst Project for Enhancement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t Yim Tin Tsai, Sai Kung, Hong Kong SAR, China* (Hong Kong: Sacred Heart Church, 2006).
- Smith, James F.,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Hong Kong: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78).
- Smith, James, *The Maryknoll Mission, Hong Kong, 1941-1946* (Hong Kong: History Workshop,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0).
- Surface, Bill and Hart, Jim, *Freedom bridge: Maryknoll in Hong Kong*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 Ticozzi, Sergio,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 Ticozzi, Sergio,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ve Catholic Clergy in China* (Hong Kong: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2017).
- Vaudon, Jea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trans (Hong Kong: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1979).
- Zambon, Mariagrazia, *Crimson Seeds: Eighteen PIME Martyrs* (Detroit, Michigan: PIME World Press, 1997).

法文與意大利文書籍及論文

- Bordignon, Sandro, *Sai Kung: questo pane spezzato* (Bologna: EMI, 1976).
- Brambilla, G., *Il Pontificio Istituto delle Missioni Estere e le sue Missioni*, Vol. 5 (Milano: PIME, 1943).
- Criveller, Gianni, *Piccola Storia Missionaria di Yim Tin Tsai, Sai Kung, Hong Kong* (manuscript 2004), pp. 3, 13–16.
- Germani, F., Domenico Pozzoni Vescovo—Vicario Ap. di Hong Kong (Napoli: PIME, 1991).
- Huebner, Baron de, *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1871, II* (Paris: Hachette et cie, 1877), pp. 382–387.
- Launay, Adrien, *Historie des Missions de Chine—Mission du Koung-Tong* (Paris: 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 1917), pp. 90–92.
- Lozza, Antonio, *Sangue fecondo, IV Ed.* (Bologna: EMI, 1981).

Teruzzi, Emilio, *Hong Kong—missione e martirio, la storia di padre Emilio Teruzzi ucciso a Saikung nel 1942* (Milano: Tiemme, 1992).

Ticozzi, Sergio, *Il PIME e La Perla Dell'Oriente* (英譯) (Hong Kong: Caritas Printing Training Centre, 2008).

Tragella, G.,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Q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II,III (Milano: 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 1959).

Zambon, Mariagrazia, *A causa di Gesu* (Bologna: EMI, 1994).

中文論文

田英傑：〈西貢三神父殉道簡史〉，載《公教報》，1992年8月28日，頁1。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會的新舊挑戰〉，載《鼎》，第九十八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97年）。

田英傑著，阮志偉譯：〈丁味略神父在香港的傳教使命與貢獻〉，載《天主教研究學報：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歷史》，第七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6年），頁29-68。

申頌詩（著）、馮彩華（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載《神思》，第九十八期（香港：思維出版社，2013年），頁59-80。

阮志偉：〈香港新界北區與邊境的天主教歷史研究〉，載《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歷史學術研討會會議文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年5月23日），頁176-197。

吳嘉輝：《香港政府與漁民：一個歷史的考察》（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耶穌嘉麗小姊妹（著）、耶穌麗芳小姊妹（譯）：〈耶穌小姊妹友愛會的神恩與使命——追隨納匝肋人耶穌〉，載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年），頁242-287。

馬木池：〈西貢古道行：村落與外部世界的連繫〉，載廖迪生、張兆和、蔡志祥合編：《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田野與文獻篇》（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01年）。

科大衛：〈日治時期的西貢〉，載趙雨樂、程美寶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30-247。

柯毅霖：〈宗座外方傳教會百五年在港傳福音〉，載《鼎》，第一百六十四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2012年）。

香港加爾默羅修會赤足修女：〈德蘭加爾默羅修會〉，載《神思》，第六十四期（香港：

- 思維出版社，2005年），頁49-61。
- 香港歷史檔案處：〈香港歷史檔案處日治時期資料〉，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十六期（香港：華南研究中心，1999年），頁8。
- 張家興：〈香港天主教會與一九九七：從回顧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說起〉，載《鼎》，第四十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7年）。
- 張學明：〈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1947-2008）〉，載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年），頁223-241。
- 郭乃弘：〈在殖民地統治下香港教會的角色與實踐〉，載《鼎》，第九十八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7年）。
- 郭韻芝：〈耶穌寶血女修會的興起和發展〉，載《神思》，第九十八期（香港：思維出版社，2013年），頁49-58。
- 夏其龍：〈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載劉義章主編：《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陳天權：〈香港二十世紀天主教堂的設計演變〉，載《天主教研究學報：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歷史》，第七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6年），頁220-234。
- 楊錦泉：〈白沙澳——客家歷史文化與天主教信仰的傳承〉，載《天主教研究學報》，第七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6年），頁178-192。
- 劉蘊遜：〈香港天主教三位華人主教（1968-1993）〉，載《思》（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4年）。

英文論文

- Bernd, Manfred Helmuth, "The Diakonia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S.T.D. Thesis) (Hong Kong: Concordia Seminary, 1970).
- Cheung, Sidney, "Traditional Dwellings, Conservation and Land Use: A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Sai Ku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3 (2003), pp. 1-14.
- Chu, Cindy Yik-yi, "From the Pursuit of Converts to the Relief of Refugees: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Hong Kong", *Historian*, Vol. 65, No. 2. (2008), pp. 353-376.
- Criveller, Gianni, "PIME Missionaries and 155 Years of Evangelization in Hong Kong

- (1858–2012)”, *Tripod*, Vol. 32 (2012) (http://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64_03.html).
- Faure, David, “Sai Kung, The Making of the District and its Experi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2 (1982), pp. 161–216.
- Ha, Lou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Hong Kong (1841–1894)”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 James, Hayes, “Itinerant Hakka Weaver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8 (1968), pp. 162–165.
- Joyce, Sau Han Cha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1901–2000), *Hong Kong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 No. 7 (2016), pp. 93–132.
- Li, Ng Suk–kay Margaret, “Mission Strategy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of Hong Kong, 1949 to 1974” (MA Thesi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8).
- Smith, J. and Downs, William, “The Maryknoll Mission, Hong Kong 1941–1946”,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9 (1979), pp. 37–159.
- Ticozzi, Sergio,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Early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ts Peopl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Seminar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pril 15 & 16, 1983).
- Ticozzi, Sergio, “The Social Concer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or the Hong Kong People 1841–194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urch History of Hong Kong Seminar”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2–24 September 1993).
- Ticozzi, Sergio, “Evangelization in the Chinese World”, *Tripod*, Vol. 101 (1997).
- Ticozzi, Sergio,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8 (2008), pp. 111–149.
- Ticozzi, Sergio, “PIME’s Evangelization in Sai Kung”, PIME.
- Wan, C. J., “From Salt Pan to Resort Pl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for the Island of Yim Tin Tsai, Sai Kung” (Thesis)(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4,17,19,40. (http://dx.doi.org/10.5353/th_b3146401)

Wiest, Jean – Paul, *Catholic Activities in Kwangtung Province and Chinese Responses 1848-1885* (Ph. D. Thesi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7).

Zen, Joseph, “Catholic Church Hierarchy in Hong Kong, 1841 – 1997” , *Tripod*, Vol. 98 (1997).

傳單、小冊子及刊物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區：《無玷之音 ——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堂區通訊》，第四十期，2008年6月。

公教童軍協會：公教童軍協會 – 百年足跡 —— 西貢地區小堂水陸遊活動報名表格（2002、2007、2009）。

公教童軍協會：公教童軍協會 – 百年足跡 —— 西貢地區小堂水陸遊活動廣告（2002、2004、2006、2007、2009）。

公教童軍協會：《白沙澳：歷史、文化與信仰的傳承》小冊子，2014年。

西貢區議會編：《西貢區抗日遺址尋蹤紀念行 —— 活動簡介》。

西貢區議會編：《舊日築迹 —— 西貢區歷史建築》（香港：西貢區議會，2019年）。

《西貢鹽田梓 —— 朝聖篇》小冊子。

《西貢鹽田梓 —— 聖若瑟堂》小冊子。

《西貢鹽田梓 —— 聖若瑟小堂》小冊子。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03 年參觀西貢聖母無玷聖心聖堂問卷調查。

楊錦泉、黃麗賢：《西貢鹽田梓聖若瑟小堂》單張（香港：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2004年）。

A Hundred Years of Church History 1849-1949 (Hong Kong: The Standard Press, 1949).

中文報章及雜誌

《工商日報》。

《工商晚報》。

《大公報》。

《公教報》。（1949年12月8日、1960年12月23日、1974年10月4日、2004年5月2日、2004年9月19日、2007年6月10日、2013年10月6日、

2016年3月13日)

《公教童軍報》。

辛佩蘭，〈拼砌日治時期 港人黑暗歲月 口述歷史研究員 走訪近百倖存者〉，《香港經濟日報》，2010年8月13日，頁A16。

《東方日報》，1974年9月30日。

《明報》，2006年5月8日。

《華僑日報》。

英文報章及雜誌

Catholic Register (1883–1887).

Daily Advertiser and Shipping Gazette (1869–1873).

Heaver, Stuart, “The abandoned churches of Sai Kung: how Italian missionaries established Hakka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7 Feb 2016.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 Vol. 2 (1879), No. 22.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 (1878–1880).

Hong Kong Daily Press (since 1857).

Hong Kong Mercury (1866).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Hong Kong Standard/Hong Kong Tiger Standard.

Hong Kong Telegraph (since 1881).

Hong Kong Times, DA and Shipping Gazette (1873–1876).

The China Mail (since 184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unday Morning Post.

百科全書、名錄

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 Nov., Dec., 1924,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cb32724399z/date&rk=21459;2>

Catholic Almanac 1996 (Huntington, Indiana: Our Sunday Visitor, Inc, 1996).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0).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Directory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口述歷史資料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http://sunzi.lib.hku.hk/hkoh/>。搜尋赤徑、銘新。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西貢北約白沙澳村（2004年6月至7月口述歷史紀錄），<http://sunzi.lib.hku.hk/hkoh/>。

香港口述歷史，西貢區口述歷史。

香港留聲——口述歷史檔案庫，https://www.hkmemory.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index_cht.html。

香港記憶：「香港留聲」——口述歷史檔案庫，https://www.hkmemory.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index_cht.html。搜尋各西貢地名：上窰、赤徑、大浪、白沙澳等。

劉義章教授，2004年11月11日口述歷史紀錄。

Centr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kung, 1940-1950: The Oral History Project* (Hong Kong: The Centre, 1982).

日記

《沙角尾臨屋區友愛之家日記》。

The Diary of Fr. Ascaniis

族譜

《大浪西灣黎氏族譜》。

《香港九龍新界西貢區黃毛應村原居民登記冊（族譜）》。

碑刻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市政局，1986年）。

《修閘碑記》（深涌）。

視聽材料

- 〈西貢無戰事〉，《山水傳奇》第二集，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1999年。
《馬灣；鹽田仔》，小島怡情系列，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2012年。

網頁資料

- 「丁味略神父 (Fr. Emilio Teruzzi)」，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Online%20Exhibition/CCSWHK/PRI/E-TERUZZI.pdf>
- 「丁味略神父」，宗座外方傳教會：<https://pimehkc.catholic.org.hk/en/%e4%b8%81%e5%91%b3%e7%95%a5%e7%a5%9e%e7%88%b6/>
- 〈大浪灣〉：<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development/tailongwan.htm>
- 「各聖堂簡史」，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Church%20Building/CB-Index-Chi.htm#Nt0>
- 「江志堅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Q-De%20Ascaniis.htm>
- 西貢抗日史事，《頭條日報》：http://hd.stheadline.com/travel_revamp/travel_attraction.asp?contid=6290
- 〈呂女然金〉，寶血女修會網頁：<http://spb.org.hk/pass24.html>
- 李家雯：〈走在崎嶇聖召路 陳子殷神父〉，口述歷史，天主教香港教區視聽中心：<http://hkдавс.com/historial/frchan01.html>
- 〈赤徑村民冀政府拓鄉村旅遊〉，2016年9月15日，《香港商報》：http://hk.hkcd.com/content/2016-09/15/content_3589841.htm
- 〈保育大浪灣十年記〉：<https://cybercynic.pixnet.net/blog/post/31766210>
- 「紀念亡者」，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ME-Index.htm>
- 「范慕琦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G-Famiglietti.htm>
- 公教頻道：<mms://www.hkdavс.com/katradio/frchan.wma>
- 香港早期報刊：<https://mmis.hkpl.gov.hk/basic-search>
- 「訪陳旭明談《情牽大浪灣》」，2014年3月18日，開卷樂，香港電台：<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541&eid=39545&lang=zh-CN>
- 「郭景芸神父」，宗座外方傳教會：<https://pimehkc.catholic.org.hk/en/%e9%83%ad%>

e6%99%af%e8%8a%b8%e7%a5%9e%e7%88%b6/

陳天權：〈棄置教堂的修復〉，2017年5月31日，《大公報》：<http://www.takungpao.com.hk/culture/text/2017/0531/85600.html>

「黃子謙神父」，宗座外方傳教會：<https://pimehkc.catholic.org.hk/en/%e9%bb%83%e5%ad%90%e8%ac%99%e7%a5%9e%e7%88%b6/>

黃志俊：〈誰愛大浪灣？〉，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http://www.hokoon.edu.hk/weeklysp/1312_2.html

「歷任監牧、代牧及主教生平」，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Succession%20Line/SL-Index.htm>

羅奕安神父（Fr. Angelo Ferrario）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A-Ferrario.htm>

先賢之路

西貢天主教傳教史

責任編輯 黃懷訢 白靜薇 裝幀設計 黃希欣

排版 黃希欣 陳美連 陳先英 印務 劉漢舉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2137 2338
傳真：（852）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字樓
電話：（852）2150 2100
傳真：（852）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六號海濱工業大廈四樓 A 室

版次

2021 年 11 月初版
©202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格

16 開（240mm×170mm）

ISBN

978-988-8759-74-3

© 天主教香港教區版權特許編號
HKCDA-063/2021
經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准許複印